

《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》卷九

092. 卷八~九

阿難！世間一切所修心人，不假禪那，無有智慧，但能執身不行婬欲，若行若坐，想念俱無，愛染不生，無留欲界，是人應念身為梵侶，如是一類，名梵眾天。

阿難！現在是講色界，色界的；現在講這個色界初禪天、二禪天、三禪天、四禪天，講這四禪天。

阿難！「世間一切所修心人呢」：這個世間所有一切啊，他能自己修心，「不假禪定」：他不假禪那，不藉著這個禪那的工夫，不藉著這個靜慮的工夫，「無有智慧」：所以呀，他也就沒有真正的智慧。

「但能執身」：他但能啊，執守自己的身，「不行婬欲」：他保持自己的身呢，不行婬欲。「若行若坐」：無論走路啊，和坐著，乃至於睡覺，行住坐臥，這隨時隨地，「俱無愛染呢」：他沒有一種愛染心；就是見著再美麗的這個色塵，也不生啊，這個愛染的心，「無留欲界」：啊，不願留在這個欲界六天。

「是人應念呢」：這個人呢，應念，「身為梵侶」：他呀，作一個這個清淨的人一個，和這個清淨的人呢，在一起，沒有欲念的。「如是一類」：像這樣的一類人呢，這啊，「名梵眾天」：生在這個梵眾天去；就是啊，作這個天上的這個清淨的天民，作天上的老百姓，所以叫眾，眾，是很多的這種人。

欲習既除，離欲心現，於諸律儀愛樂隨順，是人應時能行梵德，如是一類，名梵輔天。

「欲習既除」：這個欲呀，也就是這個婬欲。人呢，食色性也，人都好吃好東西，好貪呢，美麗的顏色，這是啊，與生俱來的一種習氣。那麼這個人呢，他欲習既除啊，婬欲心沒有了。「離欲心現」：那麼欲習既然除去了，就離開欲了，離欲，離開這個婬欲心，就現前了。「於諸律儀呀」：這個人呢，他就啊，修一切的戒律、威儀。

「愛樂隨順」：他呀，愛這個戒律，跟著這個戒律呀，去修行。「是人應時能行梵德」：這個人呢，「應時能行梵德」：隨時隨地呀，他都修這個

清淨的行，清淨的德行。梵呢，就是一種清淨。「如是一類，名梵輔天」：像這一類的人呢，就生到啊，這個梵輔天上去；生在啊，這個初禪的三天，梵輔天上去。怎麼叫輔呢？輔，就是輔弼，就是輔佐；就是幫助啊，這個大梵天王，來在這個天上啊，幫助大梵天王的。

身心妙圓，威儀不缺，清淨禁戒，加以明悟，是人應時能統梵眾，為大梵王，如是一類，名大梵天。

前邊那是梵輔天，現在這是大梵天。

「身心妙圓」：身也妙圓，心也妙圓，微妙而圓滿。圓滿什麼呢？就圓滿這沒有欲念了，淫欲心沒有了；「威儀不缺」：對這個三千威儀、八萬細行，也都啊，不缺少了，也都圓滿了。「清淨禁戒」：所有佛所說的這個戒律啊，他都清淨而執守；「加以明悟」：不單清淨執守，而且又加以明悟，啊，明白呀，而啊，了悟這個戒相、戒體、戒法。

「是人應時」：這個人呢，啊，隨時啊，他生到天上去，臨命終生到天上去，能以呀，統領這個梵眾，這個清淨天的這種眾，「為大梵王」：他做啊，這個大梵天的天王。「如是一類」：像這樣子啊，清淨戒律呀，這一類的眾生啊，生到這個大梵天上去啊，這個天就名叫大梵天。

阿難！此三勝流，一切苦惱所不能逼，雖非正修真三摩地，清淨心中，諸漏不動，名為初禪。

阿難呢！「此三勝流」：就是啊，這個梵眾天、梵輔天、大梵天這叫三勝流，就是一種殊勝的一種果位。「一切苦惱所不能逼呀」：到這個初禪這三天呢，一切的苦惱就都沒有了，所不能逼了。「雖非正修啊」：這個雖然呢，他不懂佛法，而不是一個真正修行的，「真三摩地」：真正定力。

可是啊，他「清淨心中」：他啊，持戒清淨，在這個清淨心裏邊呢，「諸漏不動」：他呀，什麼毛病也不生了。這個不動啊，就是不生了。啊，好像你，啊，想要用這個，想要用那個，啊，或者想吃好東西，或者呀，想穿好衣服，或者呀，想這個種種的物欲，總而言之啊，這都叫是漏。諸漏不動，他就啊，沒有一切的毛病了，沒有一切的習氣煩惱。「名為初禪」：這個名字呢，就叫初禪天。

你修道啊，若是證到初禪呢，這不是果位，到了初禪。你到初禪的這種境界，這個脈會停住的；脈，你這個脈不動彈，這初禪。所以你，說是你的

功夫，有沒有功夫，你看看你這個脈，還有沒有動啊？這到初禪，證得到初禪的境界，你的脈就停止了；身上的這個血脈停止了；就等於啊，死人一樣，入這個初禪。這個初禪呢，這是修行的第一步，並不是啊，很高深的。

阿難！其次梵天，統攝梵人，圓滿梵行，澄心不動，寂湛生光，如是一類，名少光天。

阿難！「其次梵天」：在這個前邊所說這梵眾天、梵輔天、大梵天；再往深了一層說，就是「統攝梵人」：他啊，能管理這個梵人。「圓滿梵行」：這個清淨的行啊，他也修的圓滿了，「澄心不動」：他這個心呢，澄清不動了；「寂湛生光」：他能以呀，這個寂然湛清，久而久之啊，他就生出一種光來。「如是一類」：像這一類的天人呢，「名叫少光天」：這個天呢，叫少光天。

光光相然，照耀無盡，映十方界，徧成瑠璃，如是一類，名無量光天。

「光光相然」：這個光光啊，互照；光光啊，互然，互相啊，這麼照。你看我們這個光和光啊，它是和的，沒有不和的。你這個燈，你也有光，它有光；這光和光啊，不會發生衝突，它們不打架的，是的，這光和光不打架；你有你的光，我有我的光；啊，沒有互相啊，啊，你的光這麼大，我的光這麼小，你真呢，你欺侮我，沒有的。無論你大光、小光，它都不發生衝突，這叫光光相然，光光啊，相照。

「照耀無盡」：這個光啊，光光互照，光光互然呢，這照耀無盡，啊，你照耀我，我照耀你，照耀無盡，沒有窮盡。「映十方界」：那麼這時候啊，映照到十方的世界，「徧成瑠璃」：啊，所有的十方世界都成了琉璃了。「如是一類」：像這一類的，「名無量光天」：這叫無量光天。

吸持圓光，成就教體，發化清淨，應用無盡，如是一類，名光音天。

「吸持圓光」：互相啊，吸持；吸，就是取；持啊，就執持；那麼取來執持這個圓光，「成就教體」：這光音天呢，他那個地方的天人呢，不要講話的，就是以光啊，以光音互相啊，講話，就是用這光來講話，不用口，語言來講話的，這個光音天。那麼光音天呢，它用這光互相啊，交換意見，互相啊，通達對方的意思，所以呀，這叫成就教體，成就啊，他那個地方的一個光音的教體。

光音呢，就是彼此不要講話，就用光一照，大家就明白了。這正所謂：「**心照不宣**」，心光啊，互相一照，你也明白我的意思了，我也明白你的意思；你想要說什麼，我也知道；我想要對你講什麼，你也知道，就用這個光來互相通的。「發化清淨」：發生啊，一種清淨的光，「應用無盡」：它這種光啊，是應用無盡的。「如是一類」：像這樣一類啊，這「名光音天」：光音天。

阿難！此三勝流，一切憂懸所不能逼，雖非正修真三摩地，清淨心中，麤漏已伏，名為二禪。

阿難！這三層天呢，這三個天呢，叫少光天、無量光天、光音天，啊，這三勝流。「一切憂懸呢」：沒有什麼憂愁了。前邊那個是沒有苦惱了，苦惱所不能逼，前邊這個**初禪呢，這是一切苦惱所不能逼的**。你等這個**二禪呢，一切憂懸所不能逼**。苦惱啊，也就是煩惱，煩惱不能逼他。這個憂懸呢，他雖然沒有煩惱了，但是還有一點憂愁，什麼事情啊，還有多少放不下。懸，就是懸掛著。

那麼現在呢，這個二禪天呢，也沒有憂愁了，也沒有懸掛了，所以呀，這說一切憂懸所不能逼，不能啊，奈他何了，不能逼迫他了；啊，不能逼迫他，就是他內裏頭沒有憂懸了。啊，像我們這個人，啊，對這個事情也掛在心裏，對那個事情也掛在心裏，一天到晚呢，不是憂愁這個，就是掛著那個，這就有罣礙；有罣礙，這就叫懸，懸罣，所不能逼。

「雖非正修啊真三摩地」：這種的天人呢，雖然他沒有真正的修真三摩地呀，但是他清淨心裏邊，「麤漏已伏」：他這個麤漏已伏啊，但是細漏他還沒有伏呢，所以呀，在表面上看來呀，他是沒有憂懸了。這個名叫二禪，這個二禪天。

你人修道啊，你打坐參禪，證得到這個二禪的境界，二禪天的境界，什麼樣子呢？這呼吸氣會斷了。前一個是脈斷了，脈住了；停住了，他並不是啊，這個停住。它因為人呢，那麼我昨天晚間不講，在這裏邊有「嬰兒姪女」；本來道教所修的功夫，和佛教的功夫啊，有多少啊，相同的地方，大同小異。那麼為什麼他這個脈停止了？**脈若停止，這個人不就死了嗎？不是的。因為他啊，裏邊的自性啊，那個脈絡，它行動了**；所以呀，這個表面上這個脈呀，是停止了；他自性裏邊的那真呼吸呀，真正的脈膊啊，它行起來了。所以這個身體這個脈啊，停止了。

那麼到二禪天呢，呼吸氣會斷了，呼吸氣呀，鼻孔啊，這個呼吸停止了，

不呼、不吸；也不呼、也不吸；那麼是不是死了呢，這個人？這不是死，這是入了二禪定，禪定禪定嗎！這二禪的定。入到二禪定，呼吸氣呀，停止了，入這個定，得到啊，這種的清淨快樂；但是啊，這個麤漏啊，他這不是諸漏已盡呢，這只是麤漏已伏，麤漏啊，就是你能覺察得到的，這一些個漏啊，已伏，伏啊，就是降伏了。那麼所以呢，這個名字就叫二禪天。

阿難！如是天人圓光成音，披音露妙，發成精行，通寂滅樂，如是一類，名少淨天。

阿難！「如是天人」：你像這個光音天呢，這個天人，「圓光成音」：他的圓光成出一種音了。「披音露妙」：再把它這個音給分析清楚了，然後啊，就會顯露出一種微妙的精行，發成精行。「通寂滅樂」：這種的精行啊，就通於寂滅樂。寂滅，就是一種沒有啊，連念都沒有了，就是寂滅了；寂滅，你的心靜了。

「如是一類，名少淨天」：這一類的天人呢，這叫啊，少淨天，少少的得到這個真正的清淨了，這叫少淨天，得到少分，而啊，不完全。

淨空現前，引發無際，身心輕安，成寂滅樂，如是一類，名無量淨天。

「淨空現前」：得到真正的清淨啊，然後又得到這種空的理了；證得這空的理啊，就「引發無際」：引發呀，這個無量的這種清淨，這個清淨啊，就沒有邊際，沒有邊際了。「身心輕安，成寂滅樂」：這時候啊，身也輕安，心也輕安，這時候啊，真正得到這種自在了；也就是得到啊，這個真空裏邊的這種妙有，妙有裏邊的真空。這個時候呢，一般的人呢，所不知道的。

我們一般人呢，都貪這個外邊的色；外邊的色呀，向外邊呢，去流，「性流為情，情流為欲」，就有這種淫欲的心呢，生出來；一定要找一個對象，那麼然後啊，發洩自己這種的慾火，這是啊，向外馳求去了。這所謂啊，是一個色；那麼這個色，是不是單單要有色，才有這種境界呢？不是。

就在這個真空裏邊，也有這個真色；真色裏邊，你若明白了，也就是真空：真空妙有，也在這個地方能體驗到。《心經》上說，說啊，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你要是啊，得到這種寂滅樂了，寂滅樂就是一個空理；得到空理呀，這種真正的寂滅樂，那比那個你外邊呢，去找尋那個色呀，那加倍的快樂不知幾千萬倍，加倍快樂。

那麼你想要得到這種的境界，你先要停止外邊這個色；你外邊這個色如果不停止，你自己這個真空裏邊那個那種色，是不會發現的。所以現在說，引發無際，啊，身心輕安，這就是得到那個這就是「空不異色，色不異空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。這不能假藉的，不能說，唉，我也得到這個境界了！你得到，不是口頭上講的；那真得著才算呢！這種境界說不出來的，所以呀，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。

成寂滅樂，這叫成寂滅樂。「如是一類，名無量淨天」：這個無量無邊呢，這個清淨的天。

世界身心，一切圓淨，淨德成就，勝託現前，歸寂滅樂，如是一類，名徧淨天。

「世界身心，一切圓淨」：以前呢，那個天只有啊，身心圓淨，現在呢，啊，連這個世界呀，你這功夫成就了，把這個世界都轉變了；世界本來是不淨的世界，啊，你也可以把它轉變成啊，這個淨，圓淨。所以說，「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」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

你呀，心淨，就佛土淨；你若心不淨呢，佛土也不淨。你就在極樂世界，你一天到晚呢，哭哭啼啼的，那也不樂；你就在娑婆世界，你一天到晚呢，都歡歡喜喜的，那也就是歡喜地菩薩。所以呢，這「一切唯心造」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啊，只看你能啊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你就得到自在；你看不破，放不下，就得不到自在。世界身心，一切圓淨，圓淨了。

「淨德成就」：這回呀，這個清淨啊，而光明的這種德行成就了。「勝託現前」：這時候啊，這個勝託，啊，勝託呢，怎麼叫勝託呢？他啊，這種殊勝的功能啊，到任何的地方啊，都無礙了，無障礙了，所以勝託現前，這個是一種心理上的感覺。「歸寂滅樂」：那麼得到這個寂滅的樂。「如是一類」：像這樣的一類，「名徧淨天」：啊，沒有一個地方啊，他不清淨的；他徧法界他都清淨了，所以呀，這個叫徧淨天。

阿難！此三勝流，具大隨順，身心安隱，得無量樂，雖非正得真三摩地，安隱心中，歡喜畢具，名為三禪。

阿難呢！你要知道，這三勝流，「具大隨順」：他啊，具足這個大的隨順。隨順，就是啊，隨順眾生的心，令眾生啊，也都歡喜。「身心安隱」：身也沒有妄想了，心也沒有妄想了；身也沒有不安穩的，心也沒有不安穩。雖然沒有真正把無明破了，可是得到無量的快樂。

這時候啊，啊，前邊呢，那苦惱不逼，憂懸不逼；這個地方，把那個憂懸、苦惱都沒有了，身也安穩了，一點煩惱憂懸都沒有了，啊，身也安，心也安，都老實了，就是老老實實的，身心都老實了。

怎麼老實法？就沒有一種欲念了；沒有啊，再生心動念呢，去或者男人去找個女人，女人找個男人，沒有了，這叫身心安穩了。你要不安穩的時候怎麼樣啊？啊，這個念停止了，那個念又生，哦，某某啊，生的很美的；某某啊，啊，又是很漂亮的，一天到晚想這個事情；現在身心安穩了，對這些個問題都解決了，再也不生這個心了，這叫所以身心安穩了。

什麼安穩？就這個，就這一點，就這一個問題，我講來講去啊，就是造業的也就是這一個問題；無明啊，啊，最初就是一念無明；一念無明就惹出這麼多的禍患來。這個無明，這個欲念，愛欲從什麼地方來？就從無明那來的。所以十二因緣一開始，就講無明；無明，然後就有了行；行，就有識了；識，就有名色，都是從這來的。

現在呀，在這個地方雖然沒有真正把這無名啊，破了；可是啊，「得無量樂」：得到無量的快樂。「雖非正得真三摩地」：雖然不是真正的定，可是啊，他「安隱心中」：在這個安穩心中啊，「歡喜畢具」：這個有一種歡喜畢具。「名為三禪」：到這個時候啊，哎，你這個做到三禪的境界上啊，你這個念就不起了，得到一種真正的寂滅樂，不生，一念不生。

所謂：「一念不生全體現，六根忽動被雲遮」，你在這**一念不生的時候，那就是佛的本體**，全體現，佛的本體。六根忽動，你呀，或者眼睛看一看，耳朵聽一聽，這一動，哦，被雲遮，這就又生了雲彩了，又生了雲彩，把你自性給遮上了。

那麼這個時候啊，用功用到這個，前邊還身心動念，譬如脈停止了，哦，啊，我的脈怎麼停止了呢？啊，你這麼一想，這個脈膊又動了。你到氣，你的呼吸氣停止的時候，你生一念，哦！我這怎麼沒有氣了呢？沒有呼吸氣了呢？這麼一想的時候，啊，這個呼吸氣又有了，這就叫啊，念沒住！

現在到這個三禪上呢，沒有了，你脈膊，是呼吸氣什麼沒有了也不管它了，不再生這個念了；自己連自己這個念都沒有了，都找不著了，這叫一念不生；一念不生就全體現，所以這是三禪的境界。

阿難！復次天人不逼身心，苦因已盡，樂非常住，久必壞生，苦樂二心俱時頓捨，羸重相減，淨福性生，如是一類，名福生天。

阿難！「復次」：我再給你說說這個天人，「不逼身心」：苦惱和這個憂懸都不逼這身心了。「苦因已盡」：這苦因呢，苦的這種因呢，已經沒有了；可是啊，「樂非常住」：這個樂呀，不是，方才不是這個歡喜畢具嗎，啊，這個樂並不是一個常常可以保持得住的；「久必壞生」：那麼久而久之了，這樂就會壞了。

「苦樂二心」：所以呀，這個天人也有時候，啊，有這種苦的心，有樂的心。這二心呢，「俱時頓捨」：到這個徧淨天以後啊，他得到這快樂啊；那麼他如果若是執著這個快樂，啊，而不捨呢，這也是不對。又要啊，把這苦樂二心同時俱時頓捨，同時啊，把它放下了，也沒有苦，也沒有樂了；這時候啊，啊，這個境界才是真正的快樂了。

「羸重相減」：所有的一切羸重的相啊，都沒有了，「淨福性生」：這個清淨的這種福德，這種性生出來了。什麼叫清淨的福呢？就是這個苦樂二心都沒有了，這時候就是淨福的性生了；淨福性生了，就清淨的這種福報。「如是一類，名福生天」：這一類的呢，就叫福生天。

捨心圓融，勝解清淨，福無遮中，得妙隨順，窮未來際，如是一類，名福愛天。

「捨心圓融」：把這個苦樂二相捨棄了，頓捨了；可是啊，捨了這個苦樂二相，這個淨福性生了，「勝解清淨」：這時候啊，勝解，勝解呀，就是智慧呀，比以前增進的多；勝解清淨，這種清淨的智慧。「福無遮中」：又生這個淨福啊，無遮，沒有啊，可以把這種福報啊，給遮止了，這種福報太大了！「得妙隨順」：所以呀，由淨福無遮，就得妙隨順，得這個遂心如意呀，恆順眾生啊，得到這種妙隨順。

妙隨順呢，就是所謂啊，啊，「決諸東方則東流，決諸西方則西流」，就像啊，這個水似的，你往東開一個河，它就東流；往西開一個河，向西流；這就決諸東方則東流，決諸西方則西流。隨順呢，就是啊，任運而行了；你怎麼樣做都對了，沒有不對的了；這個得妙隨順。這種妙隨順呢，就是啊，一切都任運，遂心如意，遂心滿願；你呀，「無入而不自得焉」，怎麼樣都可以，啊，沒有問題，什麼事情都沒問題了，一切的問題都解決了，這叫得妙隨順。



「窮未來際呀」：這時候，就窮未來際，就到啊，將來將來，未來未來那個時候，那個邊際上。未來，什麼是未來的邊際？未來的邊際就是未來的邊際嘛！「如是一類，名福愛天」：這個名字就叫福愛天。

阿難！從是天中，有二歧路：若於先心，無量淨光，福德圓明，修證而住，如是一類，名廣果天。

阿難！「從是天中」：從這個前邊那個福愛天，「有二歧路」：在這個地方啊，就有兩條路；一條路就是到這個廣果天，一條路啊，就是到這個無想天，所以呀，就有二歧路，在這有兩條路。「若於先心」：於先前呢，這個福愛天。

「無量淨光」：還有無量清淨光，「福德圓明」：他的福德也圓明；「修證而住」：從修而證，從證而住到這個天上。「如是一類，名廣果天」：他的德行也廣，他的果位也大，所以呀，叫廣果天。

若於先心，雙厭苦樂，精研捨心，相續不斷，圓窮捨道，身心俱滅，心慮灰凝，經五百劫；是人既以生滅為因，不能發明不生滅性，初半劫滅，後半劫生，如是一類，名無想天。

「若於先心」：這是啊，於這個福愛天這個心，「雙厭苦樂」：苦也沒有了，樂也沒有了。「精研捨心」：在這時候，他研究這捨棄苦樂這個心，「相續不斷」：那麼研究來，研究去啊，相續不斷，「圓窮捨道」：於是乎啊，他把這個捨的這個道理呀，都明白了。「身心俱滅」：這時候他身心俱都滅了。「心慮灰凝」：他這個心慮，灰凝；灰凝啊，就結成啊，到一起；那麼這時候，他修這個無想定。

修無想定啊，心慮灰凝，「經五百劫」：他這個壽命啊，是這個五百劫。「是人既以生滅為因」：可是啊，這一類的人，他以這個生滅為他修行的因，「不能發明不生滅性」：他不能啊，明白這個不生滅的性。「初半劫滅」：他這五百個劫啊，在最初啊，這個半劫啊，他沒有滅他這個這種捨，捨去苦樂這兩種的心，他啊，這個滅最初的初半劫滅，他滅去這個心。

滅完了，滅，然後他就不生了，等到啊，「後半劫」：等到啊，他五百九十九個半劫那時候，他又生了，生出這個妄想，這個定啊，這個無想定啊，他就報盡了，沒有了。沒有，他這個時候啊，就生出來一種譏謗三寶的心；他後半劫生啊，生出來，他這個定壞了，無想定壞的時候啊，他就毀謗三

寶，他說什麼呢？他說，佛呀，所說的四果阿羅漢，已經啊，生死了了，不受後有了；那麼我現在呀，已經證到四果上了，怎麼又會受生死去呢？這個佛啊，大約是打大妄語！他這麼樣子啊，來譏諷三寶。

其實他這個四禪天呢，這並不是四果阿羅漢；這連初果還沒有到呢！不要說四果，那麼他就誤以為，它自己以為是四果了，這就是認錯了，到這個四禪呢，他認為是四果；這個後邊呢，也會講的；無聞比丘啊，他修到這四禪天上這個境界，他就以為證得四果了，那麼其實啊，是不對的。「如是一類，名無想天」：像這樣的一類的人呢，就叫無想天的天人。

阿難！此四勝流，一切世間諸苦樂境所不能動。雖非無為真不動地，有所得心，功用純熟，名為四禪。

阿難！「此四勝流，一切世間諸苦樂境」：苦的境，和樂的境界，「所不能動」：它啊，都不能搖動他這個心了。「雖非無為呀真不動地」：他雖然所修的不是真正無為，不是啊，這個真的不動地；他啊，不過勉強制止它，叫它不動，他並不是啊，真到那個自己不動的那種的地位上了。

「有所得心」：他啊，這時候，在四禪天呢，他還啊，有一個所得的心。所得，就得到這個，就得到那個；譬如那個無聞比丘，他以為他得到四果了，有所得心。「功用純熟」：他這個功啊，用的純熟，用到啊，極點了，「名為四禪」：這個名字呢，就叫四禪天。

阿難！此中復有五不還天。於下界中，九品習氣俱時滅盡，苦樂雙亡，下無卜居，故於捨心眾同分中，安立居處。

阿難！「此中復有」：在這個四禪天呢，這個裏邊，還有這個「五不還天」：五不還天，這五不還天呢，這都是聖人所居的地方，和以前呢，那個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天，是完全不同的。在五不還天這個天人呢，這是證阿羅漢果的人住的地方了。這五不還天呢，所以和前邊那個四禪天呢，是不同的。

「於下界中啊」：於啊，在這個以下這個界中，「九品習氣」：九品習氣，那麼有九品的習氣。這九品習氣呀，想要知道可以看一看《佛學辭典》，講它，太多了。「俱時滅盡」：這個九品的習氣呀，同時滅盡。苦樂也雙忘了，苦樂也沒有了。

「下無卜居」：在下界的地方啊，就沒有可住的地方了；「故於捨心」：

所以呀，於這個捨心，「眾同分中」：和大眾相同的這個同等的這種身份的時候，「安立居處」：在這個虛空裏，有這個雲呢，這個雲為這個大地，這一些個聖人呢，都居住在這個地方，這叫啊，五不還天的這個一個身份，一個位置。

阿難！苦樂兩滅，鬪心不交，如是一類，名無煩天。

阿難呢！這五不還天都是什麼呢？這第一，有這個苦樂兩種的心都滅了，「鬪心不交」：也不想這苦心，也不生念呢，這個樂心，這叫啊，鬪心不交。你若想苦，想樂，這都好像鬥爭似的；現在呀，苦樂的心都沒有了，所以這叫鬪心不交，鬪心沒有了。「如是一類，名無煩天」：沒有煩惱了，沒有一切的煩惱了，這個天叫。

機括獨行，研交無地，如是一類，名無熱天。

「機括獨行」：機，就是啊，這種的機，哪一種的機呢？就是在這個前邊呢，這個無煩天呢，這一類的人；這一類的人呢，又叫這個機，機括獨行，那麼括，就是包括，包括了；這種的機呀，包括在這個獨行；在這個無煩天呢，上邊，他們又能啊，「研交無地」：前邊那個鬪心不交啊，沒有這個念頭了；啊，或者有的時候啊，會少少的有一點這個交；現在呀，研交無地，一切也不能起這種的念，也不能生這種的心了；沒有時候可以生這個念這個心。

「如是一類」：像這樣的一類的天人呢，這就叫無熱天，因為他時時都得到清涼了，所以叫無熱天。

十方世界，妙見圓澄，更無塵象，一切沈垢，如是一類，名善見天。

「十方世界，妙見圓澄」：他這個見呢，也非常微妙；不單微妙而且又圓滿澄清了，不是啊，混雜的這個見，不雜其它的染污見。「更無塵象一切沈垢」：那麼為什麼說它是圓澄呢？因為啊，他啊，沒有塵象了，一切染污法都滅了，一切泥垢，和啊，這個一切的塵沙，和這個無明啊，這些個垢啊，也都清了。「如是一類」：像這樣的這個天人呢，這叫「名善見天」：這個名字就叫善見天。

精見現前，陶鑄無礙，如是一類，名善現天。

前邊善見天，善見天呢，所見一切皆善。那麼這個精見，所見一切皆善呢，

那麼這個「精見現前」：無論看見什麼，都比以前呢，那個超勝，比以前那種的天呢，清淨的多，所以呀，精見現前。「陶鑄無礙」：怎麼叫陶呢？陶啊，就是中國這個陶瓷，燒這個碗，燒盤子，那個窯叫陶。鑄啊，就是打鐵的，那麼這個用這錘子打鐵，這叫鑄。

那麼現在這陶鑄，陶鑄什麼呢？陶鑄這個聖人的心性。陶鑄聖人的心性啊，無礙，一切自在，一切都無礙了。這個名字呢，「如是一類，名善現天」：就叫善現天。

究竟群幾，窮色性性，入無邊際，如是一類，名色究竟天。

「究竟群幾」：究竟啊，也就是徹底的意思，就是啊，圓滿的意思；群幾，這個群幾呀，就是一切的預兆、預跡。「窮色性性」：窮這個色性的性，再窮這空性的性；前邊那個「性」，是色性的性；後邊那個「性」是空性的性。窮竟了這個色性，和這空性之性。

「入無邊際」：到這個無邊無際這種的境界。「如是一類」：像這種的這個一類，「名色究竟天」：這是啊，到這個色究竟了，性的究竟了，這個的名字就叫色究竟天。

阿難！此不還天，彼諸四禪四位天王，獨有欽聞，不能知見。如今世間曠野深山，聖道場地，皆阿羅漢所住持故，世間羸人所不能見。

阿難呢！這「不還天」：這五不還天所住的天人呢，「彼諸四禪」：彼，那個四禪的禪天，「四位天王」：這四位禪天呢，在天上啊，的首領，在這個四禪天的首領。這四禪天的首領呢，「獨有欽聞呢」：他們呢，才知道這有五不還天的聖人呢，在這住；其餘的人呢，就不能知道；其餘的一般的凡夫啊，就「不能知見」：不能知道啊，這五不還天有天人在那住。

「如今世間」：就好像什麼似的呢？就好像啊，現在這個世間呢，「曠野深山」：在這個深山曠野人所不能到的地方啊，「聖道場地」：有聖人的道場啊，那個地方，「皆阿羅漢」：那個地方所住的都是阿羅漢，啊，都是大菩薩，「所住持故」：他們在那個地方住持那個地方。

「世間羸人」：世間呢，所有一切的羸人，「所不能見」：他們是永遠都不會見著這些個阿羅漢，大菩薩的。雖然都是在這同一個世界上住著，但是啊，他看不見的。這五不還天呢，也和這個世界上住深山呢，曠野這些阿羅漢是一樣的。那麼四禪天的天人，不知道他們在什麼地方住？

阿難！是十八天，獨行無交，未盡形累，自此已還，名為色界。

阿難！「是十八天」：這十八天，欲界六天；初禪三天，二禪三天，三禪三天，這九天；九天加六天，十五天；四禪，也算呢，三天；因為那兩個算一個，那個無想天，和這廣果天，算一個；所以呀，這叫十八天。

這十八天呢，「獨行無交」：他們每一天呢，都有他自己的那個修行的那種因果，無交。「未盡形累」：他們這個還有色相。所以呀，「自此已還，名為色界」：自這個現在所講這個天，已還，那麼都叫這個色界天。這五不還天呢，沒有包括在這十八天之內。因為那五不還天呢，這比方和我們世界上這個深山曠野一樣；雖然有阿羅漢在那住著，但是沒有人知道，所以呀，就沒有包括在我不還天。

復次阿難！從是有頂色邊際中，其間復有二種歧路：若於捨心發明智慧，慧光圓通，便出塵界，成阿羅漢，入菩薩乘，如是一類，名為迴心大阿羅漢。

復次阿難！「從是有頂」：這有頂，我們這一些天呢，都叫有頂天。「色邊際中」：在這色界的邊際中，「其間呢，復有二種歧路」：這個其中呢，又有兩種的歧路。「若於捨心」：若啊，對於這個捨心上面，「發明智慧」：他發明出一種智慧。這個「慧光圓通」：這種智慧的光啊，圓通而無障礙。

「便出塵界」：這就可以啊，出去這個三界，「成阿羅漢」：成就阿羅漢果，「入菩薩乘」：入到啊，這個菩薩乘裏邊。「如是一類，大阿羅漢」：像這樣子這一類的眾生呢，「名為迴心」：這就是啊，叫迴心的阿羅漢，迴心大阿羅漢。怎麼迴心呢？就是迴小向大，迴這個小乘啊，而向這個大乘，所以這叫迴心大阿羅漢。

若在捨心，捨厭成就，覺身為礙，銷礙入空，如是一類，名為空處。

前邊講這個四禪；現在呀，講這個四空處。

「若在捨心」：假設啊，你這個天人呢，對於這個捨棄苦樂二心呢，「捨厭成就」：捨棄它，厭苦捨樂，這樂也都捨了，捨厭成就。「覺身為礙」：自己呀，知道這個有色身呢，這是有障礙的。「銷礙入空」：於是乎啊，就不願意有所障礙啊，把這個，想啊，觀自己的身呢，等於虛空一樣；銷礙入空，把這障礙沒有了。「如是一類，名為空處」：這一類的這個天呢，

就叫空無邊處天。

諸礙既銷，無礙無減，其中唯留阿賴耶識，全於末那半分微細，如是一類，名為識處。

「諸礙既銷」：前邊呢，在這個四禪天，再往上啊，昇；覺得身呢，是一種障礙，所以就銷礙入空了。現在諸礙既銷，這一切的障礙呀，都沒有了，要啊，歸到這個無色界上；「無礙無減」：也沒有障礙，也沒有所減。

「其中唯留阿賴耶識」：這個時候啊，就沒有啊，這個身了，只有個這個識；這個識啊，就是阿賴耶識，就是第八識。這第八識，是梵語阿賴耶，翻到啊，中文就叫「藏識」。這個藏識啊，就是如來藏那個「藏」；現在呀，不過它沒有完全歸到如來藏性上，所以呀，它只叫一個識，藏識。藏識啊，無論你一舉一動，一言一行，你一天所遭所遇，所有一切，都收到這裏邊來，收到這個藏識裏邊去。

「全於末那(弓义丅ノ)」：這個藏識啊，全於末那，這末那是第七識，叫「末那識」。第七識啊，又叫「染污識」，這個染污。它啊，這就由它這個地方就生到變化了。本來這個第八識啊，雖然說是生出一種啊，無明；可是啊，這很接近這個如來藏性，還沒有什麼染污；到這個第七識上啊，這就染污了。

這個染污，這個第七識的末那識啊，「有半分的微細」：有啊，一點點，那麼微細微細的，有那一點點。「如是一類，名為識處」：這一類的這個眾生，生在這一個天上，就叫識無邊處天。這種天人呢，只有一個識，沒有身體的。所以叫，前邊是空無邊處天，這個現在是識無邊處天。

空色既亡，識心都滅，十方寂然，迥無攸(一又)往，如是一類，名無所有處。

啊，現在，到這個地方什麼都沒有了，你說，啊，這時候叫**家破人亡語難開**呀，什麼都沒有了，你說，這完了，這回完了，家破人亡語難開！

「空色既亡」：空也沒有了，色也亡了，所以呀，這就叫家破人亡了，家也沒有了，人也沒有了。啊，「識心都滅」：所以識心，前邊那個還有個識啊，現在這識都沒有了，識都空了，啊，識心都滅，這語難開了！連個識都沒有你怎麼說話？根本沒有可講的了。

「十方寂然呢」：這時候，十方世界，整個法界，什麼東西都沒有了，都是靜寂起來了，寂然；「迴無攸往啊」：這個迴啊，迴無攸往，也就是啊，哪個地方也不能去；迴無攸往，迴啊，也就是這個樣子，沒有啊，攸，攸啊，也就是啊，到旁的地方去。

又這個攸，當個「所」字講，就是去的地方，沒有去的地方。那麼沒有去的地方，有來的地方沒有呢？也沒有，來的地方也沒有了，這無來無去，迴無攸往。

「如是一類」：像這一類呀，的天上的這個人，「名無所有處」：這個地方呢，就叫無所有處。無所有處啊，就是什麼都沒有了。但是什麼都沒有了，可是啊，他這性啊，還是存在的；因為這個性，和虛空啊，是一樣的。所以在這無所有處的這個天人呢，他還有壽命。有多少壽命？活六萬大劫。

因為以前從這個六欲天以後啊，這個人的壽命，和身量高度啊，我就都沒有講，因為講起來這數目太大了！在我預備啊，到這個最後講一個大數目就得了；中間那個，你若要知道，自己可以去查去。所以呢，這是最後的第二個，他是六萬大劫，壽命啊，活六萬大劫，在那個天上。

啊，在那個地方，雖然說有壽命啊，他那就是一個定，在那定裏頭啊，有六萬大劫。等到六萬大劫滿了的時候，他那定也破了；破了，他又會「有」了；有了，又變，或者轉哪一道輪迴裏去啊，又不一定了。

識性不動，以滅窮研，於無盡中，發宣盡性，如存不存，若盡非盡，如是一類，名為非想非非想處。

前邊那是無所有處天，現在呀，這是非想非非想處天，啊，這是啊，在天上最高的；最高的，這活到八萬大劫，享八萬大劫的天福，然後還墮落。

「識性不動」：那麼在那個識無邊處天呢，那個識，它有的時候還有一種啊，作用。現在這個識也不動了，那無所有處天呢，就是識性不動了。現在這識性既然不動了，「以滅窮研」：什麼都滅了；你研究啊，是你怎麼樣想要知道都沒有了。

啊，「於無盡中啊」：在這個沒有了，什麼都沒有這個裏邊，「發宣盡性」：又啊，發宣這個無盡的無盡，沒有窮盡的這種性，「如存不存呢」：發宣這種性怎麼樣呢？就好像有，又好像沒有；啊，「若盡非盡」：這已經好像沒有了，又不是沒有；好像盡了，又不是盡。

「如是一類，處」：像這一類的這個天人呢，就叫什麼呢？就叫「非想」：沒有想了；「非非想」：又不是沒有想；又不是沒有想，所以呀，還有一點點；有一點點在那個地方啊，它不發生作用，在那個地方定著。定著，定多久呢？定八萬大劫。這天人的壽命啊，最長的是八萬大劫的天福。

那麼所以修道的人呢，在這修行的時候，最要緊的，不要生念頭，不要起心動念；你一起心動念呢，將來呀，就會招果報的，就要去啊，受報。以前有一個老修行，他在海邊上修道，就修這個非非想處定，他想修這個非非想處定，生非非想處天，他要。

修定，修正想要入這個非非想處定呢，水裏這個魚呀，就來打他閒岔了，這叫打閒岔！在禪堂裡這是這是禪堂的口頭語，哎，你真打閒岔！你這個哩啦腔！你這好講話的人呢，叫哩啦腔。你盡好說話，好和人家去搭搭咯咯談話的，這叫打閒岔，你無論你做一個，英文叫give me trouble；你若給人家trouble，這就叫打閒岔。

那麼這個老修行在這修行啊，這魚來打他閒岔來。他一要入定，這個魚在水裏，撲通！啊，這麼一跳；這一跳，他就讀入了定了；啊，入不了定了！入不了定啊，唉，他就生了一種瞋恨心；他說，你這魚真是討厭！我想要入定，你這來給我麻煩，啊，你不叫我入定；啊，我現在沒有神通，等我有神通的時候，我變成一隻飛狸呀，專門吃你這個魚，啊，把你都吃了，再要你來妨礙我修行！

那麼這樣他生這一念的瞋恨心，這個魚也不敢和他開玩笑了，這個魚也怕了，以後再不敢來麻煩他了，所以他就修這個無想定修成了，生到非非想處天，把這個八萬大劫天福享完了。想完了之後，你說怎麼樣啊？哎，他這一念的瞋恨心的果報也成熟了，他墮落到人間來，果然就變了一個飛狸，一個吃魚那種雀鳥，吃魚的小鳥；啊，天天在那海上吃魚。吃來吃去，等釋迦牟尼佛出世，啊，到那給牠說法，牠這才把這飛狸的身脫了，又去做人；回來出家又修行，才證阿羅漢果。

所以這修道啊，千萬不要生瞋恨心呢，不論誰對你好不好，你都要生一種啊，愛惜人的心，慈悲愛護人的心，不要生瞋恨心；對任何人呢，也不要有一種瞋恨，有一種不滿意。你若不滿意，你修成了，固然是沒有問題了；如果不超出三界去，將來呀，都是要受果報的。

又有一句話，說，「寧動千江水，不動道人心」，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說



寧動千江水，那千江水呀，是很多了，我把它搖動起來沒關係；我不動啊，修道人這個心；修道人這個心你若一動他，他若一生瞋恨心，那不得了，將來呀，就有因果。

此等窮空，不盡空理，從不還天，聖道窮者，如是一類，名不迴心鈍阿羅漢。若從無想諸外道天，窮空不歸，迷漏無聞，便入輪轉。

「此等窮空，不盡」：在前邊呢，色究竟天那不後邊說有兩種歧路，第一種歧路，就是到這個迴心大阿羅漢。那麼現在呢，這是不迴心阿羅漢，有這兩條啊，路。

「窮空不盡」：空理，他啊，沒有窮盡的空理。「從不還天」：從這五不還天呢，「聖道窮者」：窮這個聖道啊，這個修行啊，這個道路，修行還沒有真明白，沒有真正的智慧。「如是一類」：像這樣子啊，他對這個聖道啊，沒有修，沒有智慧；如是一類，像這一類呀，「名不迴心」：他啊，不迴小向大，不迴心，「鈍阿羅漢」：鈍阿羅漢呢，就是愚癡，愚鈍的一個阿羅漢。

「若從無想」：從這無想天，「諸外道天」：或者這個諸外道天，「窮空不歸」：他呀，啊，只知道著到這空理上了，而不知道啊，回來；不知道回來呀，修這個菩提的道路；所以呀，「迷漏無聞」：他呀，就入了外道去啊，就迷漏無聞，「便入輪轉」：又啊，會入輪迴的。所以呀，這個修行啊，時時刻刻都要檢點，不要走錯路。

阿難！是諸天上，各各天人，則是凡夫，業果酬答，答盡入輪。彼之天王即是菩薩遊三摩地，漸次增進，迴向聖倫所修行路。

阿難呢！「是諸天上」：這所有的天上，「各各天人」：每一個呀，這個天人；「則是凡夫」：你不要以為他們是，修行成了，他們都是凡夫的，都沒有證聖果的，啊，則是凡夫。「業果酬答」：他不過這個壽命啊，所造的這個業，到時候啊，還要去還報去，還要去啊，還他的宿債去；「答盡入輪」：等到他把他宿債還完了，還要入輪迴。

「彼之天王」：可是啊，每一個天那個天王呢，「即是菩薩」：那是菩薩的化身。「遊三摩地」：他們這個到那個地方去修他們的定力，「漸次增進」：一點一點的那麼往上增加，「迴向聖倫」：他能迴向啊，這個菩提；迴向啊，這個覺道，而證啊，聖果，與聖人呢，為倫。「所修行路」：他們所修行的這個道路，是和這個聖人所修的道路是一樣。

阿難！是四空天，身心滅盡，定性現前，無業果色，從此逮終，名無色界。

現在啊，把這個三界，欲界，色界，無色界都講完了它，沒有多少天，現再多講一點。

阿難！「是四空天呢」：這空無邊處天、識無邊處天、無所有處天、非非想處天這叫四空天。「身心滅盡呢」：他也沒有身，也沒有心；就一個識啊，還不動了，就有一個識啊，它不動。

「定性現前呢」：它這種的定性，定力，這個性現前，「無業果色」：他也沒有業，也沒有一種的果，也沒有一種色相，什麼都沒有的。「從此逮終」：從這個地方到終了，就壽終了。啊，「名無色界」：這個叫無色界天，這四空處啊，就叫無色界天；從此逮終，就到啊，最終，最後的，這個天是最後，叫無色界天。

此皆不了妙覺明心，積妄發生，妄有三界，中間妄隨七趣沉溺，補特伽羅（ㄉㄩ），各從其類。

在前邊所說的這個三界，都是啊，「不了」：他們都是沒有智慧，沒能啊，明了；沒能明了什麼呢？沒能明了這個「妙覺明心」。啊，所以「積妄發生」：由這個依真起妄，生出來啊，在這個妙真如性上，生出這無明，積妄發生；「妄有三界」：所以呀，由虛妄造出來這個三界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；都是由眾生的妄想啊，所造成的。

「中間妄隨」：所以呀，在這個中間呢，就妄隨「七趣沉溺」：七趣，怎麼叫七趣呢？本來六道輪迴呀，現在有一個仙趣。前邊不講十種仙嗎，所以再加，六道輪迴，天、阿修羅，加上人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這是六趣；再加上一個仙趣，這叫七趣。在這個七趣裏邊呢，沉溺，啊，這頭出頭沒的，忽然上天，忽然又墮地獄了，忽然做人，忽然又做餓鬼，所以呀，這叫沉溺。

「補特伽羅」：補特伽羅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「有情」。有情啊，就是所謂有情的眾生，有知覺的這種眾生。「各從其類」：就是啊，造什麼業就受什麼果報，所以呀，這叫各從其類。他啊，啊，仙類就跑到仙類一起去；天上的這個天人呢，就在天人一起；阿修羅和阿修羅在一起；人和人在一起；地獄啊，就和地獄在一起；餓鬼和餓鬼在一起；畜生啊，也就和畜生在一起，所以說各從其類。

## 094. 卷九

復次阿難！是三界中，復有四種阿修羅類。

我再給你說一說，阿難！在這個三界的裏邊呢，又有四種的阿修羅。這阿修羅呀，啊，有的翻的說「非天」，就是啊，有天福，沒有天德；有天上的人的福報，沒有天人的德行。又叫一個「非端正」，非端正，就是長的相貌啊，不端正；可是啊，男的不端正啊，這個修羅女呀，是相貌非常美麗，非常生的美貌；所以呀，這是修囉。修羅呀，胎卵溼化這四生裏呀，都有修羅，後邊呢，會講到。

若於鬼道，以護法力乘通入空，此阿修羅從卵而生，鬼趣所攝。

「若於鬼道啊」：這有一種鬼呀，他是善的鬼；善的鬼，他做護法，好像啊，這關帝公啊，這都叫啊，大力鬼；他做護法，能護持三寶。「乘通入空啊」：他啊，藉著他這種神通，能到空中去。「此阿修羅」：這種的阿修羅呢，是怎麼樣生出來的呢？是「從卵而生」：從這個卵生的，所生出來的。是「鬼趣所攝」：這屬於鬼趣道，屬於鬼道。

若於天中降德貶墜，其所卜居，鄰於日月，此阿修羅從胎而出，人趣所攝。

「若於天中」：在天上啊，他這個天上的德行不夠了，「降墜」：把他貶下來呀，到這虛空裏頭。「其所卜居」：他所呀，住的地方，「鄰於日月」：和日月接近，做日月的鄰居。這種的阿修羅，是「從胎而出」：是從胎呀，生出來的，「人趣所攝」：這是啊，屬於人趣，屬於人道的。

有修羅王，執持世界，力洞無畏，能與梵王及天帝釋、四天爭權，此阿修羅因變化有，天趣所攝。

有一種的這個阿修羅王，「執持世界」：他也能啊，來掌管這個世界，管理這個世界，啊，「力洞無畏」：他的力量啊，非常大，啊，可以洞穿世界；他這個手啊，摸著這個須彌山的頂，這麼用手這麼一晃啊，這個須彌山都要崩裂了，須彌山呢，都要崩了，就要壞了，崩壞了，就這麼大力量。所以呀，他這種神力非常大。

他也可以呀，所以他也就想做這個大梵天王，和這個梵王啊，和這個天帝釋啊，和這個天主啊，就爭，爭權力。啊，力洞無畏，「能與梵王及天帝

釋」：和這個帝釋天，「四天」：四大天王，「爭權」：爭這個權力。「此阿修羅」：這種阿修羅啊，「因變化有」：他啊，有一種神力變化出來的，這天趣所攝。

這個阿修羅王啊，有個女，為什麼他和這個大梵天王來作戰呢？因為他有個女，生的很亮，很美麗這是；廣東音叫亮，這個亮就是美麗。那麼這個玉帝呀，就是帝釋天呢，啊，一看他這個修羅女這麼美麗，於是乎啊，就向這個修羅王求婚；那麼修羅王啊，就把他這個小姐，他這個修羅女啊，給帝釋天做太太。

可是這個修羅女呀，非常之妒忌，非常自私；跟這個帝釋天呢，他也非常歡喜聽佛法，有的法師講經啊，他就去聽，去聽經。那麼聽經啊，這個修羅女一看這個帝釋天走了，她就啊，生了一種啊，妒忌心；她以為，哦，你大約不，因為你和我結了婚之後，你有不愛我了，你現在呀，大約又是出去胡混呢，又各處去找女人去了，她就生了一種妒忌心呢！

有一天，啊，她就跟著這個帝釋天後邊呢，來跟蹤他，追他的蹤；祕密調查他的去處；她看見這個帝釋天到這個講經法會，就坐到那個地方；哦，這個法會裏邊很多女人，她一看，就生嫉妒心；一生嫉妒心，就現形啊，帝釋天，這個帝釋啊，天帝釋就一看，妳幹什麼來了？啊，她說，你跑這個地方玩女人，你還不叫我來，帝釋天就打她，打她一個嘴巴；又叫耳光，打她這麼一巴掌。

啊，這修羅女就哭起來囉；哭起來，於是乎就跑回去，對這修羅王就講啊，她說，這個帝釋天他現在不守規矩，各處去找女人胡混；我去找他去，他還打我！修羅王一聽，就也生了發起來脾氣了！我們要和他作戰，打，要把他帝釋天的那個位子啊，那個權力給搶過來！

於是乎就發出來這個修羅兵，修羅將啊，這一切的修羅，就和帝釋天就作戰；可是一作戰怎麼樣啊？屢戰屢勝，這個修羅啊，兵啊，屢戰屢勝；帝釋天和四大天王，和梵王啊，合起來整個的力量也打不過這個修羅王。於是乎呢，這個帝釋天就到佛那個地方去求救去了；說是怎麼辦呢？這個修羅王和我們作戰，我也打不贏他了！

跟這個釋迦牟尼佛告訴這個帝釋天呢，告訴這個天帝釋，說你回去啊，你叫你的所有的兵將都念呢，**摩訶般若波羅蜜多**！念這一句就可以了。那麼他回去，果然叫他這個天兵天將，都念這個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。那麼一念這個摩訶般若波羅蜜多，這個修羅兵，修羅將啊，啊，不戰自敗，不等到

打仗啊，就敗走了；所以那麼帝釋天又勝了。所以呀，這個修羅王，這種修羅啊，就總要爭權的。

阿難！別有一分下劣修羅，生大海心，沈水穴口，旦遊虛空，暮歸水宿，此阿修羅因溼氣有，畜生趣攝。

阿難！「別有一分」：別有一種，「下劣修羅」：下劣的阿修羅，「生大海心」：這種的修羅啊，就是屬於處生類呀，所攝；就好像龍啊，之類的；「沉水穴口」：牠生在大海的心裡頭，牠啊，住著在水的穴裏邊。「旦遊虛空」：早晨呢，牠就到虛空裏去啊，遊玩。

「暮歸水宿」：晚間呢，牠回來到這個水穴裏頭來住。「此阿修羅啊」：這種的阿修羅，「因溼氣有」：因為溼氣呀，牠生出來的，「畜生趣攝」：這屬於畜生趣。

阿難！如是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人及神仙、天洎(ㄌ一、)修羅，精研七趣，皆是昏沈諸有為相，妄想受生、妄想隨業，於妙圓明無作本心，皆如空華，元無所著，但一虛妄，更無根緒。

阿難！如是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人及神仙、天洎修羅，從天道，和這個修羅，到修羅道上，天洎修羅；「精研七趣呀」：這個在這個七趣裏邊呢，啊，互相啊，輪迴。「皆是昏沉呢」：都是啊，一種昏沉的相，「諸有為相」：昏沉的諸有為相，這都是有形有相的。「妄想受生」：他怎麼來的呢？都是由這個妄想啊，才生出來的。

「妄想隨業」：他啊，這種妄想隨著他業報啊，而受生。「於妙圓明無作本心」：在這妙圓明的無作本心呢，妙圓明無作本心上啊，「皆如空華」：這些個東西啊，這些個七趣啊，都好像空中華似的，「元無所著」：沒有所著住的。「但一虛妄，更無根緒啊」：就是一個虛妄，更沒有啊，什麼根，也沒有什麼頭，沒有什麼頭緒。

阿難！此等眾生不識本心，受此輪迴，經無量劫不得真淨，皆由隨順殺盜婬故。反此三種，又則出生無殺盜婬，有名鬼倫，無名天趣，有無相傾，起輪迴性。

阿難！「此等眾生啊」：這個七趣的眾生啊，都「不識本心」：他不知道這個本來妙圓明無作的本心，「受此輪迴」：所以呀，在這個六道輪迴裏互相受生死；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；啊，今生做牛，來生做馬，再來生或

者做人，互相啊，輪轉。「經無量劫」：這個時間多久呢？沒有數量那麼多的劫，那麼多大劫。

「不得真淨啊」：他不得到這個自己真如清淨的本體。「皆由隨順」：為什麼呢？都因為啊，他們隨順著「殺盜淫婬故」：都啊，順著殺、順著盜、順著婬，啊，沒有能啊，返回來，順著殺盜淫婬的緣故，所以呀，就在這個七趣裏輪轉。「反此三種」：啊，要是啊，沒有這個殺盜淫這三種，反此三種，返回來，沒有殺盜淫了。

「又則出生，無殺盜淫」：就啊，又生出來無殺盜淫；那麼有殺盜淫的；有殺盜淫就名啊，「鬼倫」：就去做鬼去，和鬼呀，去做朋友，做親戚；「無名天趣」：沒有殺盜淫的，就生到仙趣去，生到天上去。

「有無相傾」：這個有和沒有互相傾軋，互相啊，這麼爭奪；啊，有，有的時候就跑到沒有的那個裏頭去了；沒有的，啊，殺盜淫，沒有殺盜淫，有的時候又跑到那個有殺盜淫的那一類裏去了；所以呀，互相啊，這個有無相傾，互相啊，來傾軋；互相啊，這麼爭奪的樣子。「起輪迴性」：於是乎啊，就起這個輪迴呀，這種的性質。

若得妙發三摩提者，則妙常寂，有無二無，無二亦滅，尚無不殺、不偷、不淫，云何更隨殺、盜、淫事？

「若得妙發」：假設他若在這七趣裏邊，得這種的妙發，「三摩提者」：得到這個真正的定力了。什麼是真正定力呢？就是這個楞嚴的大定，返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，修這個耳根圓通，而得這個真正的定力，這樣的人。「則妙常寂呀」：他這種的微妙而常寂。

「有無二無」：怎麼叫有無二無呢？就是這個有這個三惡道的，這個「有」；有這個殺盜淫，墮落三惡道，這是個「有」，那麼這三惡道。有啊，四趣，這四趣呀，就是天、人、阿修羅、還有這個仙，這叫四趣。那麼這個三惡道，和四惡趣這兩種啊，都沒有了，「無二亦無」：他啊，得著這個真正妙常靜寂這種的境界，連這個無二亦無，就是亦滅，就是啊，這個三惡道、四善趣這兩種啊，無，沒有這兩種的這個無，也沒有了，連這個沒有這三惡道、四善趣的這個無也沒有了，也滅了。

「尚無不殺、不偷、不淫」：那麼什麼都沒有了，所以也就沒有不殺、不偷、不淫了，「云何更隨殺、盜、淫事」：根本就沒有了，怎麼還能跟著這個殺盜淫去跑呢？怎麼還會造出這種的業呢？那沒有囉！

阿難！不斷三業，各各有私，因各各私，眾私同分，非無定處。自妄發生，生妄無因，無可尋究。

阿難！「不斷三業」：如果不斷這個殺盜淫這三種的罪業，「各各有私」：每一個人呢，每一個眾生啊，他不斷殺盜淫，他都有私人呢，他私自所造的這個業。「因各各私」：因為啊，他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這造的這種的罪業，「眾私同分」：這個眾私啊，眾人這個自己所造的這種業，啊，而集中到一起，這叫共同分。共同分呢，「非無定處啊」：這不是沒有一定的地方，不是沒有一定的地方，好像有一定的地方。

但是啊，這個有一定的地方，也是「自妄發生」：由這個妄啊，發生出來的；「生妄無因」：可是啊，那個妄啊，它沒有一個自體的，沒有自體，沒有自己呀，它一個種子，那個妄沒有種子，它是啊，虛妄的嘛！虛妄就是不實在的。「無可尋究」：所以呀，你也就找不著它，找不出來一個根了。由這個虛妄而生，所以就虛妄而滅，你一定要找，追究它的根，本來的這個來源呢，它沒有的。

就好像人這個影子似的，那影子只是一個影子；而啊，你說這個影子從什麼地方來的？啊，不錯，從身那來的，但是它並不是長到身上，它只一個虛妄的影子而已。

汝勛(ㄊㄩㄣˋ)修行，欲得菩提，要除三惑；不盡三惑，縱得神通，皆是世間有為功用；習氣不滅，落於魔道，

「汝勛修行」：這釋迦牟尼佛呀，叫阿難！說，你呀，勛勉這個修行的人，你告訴他們，「欲得菩提」：想要得著這個覺道的，得到這個菩提覺道的，「要除三惑」：要把這三種的迷惑除去。什麼是三種的迷惑呢？就是這個殺盜淫。怎麼又不叫它叫三種業，而叫它三種惑呢？因為你迷惑，不了，你不明白它，所以才造這個殺盜淫業；如果你若明白，就不會造這個殺盜淫的業了，所以呢，又叫三惑。

「不盡三惑」：怎麼叫不盡三惑呢？就是啊，你不把這個三惑呀，斷盡了，你還有啊，少少啊，這個三惑在裏頭存著。什麼呢？你殺生、偷盜、邪淫這三種的惑，你如果不把它去盡了，「縱得神通啊」：你縱然就得到這個小小的神通，啊，小小的這個智慧。

「皆是世間有為功用啊」：這不是啊，是無為的神通，而是啊，世間的有形有相有所作為的這一種功用，都是著相的這種神通。「習氣不滅」：這種的習氣，殺盜淫這種習氣，你若不滅，將來怎麼樣呢？落於魔道。所以我說某某修行人呢，是魔王啊，也就是這個。你看，他也不戒殺生，也不戒偷盜，又不戒邪淫，你怎麼能可以得真正的智慧呢？不可以得的。

雖欲除妄，倍加虛偽；如來說為可哀憐者。汝妄自造，非菩提咎。

「雖欲除妄」：就是這種的人呢，他就是啊，雖然想要除妄，可是他妄上又加妄了，啊，妄上又加妄；他怎麼呢？本來他打個妄語，本來他說的不對，完了他又說，他沒有打妄語，你看，說了一個妄語，又說沒有打妄語，這就是妄上加妄了！你說妄語，你就不必辯了，你承認就算了，這只有一個妄語了；啊，他又說他沒有說妄語，就又說了兩個。你看，已經說妄語，他又說他沒有說妄語了，這兩個了。

啊，所以呀，他想除妄，「倍加虛偽」：這更加假的了，哈哈，這個罪業更多一點。「如來說為可哀憐者」：這如來說這種人呢，盡不做真事啊，這真是可憐愍者啊！「汝妄自造啊」：你那個妄啊，虛妄啊，你這種啊，惑業，是你自己造成的，「非菩提咎啊」：這不是啊，菩提的一種過錯啊；所以你不能說，哦，如來的這個成佛了，怎麼又會起妄呢？啊，這是錯誤的你這樣講。

作是說者，名為正說，若他說者，即魔王說。

你像這樣的講的話，「名為正說」：這就是啊，合乎佛法。若不是這樣的說法，「即魔王說」：這就是魔王說法。所以你就分別清楚的，魔王所說的法，他就是啊，啊，自己造一些個虛偽。譬如這件事情他知道，他說他不知道；不知道的，他又說他知道；這樣子都叫打妄語。這個修道的人，直心是道場，一切都要直心，不要有委屈相。

即時如來將罷法座，於師子床攬七寶几，迴紫金山再來凭(ㄉ一ㄥ)倚。普告大眾及阿難言：汝等有學緣覺聲聞，今日迴心趣大菩提無上妙覺，吾今已說真修行法。

「即時如來呀」：在這個時候，如來呀，「將罷法座」：這個經快要講完了，《楞嚴經》快要講完了，「於師子床啊」：佛呀，在這個法座上啊，這叫師子床。佛說法猶如獅子吼，獅子一吼百獸皆懼。「攬七寶几」：佛前呢，這個桌子啊，是七寶造成的，七寶莊嚴的。「迴紫金山」：佛的身



體呀，好像紫金山，啊，光明徧照。

「再來凭倚」：再啊，來凭這個几呀，這麼講這個法，「普告大眾」：那麼普遍呢，告訴大眾，「及阿難言」：和這個阿難，「汝等有學」：你們現在呀，這些有學的人，沒有證四果以前呢，都叫有學位。「緣覺聲聞」：這個修十二因緣而開悟的；或者呀，修四諦法而開悟的這個聲聞。

「今日迴心」：你們現在啊，都迴小向大了，由這個二乘人呢，發大乘心，「趣大菩提」：想啊，得到大的覺悟，「無上妙覺」：沒有再比這個再高上這個妙覺。「我今已說」：我現在已經講了，「真修行法」：真正的修行法。

汝猶未識，修奢摩他、毗婆舍那微細魔事，魔境現前，汝不能識，洗心非正，落於邪見。

「汝猶未識」：這個阿難呢！在前邊他啊，請問佛呀，怎麼樣修行？啊，為這個未來的眾生啊，請法；可是啊，他雖然明白這個修行的道理，可是他呀，並沒有實地的經驗；這個理論他是明白了，可是啊，這個經驗他沒有！盡然經驗沒有，所以他也就不知道這修行裏邊呢，會有一些個什麼事情發生？所以呀，這佛就說，汝猶未識啊，說你呀，現在你還不知道呢？

你不知道什麼？「修奢摩他」：修這個楞嚴大定啊，「毗婆舍那」：這個微密的觀照。這個微密的觀照這種的法呀，啊，這種的定裏頭啊，「微細魔事啊」：在這修行裏頭啊，可有很多的魔事啊；很多魔事啊，這個魔並不是很顯著的，而是啊，非常之微細，啊，非常的微細。

「魔境現前呢」：在你修道用功，用這個反聞聞自性這個功夫；可是這個魔境現前呢，「汝不能識啊」：你不認識這個魔，怎麼叫魔？「洗心非正啊」：你就是雖然洗心，啊，你稍微有一點呢，不對，不合乎這個正知正見了，「落於邪見呢」：你稍微有一點點這不是正知正見，就會落到邪見去啊！

或汝陰魔，或復天魔，或著鬼神，或遭魑魅，心中不明，認賊為子。

「或汝陰魔」：或者呀，你自己的心裏生出來的魔，啊，自心魔。或者呢，就是由這個色陰生出來的這十種魔，這也是啊，屬於你自己的。「或復天魔」：或者呀，又有天上的魔。為什麼天上的魔他來魔你呢？就因為呀，你這修行的人呢，修行有了定力了；你這一有定力不要緊呢，那魔王的宮

殿呢，就都搖動了，就好像地震似的。

他那一搖動，他也有神通，他一觀察，啊，我這宮殿怎麼無緣無故就搖動起來了？就破裂了呢？哦，他知道世界上有一個人呢，要成道業了，所以呀，他這種定力呀，把魔王的宮殿都要給破碎；於是乎啊，啊，你想破碎我嗎！我也先破壞你的定！於是乎啊，他就來破壞你這個修道的這個人的定力，這是天魔。

「或著鬼神」：著鬼神呢，這鬼神也是；啊，他看見你要修行證果了，他就妒忌呀；他妒忌，哦，你要證果，我先呢，來破壞你的修行。於是乎啊，啊，他就鑽到你的心竅裏去了；或者呀，附到你的身上，於是乎啊，令你這個定力就不成了，令你呀，就走火入魔了，這叫走火入魔。

那麼這個著魔呀，這個前邊這個經上不講，這最重要的。**為什麼著魔呢？就因為洗心非正，就因為你立心立的不正了，所以呀，你有一點邪心，哦，就著魔了！這叫走火入魔，走著火入魔了。**

「或遭魑魅啊」：或者呀，遭這個魑魅魍魎；魑魅，魑魅魍魎都是妖怪，妖怪之類的。「心中不明」：你遇到這種境界來了，你心中不認識，不明白，啊，「認賊為子啊」：你認那個賊人呢，做為你自己的這個兒子。你想，啊，那你的東西他焉能不給你搶去、偷去呢？你的寶貝，你把賊引到家裏來了，你家裏呀，所有的無價的寶珍都會給你偷去的。

什麼是你家裏的無價寶珍呢？我現在告訴你，啊，老老實實的告訴你，你切記呀，啊，應該相信我的話，切記不要不相信我的話！為什麼呢？這是啊，對你的前途，和你的生命是有大關係。什麼呢，是你的寶啊？啊，就是你自己呀，所有的這個如來藏性！如來藏性他能給你搶去嗎？你這個如來藏性，前幾天不講過這個精氣神嗎！你若是恢復你的如來藏性，首先就要啊，保持你的精氣神。你精氣神如果不保持的住，那就是財寶被人搶去了，被人給奪去了，受打劫了，啊，被人打劫去了，你小心一點了！

**又復於中得少為足，如第四禪無聞比丘，妄言證聖，天報已畢，衰相現前，謗阿羅漢，身遭後有，墮阿鼻獄。**

「又復於中」：在這個修道裏邊呢，你就不著魔，也要有真正的智慧，要有這個擇法眼(擇，就是選擇的擇；法，就佛法的法；眼，眼目的眼)。若啊，你能認識這個佛法，到什麼程度上，你自己應該知道。不要啊，「得少為足」：得少為足，像什麼似的呢？就像這個「第四禪呢」：那個修道

修到第四禪的那個人呢，「無聞比丘」：像這個無聞比丘似的。

這個無聞比丘，他怎麼叫無聞比丘呢？就因為他自己呀，沒有那麼大的知識，那個知識不夠，知道啊，佛教的道理很少，所以呀，叫無聞比丘。怎麼樣無聞呢？本來四果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這都超過呀，這個四禪天了；佛啊，講這個說證到四果阿羅漢呢，就不會再受生死了。

那麼這個三果呀，的聖人，名為一來，一升天上，一來人間，這還有一番的生死。跟初果呢，他就啊，有七番生死；那麼這種的境界都超過四禪天。這無聞比丘呢，他修行用功啊，他這個程度啊，到四禪天這個程度，他就以為這個呢，就識證了四果了，證四果阿羅漢了。這四禪天呢，這根本就不是證果，這還是凡夫。

那麼等在他呀，無聞比丘，「妄言證聖啊」：他自己說他證四果阿羅漢了！啊，證四果阿羅漢。現在，啊，這個人不單呢，以為四果阿羅漢呢，這個程度都低了；現在呀，這個人直認自己就是佛了，直接承認自己就是佛了！所以呀，你看，可是啊，佛呀，有三身、四智、五眼、六通；那麼承認自己是佛這個人呢，你先問問他有幾通？

六通，六通啊，這鬼有五通，沒有漏盡通。這個佛呢，證到佛果位上有六通。啊，我相信現在自己承認自己是佛的這個人呢，不要說六通，五通啊，我相信一通都不通；一通都不通，所以他就說他自己是佛了，如果他若有一通，也就不會這樣的打大妄語，也不會打大妄語的。妄言證聖。

「天報已畢」：等他這個在天上的壽命完了之後，「衰相現前」：這個衰相，記得以前我講這五衰現相記得嗎？有人記得這個天人壽命終了，有五衰現相，現在你們各位都記得不記得？問一問他們！天上的人壽命啊，終了，要死的時候，就有這五衰現相，有五種，誰記得就講給大家聽一聽，若不知道的人呢，應該記一記，知道的人講出來，不知道的人也應該記一記，那麼現在我就不必再講了。

「謗阿羅漢」：這個等到他天福盡了，他又五衰相現，壽命終了的時候啊，啊，他這時候就發了脾氣！誰發脾氣？這個無聞的比丘。無聞比丘發什麼脾氣呢？他說啊，啊！我現在被佛把我騙了！佛都欺騙人的，他說呀，證四果阿羅漢就不受生死了，永遠不受生死了；我現在為什麼這個壽命又終了呢？又要去托生去啊？又要去受輪迴呢？啊，這佛都打妄語呀，所以就謗佛！他這一謗佛你說怎麼樣啊？哦，「墮阿鼻獄」：阿鼻呀，就是無間地獄。

啊，他這一謗佛，根本他不是證到四果阿羅漢，他就自己說 he 自己是四果阿羅漢，證果了，所以他天福享盡，壽命終了，啊，又墮落了！墮落，他不知道他自己錯誤，他說佛說法說錯了；根本佛說，你沒有證到四果阿羅漢嘛！你若證到四果阿羅漢，自然就沒有生死了嘛！怎麼還會有五衰相現呢？所以呢，他這一謗佛，即刻就墮無間地獄，墮落這個阿鼻地獄，這是無聞比丘。

啊，你說現在說自己就是證佛果了，就是佛，這樣的人應該到什麼地方去？這我現在我都給他找不著，找不出來他所去的地方，不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？

汝應諦聽，吾今為汝仔細分別。

阿難呢！你應該呀，諦視而聽，你呀，特別注意，審視而聽。「吾今為汝」：我啊，現在為你呀，阿難呢！及一切的人呢，「仔細分別」：我詳詳細細，仔仔細細的給你分別的講給你聽，你不要啊，辜負我這種的心。

阿難起立，並其會中，同有學者，歡喜頂禮，伏聽慈誨。

阿難呢！即刻就站起來了，「並其會中啊」：和他在這會裏頭的這個大菩薩、大阿羅漢、大比丘啊，「同有學者」：和這一些個有學的這一些個人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這些個人。「歡喜頂禮」：哦，一聽佛要分別仔細給自己講，高興的！哦！大家一起歡喜，就頂禮，給佛叩頭！

啊，叩頭啊，「伏聽慈誨」：都趴在那個地方聽佛來這個講說這種的法。說趴在那個地方，伏啊，是趴在那個地方；這並不是啊，說趴到地下，就趴那個地方聽，這個伏啊，是把這個心裏什麼念頭都降伏了，沒有其它的妄想了，就一心呢，聽這個佛說法，這叫伏聽慈誨。

佛告阿難及諸大眾：汝等當知，有漏世界十二類生，本覺妙明，覺圓心體，與十方佛無二無別。

「佛告阿難」：佛告訴阿難呢！「及諸大眾」：和這在會的一切大眾，「汝等當知啊」：你們現在的人應該知道，「有漏世界」：這個有漏的這個世界呀，所有的十二類的眾生，「本覺妙明」：他本來這個覺性啊，妙明的真心呢，「覺圓心體呀」：它這個又圓滿，是又覺悟這種的心體，「與十方佛呀」：這十二類的眾生啊，這個本覺妙明，覺圓心體呀，與十方的一

切佛，「無二無別」：都是一樣的，沒有分別。十方佛也就是這個本覺妙明，覺圓心體；這十二類的眾生也就是這個本覺妙明，覺圓心體，這如來藏性啊，又叫如來藏性，識和一切眾生是一樣的。

由汝妄想，迷理為咎，癡愛發生，生發徧迷，故有空性，化迷不息，有世界生。則此十方微塵國土，非無漏者，皆是迷頑妄想安立。

「由汝妄想啊」：阿難呢！你的自性啊，十二類的眾生啊，的自性，與佛是無二無別的，是一樣的。可是啊，由汝妄想，你依真起妄，「迷理為咎啊」：你把這個真正的這個真理呀，迷昧了，所以就生出毛病來了，生出過錯來了。啊，「癡愛發生」：最大的毛病是什麼呢？就是愚癡和這個愛。

這個愚癡，和這個愛，可以說是兩個，又可以講成一個；這個愚癡是一個，愛是一個，又愚癡，又有這種愛，這是分兩個講。若合上一個講，癡愛！就因為啊，你這個無明啊，變成什麼也不明白就知道愛了，啊，一天到晚的就想這個東西，啊，想這個姪欲，想這個愛欲，啊，時時刻刻也放不下！

嘿！你若能以呀，對研究佛法能以這麼樣注意呀，時時刻刻我也忘不了這個佛法！啊，那可就是啊，很快就成佛了！可惜你沒有能把這個好色這種的心，放到啊，好佛法上，所以呀，啊，學佛法，學來學去的，越學，覺得越乾燥無味！我就這麼多的毛病，這個佛法都給我講出來了，啊！都是不要學了，哈，這學佛法把我毛病我都要學沒有這怎麼可以的！你看，這就是一種癡愛。癡愛，哎，這個前邊說是由汝妄想，迷理為咎啊，我這現在可以說是啊，癡愛為咎；癡愛為咎，啊，的過錯。

癡愛發生，「生發徧迷呀」：因為你有癡愛，所以就生發出來呀，徧迷呀，一切都迷了，什麼都迷了。啊，你把這個最初就是啊，這個癡愛，你有了癡愛，什麼都不明白了，啊，什麼都不顧了，嘿，下地獄就下地獄，管那麼多幹什麼！所以什麼也都不管。

「故有空性啊」：因為你這個癡愛為咎，一天到晚就想女人，女人就想男人，所以呀，就發出一種虛妄的空性。「化迷不息」：這個迷呀，變化，啊，這個迷，由一個迷化出兩個迷，兩個迷又化出三個迷，啊，化迷不息，總也不停止。啊，你這個地方，聰明的人應該在這個地方著眼呢，應該注意這個經文呢，哎，這個把你真講到骨頭裏頭去了，講到人這個骨頭裏頭去了，這個毛病啊，你這個毛病啊，講到你骨頭裏頭去，這個毛病都給你講出來。

啊，「有世界生」：才有這個世界生。啊，「則此十方」：那麼既然這樣子，這個十方所有的一切世界，微塵國土啊，「非無漏者」：這不是一個不壞的，不是一個無漏的，因為它根本就沒有體性，由妄想造成的。「皆是迷頑呢」：都是啊，不明白。迷，迷就是不明白；頑，頑固不化。「妄想安立呀」：都是你這種妄想所安立的，你知道嗎？

當知虛空生汝心內，猶如片雲點太清裏，況諸世界在虛空耶？

「當知」：阿難！你不要睡覺，應該知道，知道什麼呢？你當知啊，「虛空」：所謂我說不要睡覺，就你不要迷惑了，不要再有這個癡愛了，不要再迷昧這個真理了，所以叫你不要睡覺，叫阿難不要睡覺；佛叫阿難不要睡覺，我現在叫你們各位也不要睡覺。

那麼當知虛空，你現在呀，主要的問題，你應該知道這個虛空，「生汝心內呀」：這個虛空在你的心裏邊呢，「猶如片雲」：好像啊，一片那個小小的一片的雲彩。啊，「點太清裏呀」：小小的一片雲彩呀，點到這個太清裏邊。因為這個太清啊，也就是虛空的一個別名，太清。

「況諸世界」：況所有的一切的世界，「在虛空耶」：啊，況所有的世界在虛空裡頭；這個虛空啊，在你的心裏邊呢，就像那一片的雲彩在虛空裏頭似的。啊，一片雲在虛空裏很小的，但是這個虛空是很大的；可是虛空在你的心裏頭啊，也是像這一片雲彩啊，那麼小。

前邊不講過，說，空生大覺中，如海一漚發，那個空啊，在大覺心裏頭，就像海裏邊一漚發。現在又說啊，這個空生汝心中啊，啊，片雲點太清啊，那空啊，在你的心裏頭，好像一片雲彩點太清那麼小。你那心有多大？啊，所以況且呀，這個諸世界在虛空耶，那個所有一切的世界在虛空裏邊那更很渺小的！那麼如果在你的心裏呢，更小了！所以呀，這就形容啊，我們這個覺性，是徧滿一切處的。

汝等一人發真歸元，此十方空皆悉銷殞，云何空中所有國土而不振裂？

「汝等一人」：阿難呢！在你們一個人呢，裏邊，「發真歸元」：如果成佛了！這發真歸元呢，就是成佛，證四果阿羅漢，也叫發真歸元。「此十方空啊」：這十方的虛空啊，「皆悉銷殞呢」：通通啊，這十方所有的虛空啊，都沒有了。「云何空中所有國土」：怎麼可以說啊，這個虛空裏邊所有的這一切國土，而不振裂呢？虛空都沒有了，國土又怎麼能可以存在呢？所以一切國土也都沒有了。

那麼有的人說呀，說這個成佛既然虛空都消滅了，十方的佛呀，成了很多了，現在怎麼虛空還沒有消滅呢？還沒有銷殞呢？在眾生分上，你看見，這是有的；在諸佛的分上看，這一切的虛空都沒有，什麼都沒有。所以呀，你這個所見的不同，所以呀，你就不能啊，一概而論。

好像現在，我們有人呢，得到開這個佛眼，開五眼；開這個五眼的人呢，他就幾千里、幾萬里，此國土、他國土，這個國家的事情，那個國家的事情，他都可以看的見，都可以知道的。那麼你沒有佛眼的人，你看的見嗎？看不見。所以呢，由這一點你就不能啊，說是，哦，我看見了，這就是有的；你看見這是有的，在佛的分上看，都沒有了，虛空粉碎了。

### 095. 卷九

汝輩修禪，飾三摩地，十方菩薩，及諸無漏大阿羅漢，心精通脣(ㄨㄣˇ)，當處湛然。

「汝輩修禪」：修這個禪定，「飾三摩地」：飾三摩地，也就是修三摩地，得到三摩地。「十方菩薩」：這所有的十方菩薩，「及諸無漏」：所有的一切無漏的大阿羅漢。「心精通脣」：你修這個禪定，你得到定力呀，和這個十方的菩薩，大阿羅漢這個心裏呀，都互相通的，互相吻合的，啊，就像一個了似的。所以呀，「當處湛然呢」：啊，這種清淨的本然的樣子啊，不要到旁的地方去找，就在你當處就是，當處就是啊，清淨本然周徧法界這如來藏性。

為什麼說這個十方的菩薩，和大阿羅漢，和這個修道的人，心精通脣呢？他因為啊，菩薩，阿羅漢和你所修的定啊，都是一樣的，都是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，都是修這個楞嚴大定，所以呢，大家都是一樣的；既然是一樣，所以心精通脣，這個心裏呀，都是相合的，都是啊，彼此就好像啊，互相都有電的，通著的。

不要說和諸佛菩薩，阿羅漢，就是我們每一個人和每一個人這個心裏呀，你如果想這個人，你那個電報就打到那個人那個心裏去了；啊，說，那個人知道不知道呢？他呀，自性裏知道，他心裏呀，不一定知道，但是他那性上知道，彼此啊，大家性的方面呢，都知道了。

說，那我若是想，每一個人，我一天到晚就想他，想、想，啊，那麼他也就會想我了？啊，你想死啊，也沒有什麼用的。好像啊，前邊講那個癡情，

癡情，癡愛；癡愛的人就是啊，哦，如果有一個愛人囉，哦，一天到晚想的放不下，啊，總那麼想，想、想、想，想來想去的想，啊，就死了。怎麼死的？啊，想到一起了，結婚了，結了婚了就昏了；昏了，然後久而久之就死了嘛！昏，結婚，結婚，結婚就是昏，昏就是愚癡，就是什麼也不知道了？在中國中文這個意思就是這樣子，英文是什麼意思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？

一切魔王，及與鬼神、諸凡夫天，見其宮殿無故崩裂，大地振坼(ㄉㄜˇ)，水陸飛騰，無不驚懼(ㄅㄨˇ)；

這個時候你得到這個楞嚴大定，真三摩地，這個時候你說怎麼樣啊？哈，就好像你們昨天呢，去開會，那些個人你一看見你們就震！啊，這現在呀，有一個人得真三摩地的時候啊，這個魔王也就震了。

「一切魔王，及與鬼神」：和一切的鬼神，與「諸凡夫天」：凡夫天呢，就六欲天、四禪天，這都叫凡夫天。啊，「見其宮殿呢」：他們，哈，那個地方就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怎麼樣啊？他的宮殿呢，「無故崩裂」：無緣無故這宮殿就壞了。

我沒有對你們講過，啊，以前我在東北我有一個小徒弟，這個小徒弟大約十四歲的樣子，雖然是個小徒弟呀，他的神通可不小，他可以上天入地，他有得到五眼，但是啊，沒有得到六通，他得到五通，沒有得漏盡通；若得漏盡通呢，那就證阿羅漢果了，才漏盡通。

那麼他有一天就跑到天上去玩去了；到了天上，這個魔王就很歡喜他，就把他圈到他那宮殿裏頭了。他那宮殿呢，都是玲瓏透體的，都像那個玻璃這個琉璃呀，造的，非常的美麗，他就留到那。留到那，因為他有五眼呢，他看他自己這個法身到那個地方，這魔王就不叫他回來了。他就到那告訴我，說，師父啊，我到天上去，現在回不來了！

我說，那麼你到天上去回不來，誰叫你去來著！他說，我以為那個地方好好玩的，我到那個地方去看看，啊！那個天上那個人他就不叫我回來！我說，你玩，你不要到那個地方去玩嘛！那六欲天的天魔，哎，他專門就想要破壞修行人的這個定力。於是乎，我說，你不要害怕，我叫你回來。

那我叫他回來，這魔王就在那圈著他不叫他回來；然後，我說，他就這個時候他就很恐懼了，他說，他不叫我回來，那怎麼辦呢？我說，你不要怕，我現在幫叫你回來；於是乎嘛，我就用這個〈楞嚴咒〉，我已經告訴你們



了，那個破魔的那個咒術的那個咒，那用那個五大心咒！哦！他魔王宮殿即刻就粉碎了！那麼他回來了，這是真實的事情啊！

所以現在呀，這魔王宮殿呢，破裂，崩裂，「大地振坼」：大地也都震出很多的這個裂，地也都破壞了。「水陸飛騰啊」：這水陸啊，都飛騰，啊，「無不驚懼」：哦，大家都，啊，恐懼的不得了，畏懼的不得了！

凡夫昏暗，不覺遷訛(ㄉㄨˇ)。

「凡夫昏暗呢」：可是啊，我們世間這個凡夫啊，他感覺力呀，不那麼清楚，所以也不知道，「不覺遷訛啊」：不覺這個大地呀，有這麼多的變化；因為啊，他感覺力沒有那麼靈敏，沒有那麼快，所以呀，就不知道有這麼大地六變震動這種情形。

彼等咸得五種神通，唯除漏盡，戀此塵勞，如何令汝摧裂其處？是故鬼神，及諸天魔、魍魎妖精，於三昧時僉(ㄊㄩㄣˊ)來惱汝。

現在明白了吧！哈，那個魔為什麼要來？就因為這樣子。

「彼等啊，咸得，五種神通」：這個天上這個魔呀，和這個鬼神呢，都有五種神通。什麼五種神通？就是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，沒有漏盡通，如果他得到漏盡通啊，他也就不會來擾亂你了。因為他啊，沒有得到漏盡通啊，所以他就還想做壞人，還想啊，做惡人，啊，來破壞你。「唯除漏盡」：可見這個漏盡不容易得的。

什麼叫漏盡？啊，我再給你們講真了一點，就是你一天無論男人、女人呢，想你男的想女的，女的就想男的，那就叫漏。你沒有把這個念頭斷了，那就沒有漏盡，沒有得到漏盡。

再給你們說深一層，我現在要給你們講真了；若不講真了，啊，好像那蓋著蓋搖，搖到幾時你們也不知道這個是，裏邊是什麼？講真了，就是要你呀，你那個精不走了，那就漏盡！你精若走，就漏。現在我把天地的祕密都告訴你們。你呀，能以，啊，精不遺失了，那是啊，你就沒有漏了。

你不單呢，不走，連那個念頭，你連那個心都沒有了，微細微細那個念頭，好像，哦，要有這種的淫欲心的念頭都沒有了，那是漏盡。現在明白了嗎！嗯，這個天魔為什麼沒有漏盡？他就有這個淫欲心，還有淫欲心，鬼神也有淫欲心。

「戀此塵勞啊」：這個塵勞就是什麼？我告訴你們，就是這個姪欲，就是塵勞。姪欲就是塵勞，塵勞就是姪欲，他就貪戀這個東西。啊，「如何令汝」：他貪戀這個東西，所以他也不願意叫你放下，叫你也要貪戀。啊，他說，我們兩個是好朋友，你，我沒有放下這個東西呢，你就想要跑了，要把這個東西捨了，不可以的，所以呀，他就來了。幹什麼呢？「摧裂其處」：啊，摧裂其處，他啊，捨不得叫你把這個世界離開了。

所以呀，「是故鬼神」：這一切的鬼神，及諸啊，天魔，魍魎、鬼神、妖精。妖精，以前我講妖精你們不懂，現在呀，告訴你了。你看中國這個字寫的，啊，什麼是妖精？這個「女」呀，是壽「夭」了。怎麼叫夭呢？夭，就是啊，年紀不過三十歲以前死的，這都叫夭。那麼這個妖精啊，啊，你看這個字義，我不要講的太多了，講太多了，這個意思啊，你明白了就可以了。總而言之啊，這個女字邊，搞一個短命鬼，青年死的就會做妖精。

「於三昧時啊」：在這個三昧的，你，誰的三昧？就是你的三昧，你呀，在這個定的時候，「僉來惱汝」：僉呢，就是「全」，當全字講；當個「皆」字講，也可以當個「都」字講，就是啊，他們統統都來了，來了幹什麼呢？所謂，啊，都來了要吃唐僧肉。

唐僧，誰叫唐僧呢？那個唐玄奘啊，就叫唐僧。好多妖精啊，他想要吃他的肉，那就是惱亂他的定，去惱亂他定。所以呀，這個你要是修行有了定力，那一切的妖魔鬼怪也想要來吃你的肉；不是吃你的肉，他就想啊，因為我再給你們講真一點啊，今天，今天我和盤托出，一點都不保留，怎麼樣呢？就因為你沒有姪欲心，你的精足了。

你的精足了、氣足、神足了，所以呀，他這時候，看你這麼多寶貝，我一定到你那搶你的寶貝來！這就是來為這個，所以他就來破壞你。他破壞你的原因，就想要搶你的寶貝。你誰有女朋友，那個女朋友就是搶你的寶貝的！誰有男朋友，那個男朋友也就是搶你的寶貝的！你以為幹什麼呢？

啊，那時候我，我學佛法，佛法講布施，啊，我把我的寶貝呀，我布施給人，那你就是變成窮鬼了將來，窮鬼墮地獄了。墮地獄呀，你的，他把你寶貝搶去那個人，他不會到那再跟你說是啊，我給你一點寶貝，你可以再出去了，沒法子幫你的忙那時候，你自己想一想看。

然彼諸魔雖有大怒，彼塵勞內，汝妙覺中，如風吹光，如刀斷水，了不相觸。汝如沸湯，彼如堅冰，暖氣漸鄰，不日消殞。徒恃神力，但為其客。

在前邊呢，所說這個魔，你這個定力修有所成就了，那魔王啊，他就怕你成就你的定力，於是乎，他就啊，來破壞你的定力，令你三昧不能成就。

所以呀，「然」：雖然呢，這個魔王都來擾亂你，來給你麻煩；可是啊，這一些個魔，「雖有大怒」：雖然呢，他們呢，都非常的惱怒，「彼塵勞內」：他們呢，有這種啊，塵勞染污，「汝妙覺中」：在你這個妙覺性裏邊呢，「如風吹光啊」：他沒有辦法你，他不能奈你何，怎麼呢？就好像啊，這個風吹這光似的，光啊，是不為這個風所搖動。

「如刀斷水」：又好像啊，用那個刀來呀，斬這個水一樣，「了不相觸啊」：那個刀斬水，你就怎麼樣斬也斬不壞水的。「汝如沸湯啊」：你這種的修行這個定力呀，有一個比方。比方什麼呢？就好像這個熱的湯似的。「彼如堅冰」：那魔王啊，他們也有一個比方；他們比方什麼呢？比方啊，冬天凍那個堅冰，那個堅固的那種冰。

「暖氣漸鄰呢」：可是這個堅冰雖然堅固，但是遇到沸湯了，這暖氣漸漸呢，和它就接近了，「不日消殞呢」：啊，不用一天呢，的時間，它就會消滅了。「徒恃神力呀」：他們呢，只仗恃著啊，他們有神力，「但為其客」：他啊，始終是做不了主人，但為其客而已，就僅僅呢，做一個客人而已。

成就破亂，由汝心中五陰主人；主人若迷，客得其便。

「成就破亂」：他們呢，不能成就他們的破亂，啊，「由汝心中啊，五陰主人」：啊，如果你的心裏這個五陰的主人呢，你的這個主人呢，「主人若迷」：你這個主人呢，若是迷惑了，那麼「客得其便」：客呀，他就得了方便了。如果你主人不迷呢，他就沒有你。

這個主人呢，誰是主人呢？就是自性。你自性假設若迷了，那魔呀，就有辦法了，就可以惱亂你；你自性若不迷呢，魔他就沒有辦法你，他就啊，束手無策。

當處禪那，覺悟無惑，則彼魔事無奈汝何。陰消入明，則彼群邪咸受幽氣，明能破暗，近自消殞，如何敢留，擾亂禪定？

「當處禪那」：當你呀，得到這個三昧的靜慮，得到這個正定正受這個禪那的時候，「覺悟無惑」：你只有一個覺悟的菩提心，而沒有啊，一切的

疑惑。「則彼魔事啊」：那麼呢，這個魔的他的本能，「無奈汝何」：他就不能啊，奈你何，不能啊，把你怎麼樣子，他沒有辦法你，也沒有法子啊，給你麻煩。

「陰消入明」：那麼魔呀，是屬陰的，這個陰呢，會消去了。啊，就好像啊，說你，這個魔呀，就是冰，你自己呀，就像熱水似的，熱水把這個冰給化了，這就叫陰消。入明，你的智慧火高懸呢，所以這就入明了。「則彼群邪呀」：那麼他來了那一般的這個邪魔外道，妖魔鬼怪呀，「感受幽氣呀」：他們所有的本事啊，就是黑暗的幽氣。

「明能破暗」：你自己這啊，有真正的定力，有真正的慧力了，這慧光啊，發明，明能破暗，這個暗呢，就它破了。「近自消殞」：如果他啊，想近前你來惱亂你呀，來給你麻煩的話，啊，他自己呀，就會消滅了。「如何敢留」：他怎麼樣還再敢在這留難你，在這啊，給你添麻煩呢！他就不敢了。啊，「擾亂禪定」：他就不敢在這個地方來惱亂你了。

若不明悟，被陰所迷，則汝阿難，必為魔子，成就魔人。

「若不明悟」：假使你若不啊，明白；而啊，覺悟，「被陰所迷」：被這個五陰魔呀，所迷，「則汝阿難呢」：那麼現在你阿難呢，「必為魔子」：一定啊，做這個魔子魔孫了。「成就魔人」：你所呀，成就的，都是屬於魔之類的。

如摩登伽，殊為眇劣，彼唯咒汝，破佛律儀，八萬行中，祇毀一戒；心清淨故，尚未淪溺。

「如摩登伽」：像摩登伽女呀，「殊為眇劣」：這啊，是一個很渺小、很平常的一個魔事。「彼唯咒汝啊」：她呀，就用先梵天咒來迷你，「破佛律儀」：她破佛啊，破壞佛啊，所有的一一切的律，所有一一切的規矩。在這八萬行裏邊呢，「祇毀一戒」：就毀壞了一戒而已。「心清淨故，尚未淪溺」：因為啊，你心裏清淨，你這時候證了初果，所以呀，尚且沒有啊，被她魔住，還沒有啊，墮落。

此乃隳汝寶覺全身，如宰臣家，忽逢籍沒，宛轉零落，無可哀救。

「此乃隳汝」：這個啊，是令你墮落的一種的行為。「寶覺全身呢」：你這個寶覺的全身呢，「如宰臣家」：好像啊，做大官的那個家裏頭，「忽逢籍沒」：就忽然呢，被人抄家了，被皇帝給抄家了。啊，「宛轉零落呀」：

那麼宛轉呢，互相輾轉的零落，「無可哀救」：你沒有地方啊，去求救去，沒有地方啊，哀憐呢，叫人可憐你，來救救你，沒有的。

阿難當知！汝坐道場，銷落諸念，其念若盡，則諸離念一切精明，動靜不移，憶忘如一，

阿難！你應該知道，「汝坐道場，銷落諸念」：把一切的念呢，都沒有了。你呀，只修這個反聞聞自性這種的功夫，所以呀，把一切的諸念呢，都銷落了。「其念若盡」：這個念呢，若沒有了的時候，「則諸離念一切精明，動靜不移」：如果啊，你這個念，其念若盡，則諸離念，則呀，所有的一切離開你這個想念的；一切精明啊，所有一切的精明，所有的這種智慧和定力。動靜不移，你呀，動，它也不會改變的；靜，它也不會改變的。「憶忘如一」：你呀，想起來和忘了這兩種的道理呀，是一樣的，是一個，沒有兩個的。

當住此處，入三摩地。如明目人，處大幽暗；精性妙淨，心未發光，此則名為色陰區宇。

「當住此處」：阿難呢！你應該知道，這個修這種的定力，住在這個清淨，動靜啊，不移；憶忘啊，如一這種的境界上，「入三摩地」：你呀，得到一種定力。「如明目人呢」：就好像啊，這有眼睛的人。「處大幽暗」：他居住啊，到一個大幽暗的房子裏頭。

「精性妙淨」：這種啊，精明的妙性，這種妙淨，「心未發光」：心裏啊，沒有得到真正的智慧光明。「此則名為」：這個名為就是「色陰的區宇」：就是色陰的它的所管的一個地方。

若目明朗，十方洞開，無復幽黯，名色陰盡，是人則能超越劫濁，觀其所由，堅固妄想。以為其本。

「若目明朗」：假設你這個人這個目啊，明朗，則「十方洞開」：十方啊，世界都給洞開了。「無復幽黯」：沒有啊，再有這個幽暗的這個情形了。這個時候叫什麼名字呢？這個名字叫「色陰盡」：這個色陰呢，這五蘊呢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這個色陰呢，沒有了。

「是人則能超越劫濁」：這個人呢，他還能啊，超越過去這個劫濁這時候。啊，「觀其所由啊」：那麼觀看觀看這個人的他這種行動所由。「堅固妄想」：他這種堅固妄想啊，「以為其本」：以做他這個根本。

阿難！當在此中，精研妙明，四大不織，少選之間，身能出礙。此名精明流溢前境，斯但功用，暫得如是，非為聖證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現在講到這個**五陰魔上**，這個文當啊，五陰魔。五陰是什麼呢？就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色有十種魔，受有十種魔，想有十種魔，行有十種魔，識有十種魔，這合起來呀，就五十種陰魔。這修道的人呢，必須要啊，對這五十種陰魔呀，清清楚楚的；如果不清楚這五十種陰魔呀，這好容易啊，就做了魔王的眷屬。等做到魔王的眷屬，自己呀，也不知道為什麼就做了魔王的眷屬呢？還不得其要領，還不知道？所以呀，這要特別注意的。

「阿難，當在此中」：當在什麼中啊？就在這個時候，啊，這個色陰將盡的時候。他啊，這個人呢，這個十方洞開無復幽黯這個時候，在這個時候。在這個十方洞開無復幽黯這個時候啊，「精研妙明」：因為啊，這時候有一種光明啊，在精研這個妙明。

「四大不織」：這四大呀，互相都不起作用了。不起作用啊，「少選之間」：在這個就十方洞開呀，無復幽黯的時候，等啊，少選，少選呢，就是沒有好久的一個時間，很短的一個時間之間。「身能出礙」：這個身呢，已經沒有障礙了，哦，好像啊，這個身等於虛空啊，一樣；這時候叫什麼？叫**意生身**！

這個身能出礙，這個身呢，就是離開這個肉體了；離開這個肉體另外還有一個身。就昨天晚間我講，我那個徒弟，他到了天上去，這是啊，又叫法身，又叫意生身(這個意呀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這個意)。意生身，由意生出來的身，這叫出礙了。

「此名精明啊」：這個名字叫精明。「流溢前境」：這個精明啊，流溢前境，前邊呢，這種境界。「斯但功用啊」：這個這種的境界，只不過是一種功用而已；不能常，它是偶爾的。如果你隨時啊，可以呀，自由出入，我願意到什麼地方去，就到什麼地方去；我願意回來，就回來，這啊，操縱啊，自由。

「放之則瀾六合」，放開了，滿三千大千世界，放之則瀾六合。「卷之則退藏於密」，收回來呢，隨時可以收回來。你若不能這個樣子，啊，不能隨你自意，這叫什麼呢？這就是暫時一種功用，你用功啊，用到這個地方啊，它有這麼一個境界。「暫得如是」：暫時間呢，得這麼一個境界，不

是啊，永遠的，不是常常都能這樣子，不是常常能身出礙。啊，「非為聖證啊」：這個這不是一種的證果啊，聖人證果，不是這個樣子，不是的。

「不作聖心」：你若不作聖心，就是不作這個證果這樣解法。啊，你看，我這修行真有了功夫囉，我簡直的，啊，又能怎麼樣出玄入牝呢！你若這樣子一自滿怎麼樣啊？那就完了，不作聖心。「名善境界」：你若不作呀，證聖、證果呀，這還算呢，可以，這個境界還算沒有大的妨礙，沒有大的過錯。

「若作聖解」：假設你若說，哦，我現在的功夫不得了了，我真了不起了，我現在就是出世的聖人囉，我就是阿羅漢了囉，你若一這樣子啊，認為你自己是阿羅漢，證了聖果了，「即受群邪啊」：這時候啊，那一切的魔呀，就都會來囉，一切的魔既然來了，那將來是墮地獄的。

阿難！復以此心，精研妙明，其身內徹，是人忽然於其身內，拾出蟻蚋，身相宛然，亦無傷毀。此名精明流溢形體，斯但精行，暫得如是，非為聖證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這是啊，這個五陰的色陰，色陰的第二種的魔的境界，五陰魔的境界，色陰魔的這種魔境。這種魔境呢，為什麼來的？就因為啊，你修行，你用功，它才有的。如果你不用功啊，你想找這種的魔的境界也找不著的，他不理你的。因為什麼呢？因為你是個窮人，他到這來呀，也啊，沒有什麼好處。現在你修行修到啊，有了寶貝了；你有了寶貝了，所以他來呀，就想要把你的寶貝給搶去，所以他就來了。

那麼這時候來的時候啊，你要怎麼樣呢？你還要啊，如如不動，了了常明，不要啊，著相；不要生一種的執著心；也不要想，啊！這種境界真好啊！再來一次吧！啊，不要去歡迎它，也不要啊，不歡迎它，就像沒有那回事似的。說，非為聖證，這不是啊，證果的境界，不是一種啊，證果的境界。不作聖心，你要是不作證果的這樣想啊，名善境界，這個還不錯的。

你若一作聖解，說，哦，我現在真是了不起了，我能以呀，在我身裏的蟲，我都能可以給牠拿出來；這種的，哦，認為自己呀，這得了神通自在了，這個就錯了。你只有這一念的貢高心，那個魔就來了，魔隨著你貢高心就鑽到你心裏來。鑽到你的心裏怎麼樣啊？就把你啊，啊，擺佈的搖搖盪盪，就得不著定力了。

所以你若不修道啊，你一定要真正的明白這個道理了，才不至於啊，墮坑

落墜，不至於啊，走錯路。你若不明白佛法，好容易就走錯路的。你沒有功夫，那不成問題；有功夫的時候，那個魔王啊，時時刻刻都看著你的，看著你一有機會可趁，哦，他就來惱亂你了。

「阿難，復以此心」：再用這個心，「精研妙明」：精研呢，這種的微妙而光明的這種的情形。「其身內徹」：這個人呢，修行修行啊，自己看這個自己身體的裏邊什麼東西都看見了；你能看見身體裏邊什麼都看的見呢，要是常常能看的見，就可以的；要是不是常常能看的見，就偶爾看見呢，這就是一種境界，這五陰呢，這色陰的這種境界。其身內徹，內裏呀，通徹了，啊，光明了。

「是人忽然呢」：這個人呢，忽然間，「於其身內」：在他這個身內，「捨出啊，蟻蚘」：就啊，在他肚皮裏邊呢，可以自己拿出蟲子來。這個蟲子有長的、有短的、有大的、有小的，他都可以拿出，伸手就拿出來了。拿出這個蟲子是清清楚楚啊，是真實不虛的；但是肚皮也沒有壞，你說他怎麼拿出來的？

這個肚皮，你若伸手到肚皮裏頭拿這蟲子，應該肚皮壞，肚皮也沒有破裂。啊，「身相宛然」：這肚皮沒有破裂，「亦無傷毀」：這個身相宛然呢，就有兩個解了這個地方，怎麼？也可以說是這個蟲子身相宛然，沒有壞呀，這是啊，說這個蟲子身相宛然，一點都沒有壞，是整個的，是完整的，是活的，是生動的，這是一個講法。又可以說呀，你這個自己這個肚皮呀，也宛然沒有損壞，這是個解法。

「此名精明啊」：這個叫什麼呢？這個就叫精明。精到極處了，也明到極點了，所以就，啊，其身內徹。「流溢形體呀」：這是啊，不是你用手啊，到肚子裏邊去拿出來的，是從你身子裏邊流溢出來的。所以呀，這流溢形體。「斯但精行」：這個就是你因為用功用的精微，得到一種奧妙，發生一種妙行。

「暫得如是啊」：暫時間的這個樣子，不是常常有這個樣子；你若常常這個樣子，那又當別論了。「非為聖證啊」：這不是啊，證果的聖人的境界。「不作聖心」：你若不是作證果聖人這樣的想法呀，「名善境界」：這還可以，過得去，沒什麼大問題，沒有大的麻煩。

「若作聖解」：你要說是啊，哦，我現在證了聖果囉，我肚裏邊的東西我隨便可以拿的出來，啊，你說這有多妙啊！啊，這個境界啊，你是沒有的。你若一有這種的貢高我慢的心，一有所執著心；有執著心，「即受群邪」：



就變成啊，就會被魔王把你拉去了，被魔王把你拖去了，拖去，就變了魔王眷屬了。

又以此心，內外精研，其時魂魄，意志精神，除執受身，餘皆涉入，互為賓主，忽於空中，聞說法聲，或聞十方，同敷密義。此名精魄，遞相離合，成就善種，暫得如是，非為聖證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「又以此心」：那麼又以呀，這個精研妙明這種的心呢，「內外精研」：內外精研，啊，精益求精，深造不已。「其時魂魄」：其時啊，自己的魂魄；魂呢，有三個；魄，有七個。

以前我不講十兄弟嗎！在人身上；有的就單單有個耳朵；有的就單單有眼睛，沒其它的這五根；有的就單單有個鼻子，沒有嘴，也沒有眼睛，也沒有耳朵，也沒有口。這個他們這三魂七魄呀，各有一根，只有一根，沒有其餘的五根，所以呀，它單獨的就不能成立了，必須要大家來共同合作。你有耳朵的，幫忙我沒有耳朵的；你有眼睛的，幫忙我沒有眼睛的，互相利用，這真是互相利用，互相幫助，他們很合作的。

那麼在你這個身上啊，和這個「意」：意，就是意了；「志」：和你的志氣；和你的「精神」：這種種的。「除執受身」：你呀，除了這個就這個身體，「餘皆涉入」：這個魂、魄、意、志、精、神，這互相啊，涉入：或者你到我這，我到你這，互相幫助，互相涉入。「互為賓主」：有的時候你做主人；啊，有的時候又他做主人，互為賓主；我做客人，你做主人；有的時候，我做主人，你做客人；這六種啊，這互相啊，互為賓主。

「忽於空中啊」：忽然呢，在這空中，虛空裏頭，「聞說法聲啊」：啊，虛空裏頭講經呢！說法呢！啊，誰講的？只聞其聲未見其人，就聽那說法聲，但是看不見誰說的？其實啊，就是你自己的魂魄、意志、精神呢，這互為主賓去講的，在那講的。

「或聞十方，同敷密義」：或者呀，聽到十方的虛空裏都講這個經說法呢！這是什麼道理？這個，就是因為在你因地，因地，所謂因地呀，就是前生，前生你聽過經、聞過法，在你這個魂魄、意志、精神裏頭啊，沒有啊，沒有忘了。所以今生啊，你這用功用的繼畧(ㄍㄨㄟㄨㄟ)到極點了，哦，把這些個東西都拱出來，都跑出來；跑出啊，就，啊，聽到好像說法，這麼講經說法聽的這個聲音。啊，同敷密義。

「此名精魄」：這個名字就是精魄。「遞相離合」：或者我和你合作了，哦，你和我合作了，互相離合，互相啊，結成一黨，做了一個團體，這互相離合。「成就善種」：或者說法呀，令你呀，在不明白的時候，又提醒你，令你呀，種善根，種這個善根的種子。

「暫得如是啊」：這也是暫時間的，不是永遠的。「非為聖證」：這不是證果，你不要以為這個境界，哦，這又不得了了我，你看我現在不用去聽經，我也隨時隨地我聽見虛空中都在說法的！**你聽見說法的，那是說法，也不是你自己證聖果了。**

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」：你若不做這個說自己你不生貢高心，不生自滿心，不生自己的了不起的心，不生自己這個騙人的心，啊！你看，我用功用的，哦，沒有人講經，我都聽到說法了，你，你有沒有這樣子啊？故意向人家去講自己的這個這種的境界，好叫人家相信我。

你有沒有這個時候啊？沒有啊！哦，我是得過啊！哎，就自己這麼炫示自己這個長處。這個怎麼樣啊？你說，哎，「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」：你這麼一自滿，一執著，一貢高，一我慢，一認為你自己不得了，一定著魔的，著魔幹什麼去呢？一定墮落的。

又以此心，澄露皎徹，內光發明，十方徧作閻浮檀色，一切種類化為如來，於時忽見毘盧遮那，踞天光臺，千佛圍繞，百億國土及與蓮華，俱時出現。此名心魂，靈悟所染，心光研明，照諸世界，暫得如是，非為聖證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「又以此心」：以這個心，「澄露皎徹」：澄清而顯露出來，皎潔而明徹。「內光發明」：內裏邊呢，就發出一種光明來。啊，發出光明怎麼樣呢？「十方徧作，閻浮檀色」：十方的世界呀，都像這個閻浮檀金這樣的顏色。「一切種類呀」：所有胎卵濕化呀，這無論什麼種類，「化為如來」：都變成如來了。

「於時忽見呢」：在這時候忽然間就見到了；見到誰呢？見到啊，「毘盧遮那」：毘盧遮那呀，就是徧一切處，這個是個佛的名字，叫徧一切處。他無在無不在，任何地方都有他的身體，毘盧遮。忽見呢，毘盧遮那徧一切處這一位佛。

「踞天光臺呀」：他啊，坐在那個天光臺上，啊，現千丈毘盧遮那身，毘盧遮那，現這個坐在那個天光臺上。「千佛圍繞」：有一千個佛呀，周圍

圍繞這個毘盧遮那佛。「百億國土」：哦，這百億國土啊，國土也非常多。「及與蓮華」：和這個所有的這個青黃赤白啊，這個蓮華都有。「俱時出現」：同時啊，都現出來。佛就坐在蓮華上，蓮華就在這個佛的足下出現。

「此名心魂，靈悟啊，所染」：這個你不要認為是真的，這是啊，你心裏的你的心和你的魂；靈悟，互相這麼一種靈感呢，的覺悟所染，啊，這並不是啊，真的。「心光研明」：你這個心光在研明了，在明白。「照諸世界」：這時候這個心光照諸世界。

「暫得如是」：這個不是永遠這樣子，是暫時這個樣子。「非為聖證啊」：這不是啊，證聖果。「不作聖心」：你不要作證聖果的想啊。「名善境界」：這是善境界。「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」：你若說，哦！這又是一個不得了的境界，我看見這個，啊，毘盧遮那佛我都看見了，你看見了嗎？你們沒有我這麼功夫深，我的功夫啊，真夠功夫了！你若這樣一想啊，哈，魔王又來了，拖你到這個地獄裏去了。

又以此心，精研妙明，觀察不停，抑按降伏，制止超越，於時忽然，十方虛空成七寶色，或百寶色，同時徧滿，不相留礙，青黃赤白，各各純現。此名抑按，功力逾分，暫得如是，非為聖證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「又以此心，精研妙明，觀察不停」：那麼觀察呀，不停。「抑按降伏」：抑，也就是啊，把它壓抑；按，把它也是按；降伏，來降伏。「制止超越」：制止啊，這種的心呢，不讓它有所偏激。「於時忽然呢」：在這個時候啊，忽然間，「十方虛空」：所有的十方虛空。「成七寶色」：成這個七寶啊，的顏色，「或百寶色」：或者呀，百寶啊，這種的顏色。

「同時徧滿呢」：在這一個時候啊，徧滿虛空。「不相留礙」：互相啊，誰也不妨礙誰，互不留礙。「青黃赤白」：那麼青黃赤白各種顏色。「各各純現」：那麼都自己呀，現自己的顏色。「此名抑按」：這個也就是抑按著這個修道你這個心呢，抑按，不叫它打妄想，不叫它那麼想其它的東西。它抑按久了，「功力逾分」：這功啊，功力，就是你用功修行啊，這個功力。逾分，超出啊，平時啊，這種的應有的這種的分了。

「暫得如是啊」：這個暫時間呢，看見這個七寶的顏色。「非為聖證」：這不是啊，證聖果的一種表現。「不作聖心」：你若不作啊，證聖果這種的想法，「名善境界」：這還可以的，這個境界也不是什麼不好的。「若作聖解」：你若是啊，以為證了聖果了，「即受群邪」：就受到這個群邪

的包圍了，就會啊，墮落了。

## 096. 卷九

又以此心，研究澄徹，精光不亂，忽於夜半，在暗室內，見種種物，不殊白晝，而暗室物，亦不除滅。此名心細，密澄其見，所視洞幽，暫得如是，非為聖證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「又以此心」：以這個定的心。「研究澄徹」：研究啊，清徹。「精光不亂」：這種啊，澄徹的精光啊，不亂，有一種的定力。「忽於夜半呢」：忽然間呢，在這個夜半，「在暗室內」：在那麼一個沒有光的一個房子裏邊，沒有光明的一個房子裏邊。

「見種種物」：啊，看見呢，種種的東西；不單房子裏的東西看的見，而且房子外邊的東西也可以看的見。不單房子外邊的東西可以看的見；這個房子裏邊本來有的東西也可以看的見。不單本來有的東西可以看的見，而且呀，在這個房子外邊呢，所來的東西呀，也看的清清楚楚的。

那麼「此名心細」：這個叫什麼名字呢？這個就是你心細到極點了，「密澄其見」：你呀，把你這個見呢，也清淨到極點了。啊，「所視洞幽啊」：所以呀，你這個見清淨了，所以呀，所看見的就是幽暗的地方，也一樣看的見的。「暫得如是啊」：可是啊，這是暫時間呢，得這個境界。

「非為聖證」：這不算證聖果的一種境界，不要以為這就是證聖果了，這不是證聖果。你若不拿它當證聖果嘛，「不作聖心」：你不這樣想，「名善境界」：這個呢，還可以呀，叫一個善的境界。「若作聖解」：假設你自己要生出一種貢高的心，自滿的心，驕傲的心，認為自己呀，這功夫啊，不得了了，那麼「即受群邪」：這就是會招魔障的。

有的修道的人呢，在這個淨極光通達，他清淨到極點了，啊！忽然間呢，他就見一切物。這見一切物啊，是什麼所見的呢？就是啊，他開的這個佛眼所看見的。那麼這個佛眼呢，開呀，不是人人都可以開的，也不是啊，啊，你開了，就永遠開了，這種境界呢，它這是暫時開的佛眼。

暫時開的佛眼，所以在那個暗室裏邊也就看見光明，也看見呢，那個房子裏邊呢，一切的物質，一切的東西。可是啊，方才我說，從外邊來的東西也可以看的見，從外邊來的什麼東西呢？啊，好像在這一個房裏頭，這黑暗的，你可以看見呢，從外邊來個神，或者來個鬼，或者來個菩薩，或者

來個佛，啊，這都沒有一定的。

這種境界，以上所講這種境界，也不是一定的，也不是人人都一定有的，也不是人人呢，都一定沒有，這也不一定是必經之路，這不過是修道的，有的時會有這種境界。所以呢，你也不要以為，哦，各各修道人都這一樣的境界，不是的。

那麼談到這個佛眼，這個佛眼呢，有的人呢，開佛眼，就可以永遠呢，都開了，這叫「報得通」(報啊，就是果報這個報，得通)。怎麼叫報得通呢？就因為啊，他前生啊，修行用功，修這個千手千眼這個法，所以呢，感到啊，生生世世啊，都可以開佛眼的。

有的開的就臨時的，暫時這麼一開，那麼他不是永遠的。為什麼不是永遠呢？就因為你心呢，不是時時那麼清淨，如果你心時時清淨，你在啊，前生修過這個大悲法，那就可以永遠開的，所以這有種種的情形不同的。

又以此心，圓入虛融，四肢忽然同於草木，火燒刀斫(出又乙ノ)，曾無所覺；又則火光，不能燒爇，縱割其肉，猶如削木。此名塵併，排四大性，一向入純，暫得如是，非為聖證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「又以此心，圓入虛融」：圓滿而又虛融，你說它有，又不是有；你說它沒有，啊，它又有。「四肢忽然呢」：在這個兩隻胳膊、兩條腿，忽然，忽然間，「同於草木」：啊，像草木似的，沒有知覺了，沒有知覺了。「火燒刀斫」：用火燒它，用刀啊，來砍它，「曾無所覺」：也是沒有知覺。用刀砍你就砍，用火燒你就燒，也不痛了，不癢不痛，沒有所感覺。

「又則火光，不能燒爇」：用火燒它也燒不熱。「縱割其肉啊」：你就把這個胳膊呀，腿上的肉割下來，「猶如削木」：像什麼似？就像削木頭似的，也不知道啊，痛癢。這叫什麼呢？「此名塵併」：這是啊，這個所有這個塵相啊，都合併起來了，合併了。「排四大性」：排這個地、水、火、風四大的性啊，「一向入純」：都啊，合而為一，都合成一個了。

「暫得如是啊」：可是啊，這是暫時間的這樣子，不是永遠這樣子，偶爾的，或者一陣間，暫得如是。「非為聖證啊」：你不要以為這就是證聖果了。「不作聖心」：你不作證聖果的想啊，這個就是一個善境界。「若作聖解」：你若是啊，以為是證果了，生了一種大我慢呢，生了一種我慢心，驕傲心、自滿的心，「即受群邪」：就要啊，受群邪來交攻你，群邪就來

包圍你了。

又以此心，成就清淨，淨心功極，忽見大地，十方山河，皆成佛國，具足七寶，光明徧滿；又見恒沙諸佛如來，徧滿空界，樓殿華麗；下見地獄，上觀天宮，得無障礙。此名欣厭，凝想日深，想久化成，非為聖證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又以這個修道啊，修三昧的這個心。「成就清淨」：他所成就啊，非常清淨。「淨心功極」：這個淨啊，清淨這個心呢，這功夫到了極點了。「忽見大地」：忽然間呢，就看見這個所有的大地。「十方山河」：啊，所有的十方啊，一切的山河大地。

「皆成佛國」：都變成佛國了。「具足七寶啊」：那每一個地方啊，都有這個七寶，金、銀、琉璃、磲磔、赤珠、瑪瑙、珊瑚有這七種的寶貝。「光明徧滿」：它這個七寶的也放光，光明啊，照徹十方。「又見恒沙，諸佛如來」：又看見呢，有恒河沙數那麼多的諸佛如來。「徧滿空界」：啊，在這個虛空裏頭，虛空都滿了。

「樓殿華麗」：這個樓閣呀，和這個寶殿呢，都非常華美的。「下見地獄」：往下一看呢，怎麼樣啊？哦，就看見那個所有的一切地獄都看見了。「上觀天宮」：你看，往上邊一看呢，天宮的境界也都看見了。「得無障礙呀」：啊，沒有一點的障礙，任何地方都看的見了。「此名欣厭呢」：為什麼看見這些個東西呢？就因為平常啊，你有這個歡喜，和啊，厭惡；歡喜呀，或者上天，或者佛國，你厭惡地獄。

那麼「凝想日深呢」：凝想，凝結你這麼想，就好像那個雞呀，抱雞仔似的。又好像那個貓啊，在那等著老鼠那麼樣子；又好像啊，那個龍啊，養牠那個珠子那麼樣子注意。所以呀，凝想日深呢，啊，凝結這個想啊；這個凝想，就是不想旁的東西了，專心致志啊，一心就想這個佛國怎麼樣好，地獄啊，是怎麼樣痛苦。他啊，心，就歡喜呀，這快樂的地方；厭，厭這苦惱的地方，啊，特別苦的地方。所以呀，這個心念專一，這想的專一了。「想久化成」：想的久而久之啊，就化成這種境界了。

「非為聖證啊」：你不要以為這個就是證了聖果了，有了功夫了，啊，不可以的。「不作聖心」：你若不作這個證聖果這種的想法，「名善境界」：這個還不壞的。「若作聖解呀」：假設你若說是啊，哦，這是這個境界可妙了，啊，我現在呀，哎，我和佛呀，住在一起了；我啊，甚至於啊，也就是佛了！若這樣一想啊，「即受群邪」：啊，那一些個天魔外道啊，就

都來呀，陪著你來了，就都來要你說你和佛住在一起嗎？啊，這會他們先親近親近你，和你呀，做一做朋友再講。

又以此心，研究深遠，忽於中夜，遙見遠方，市井街巷，親族眷屬，或聞其語。此名迫心，逼極飛出，故多隔見，非為聖證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，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「又以此心，研究深遠，忽於中夜，遙見遠方」：看見遠方啊，一切的情形。遠方什麼情形呢？看見那個街市上啊，啊，那賣東西的街市上啊，又看見這個井；井啊，啊，這個取水的地方，市井。「街巷」：街呀，就大街；巷啊，就是小街道，叫巷。「親族眷屬」：或者你親戚，或者你的朋友，眷屬；「或聞其語」：或者就聽他說話。

「此名迫心呢」：那麼這個就是修道，你修的繼晷這個心，迫到極點了。「逼極飛出」：你呀，把這個心呢，壓制它；壓制它，你總這麼不讓它打妄想，啊，到極點了，這個心呢，啊，飛出這種境界來。「故多隔見」：所以呀，隔著多遠，他都看見了。因為你總也不想見東西，這回呀，啊，它可一下子跑出去了，就什麼都看見。

「非為聖證啊」：你不要以為這個境界就是個好境界。「不作聖心」：你若不作這個證聖的這種的想法，「名善境界」：這個境界還可以的。「若作聖解」：假設你若說自己這得了聖果了，啊，未證言證，沒有證果，你說證果了；未得謂得，你沒有得道，就說得道了。這樣的話，嗯，「即受群邪」：就要啊，受一切的魔來包圍你了。

又以此心，研究精極，見善知識，形體變移，少選無端，種種遷改。此名邪心，含受魘魅，或遭天魔，入其心腹，無端說法，通達妙義，非為聖證，不作聖心，魔事消歇，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。

這個是這個色陰的第十種的陰魔，叫啊，妄見妄說。

又以此心，「研究精極呀」：研究到極點了。「見善知識啊」：他這時候看見那個善知識。什麼叫善知識呢？就是啊，他過去跟著所學法這個善知識。他看見他怎麼樣呢？啊，「形體變移」：啊，看見這個善知識，咦！等一等又變成啊，一個老年人；等一等又變成一個中年人；等一等又變成啊，一個少年的人。等一等又看這個善知識啊，好像本來是個男人變成個女人；啊！他就，哦，這個他原來，啊，他前生大約是個女人，就生這一種邪知邪見。其實啊，他所見的這個見呢，不是真正的見，是由他那個妄

想啊，妄想啊，這變成的這種的改變。

「少選」：少選呢，就時間不大。「無端，種種遷改」：啊！什麼都變了，什麼都和平時不同樣了，這就啊，和這個現在一般人所吃那個什麼LSD呀，（迷幻藥）差不多；吃了，哦！花花綠綠的，眼睛看什麼東西也看的不清楚了，看的紅紅綠綠。啊，畫出來那個畫，也覺得，乜，畫的古靈精怪的，也不知道是個什麼？這麼亂畫。

畫出來，這說，哎，畫得真好，有人還讚歎；你看，就是這種的樣子。那麼說這個人是不是吃那個東西了呢？哎，這個不是，這是一種魔王的作用。你就吃LSD，那也是魔王的作用；你一吃那個藥，那魔王，啊，來了，和你幫你忙來了，啊，叫你啊，這個改變。

不過這個境界，有的時候會改變好的，有的時候，啊，會改變壞的。這個人善根的充足，有善根的，啊，他就變到好的那邊去；那個善根不夠的人呢，啊，就往下流了，就變的不好那邊去，所以呀，種種遷改。

「此名邪心」：這個名字啊，就叫邪心，心裏不正當。「含受魑魅」：他啊，心裏呀，就有鬼，有鬼在心裏頭。「或遭天魔」：或者是啊，天上的魔王，「入其心腹啊」：入到他這個心竅裏頭去了。「無端說法」：你說怎麼樣啊？哈，就像某某人說他也會講經了，某某人他又會說法了，某某人呢，啊，他又開了悟了，某某人呢，啊，又成了長老了。所以呀，他啊，無端說法，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說的什麼？

「通達妙義」：啊，他就說，這個通達妙義，不是真正通達妙義了；這個說法也不是真正說法。他就拿的這個不對呀，他認為對了，他說他說的法最妙了，自讚毀他，啊，說這個就是他是最第一了，是個長老了。

「非為聖證啊」：這種境界不是啊，一種好境界，「不作聖心」：你若不作這個證聖果的這種心來想啊，「魔事消歇」：這個魔事啊，就沒有了，會消了。「若作聖解，即受群邪」：你要是啊，認為你自己證了果了，那就快囉，快到什麼地方去了？就快到地獄去了，你證到地獄的果。

阿難！如是十種禪那現境，皆是色陰用心交互，故現斯事。

阿難！像以上所說這個十種的禪那，這種靜慮呀，所現的這種境界，「皆是啊，色陰」：這都是啊，屬於色陰。「用心交互」：你因為用心呢，互相啊，這麼研究它，到極點，所以呀，就有的時候啊，會現出這樣的事情



來，這樣的境界來。

眾生頑迷，不自忖量，逢此因緣，迷不自識，謂言登聖，大妄語成，墮無間獄。

「眾生頑迷呀」：眾生啊，頑固不化；愚迷呀，不醒。「不自忖量」：也自己呀，不自己呀，忖量忖量自己，是個在什麼程度上。「逢此因緣呢」：遇到這種的境界，這種的因緣，「迷不自識啊」：啊，愚癡而不認識這種的魔的境界。「謂言登聖」：自己就說，哦，我現在已經成了佛，我已經開了悟，我已經啊，證了果了。

啊！你說怎麼樣啊？這「大妄語成了」：這真是打大妄語，這就是打最大的妄語。打這種妄語呀，說自己就是成佛了，這決定下地獄的，嗯。「墮無間獄」：墮落無間地獄去。

汝等當依如來滅後，於末法中宣示斯義，無令天魔得其方便，保持覆護，成無上道。

阿難呢！你們現在呀，應該依照我所說的這個法呀，去做去。「如來滅後」：佛呀，滅度之後，「於末法中啊」：在將來啊，那末法的時候，「宣示斯義呀」：一定啊，要啊，宣傳呢，這種的道理。啊，「無令天魔」：你不要啊，令天魔呀，「得其方便」：令他得其方便了。「保持覆護啊」：你要保持覆護這真正的佛法，「成無上道」：得成無上的道果。

阿難！彼善男子修三摩提，奢摩他中，色陰盡者，見諸佛心，如明鏡中顯現其像，

阿難呢！「彼善男子」：那一些個修反聞聞自性啊，這個功夫的這個善男子啊，「修三摩提」：修這個耳根圓通，得到這個定力。啊，「奢摩他中」：在這個靜慮止觀的這裏邊，「色陰盡者」：這個色陰呢，如果要是破了，破這個色陰，破色陰的時候怎麼樣呢？「見諸佛心」：見諸佛的這種心印的法門。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啊，「如明鏡中顯現其像」：好像這麼一個啊，明鏡裏邊呢，顯現你的這個形像一個樣。

若有所得，而未能用。猶如魘(一弓V)人，手足宛然，見聞不惑，心觸客邪，而不能動，此則名為受陰區宇。

「若有所得，而未能用」：啊，好像是有所得，但是啊，可不能用，不能

啊，使用它。好像什麼呢？「猶如魘人呢」：魘人，前邊我講那個鳩槃荼鬼，就是魘魅鬼。這個魘魅鬼呀，把這個人魘住了。「手足宛然」：手足啊，也都是存在的，並不是沒有手足。

「見聞不惑」：見和聞性也都啊，沒有迷。「心觸客邪」：可是啊，這個心裏呀，啊，接觸到這個客邪，「而不能動」：啊，不能動彈。「此則名為受陰區宇」：這種情形呢，就是它的名字就叫受陰區宇，就是受陰呢，所管的這個範圍以內的這種的情形。

若魘咎歇，其心離身，反觀其面，去住自由，無復留礙，名受陰盡，是人則能超越見濁，觀其所由，虛明妄想以為其本。

「若魘咎歇」：假設要是這個魘魅鬼呀，這種的過錯休息了，「其心離身呢」：那麼在這個受陰裏邊呢，這有好像魘魅鬼魘魅著你，所以你就啊，不能自由。若是這種的情形啊，沒有了，這個受陰破了，其心離身呢，你這個心呢，啊，就離開你的身體。

「反觀其面」：可以呀，你自己能看見呢，自己的面。「去住自由」：你願意啊，到什麼地方去，也隨便；願意啊，不去，也隨便；啊，無拘無束的。「無復留礙」：這個也沒有所留礙。「名受陰盡」：這種境界呢，就是這個受陰的破了，受陰沒有了。「是人則能超越見濁」：這個人呢，就能超出這個見濁。見濁前邊不講過了，那個五濁惡世這個見濁。

「觀其所由」：觀看呢，他的所從來的，「虛明妄想」：這個虛明妄想，「以為其本」：這個是做他一個，他的根本。那麼現在呀，把這個受陰破了，所以他的根本也都沒有了。

阿難！彼善男子，當在此中得大光耀，其心發明，內抑過分，忽於其處發無窮悲，如是乃至觀見蚊虻，猶如赤子，心生憐愍，不覺流淚。

阿難呢！在這種情形的時候，這個善男子啊，「當在此中啊」：在這個的情形時候，「得大光耀」：他得著一種啊，大的光耀，哦，很光明的。「其心發明啊」：他的心裏呀，自己自自然然就生出來一種的感想。「內抑過分」：因為啊，他自己呀，總強制自己這種思想，過分了，太過了。

「忽於其處啊」：就在這個時候，就在他這個內抑過分的這個時候，忽於其處。「發無窮悲呀」：在這個地方啊，他就發生一種啊，悲愍的心，啊，無窮的悲。他悲什麼呢？就悲愍眾生。啊，「如是乃至，觀見蚊虻啊」：

他就觀見那個蚊蟲，和這個虻蟲，這種很小的東西。

「猶如赤子」：他看見這個小的生命啊，就好像他自己的小孩子一樣。赤，那個小孩子啊，那個顏色是紅色的。所以呀，他看見這個蚊蟲也像他小孩子那麼樣子愛惜；看見這個虻蟲也像他小孩子那麼愛惜，如赤子。「心生憐愍呢，」：他心裏呀，生出一種憐愍心。「不覺流淚」：哦！他也不知不覺就哭起來！

此名功用抑摧過越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，覺了不迷，久自消歇。

「此名功用啊」：這是啊，用功偶爾啊，有這種的情形，這叫功用，用功啊，用出來的這樣。為什麼有這種情形呢？就因為「抑摧過越」：這麼你壓制的太厲害，所以呀，有這種情形發現。「悟則無咎」：你如果若明白了呢，啊，我怎麼這麼無緣無故就哭起來了呢？啊，這個境界應該改。啊，你明白了，這就沒有關係了，不要緊了。

這個不是聖證啊，不是說啊，你得到，啊，同體大悲了，不是就是見蚊蟲和這個小小的生命，都拿牠當啊，自己的兒子那麼看待，這真是同體大悲了，這不是的，非為聖證啊！「覺了不迷」：你若能啊，覺悟而明白它，不啊，迷惑於這種境界上，「久自消歇」：久了，時間久了，就沒有了，就不會有了。

若作聖解，則有悲魔入其心腑，見人則悲，啼泣無限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「若作聖解」：假設你說，哦，我這現在有了同體大悲心的心囉，啊，這可是啊，啊，我修行啊，成功了。「則有悲魔呀」：你以為，啊，看看，就有一個悲魔來了。這個悲魔呀，什麼悲魔？專門好哭的，啊，見到人就哭！啊，「悲魔入其心腑啊」：到他這個心裏頭去，啊，來附到他身上。怎麼樣呢？「見人則悲呀」：見人就哭起來，「啼泣無限」：啼，就哭的，啊，不知怎麼那麼悲？

我啊，在東北，我前幾天不對你們講，有一個叫劉金童的，啊，她就是這樣子。一見到人一來了，啊，她就哭起來了，說，你呀，在以前你是我第幾個第幾個兒子啊，你現在可回來了，你可找著媽媽了，就這麼樣子就哭起來了。一哭，就把這個人哭的也迷糊了，啊，以為這真的是見到媽媽了。其實怎麼樣啊？這見到一個魔王。

「失於正受啊」：就失去啊，這個正定正受了，「當從淪墜」：應該呀，墮地獄的。你呀，跟著這個魔王跑，就會要墮地獄的。

阿難！又彼定中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勝相現前，感激過分，忽於其中生無限勇，其心猛利，志齊諸佛，謂三僧祇，一念能越。

阿難！「又彼定中」：又啊，在這個定裏邊，「諸善男子」：這一切的，啊，修道的善男子！「見色陰消」：這個前邊五陰呢，色陰已經消了，他自己也知道。「受陰明白」：這個受陰呢，他也很清楚的。在這個時候啊，「勝相現前」：就有一種勝相。勝，殊勝，很不同的，很特別的這種相；現前呢，現到他啊，的心裏。

「感激過分」：所以呀，他就生了一種感激心；生了一種感激心，可是啊，太過了，太過分。過分呢，過猶不及呀，太過分了，和那個走過去了，和那個沒有到的那個人呢，相差的不太多，他都不合乎中道。譬如，你想到這個地方，你到這個地方你不停，你又過去了，那也等於沒到一樣的。所以呀，這個感激過分了。

「忽於其中啊」：在這個定中啊，在這個定中裏，「生無限勇啊」：生出來一種大勇猛的心，哦，勇猛精進。「其心猛利」：他這個心呢，哦，勇猛精進的不得了，「志齊諸佛」：他說呀，啊，這個佛呀，和我是一樣的，他自己同佛呀，是一樣的了。

「謂三僧祇呀」：他說呀，這個三個大阿僧祇劫，第一個阿僧祇劫，第二個阿僧祇劫，第三個阿僧祇劫，這三個大阿僧祇劫呀，他在一念之中就能超過去這三個大阿僧祇劫，三大阿僧祇劫，一念能超，所以呀，他啊，自己就說他是佛了！不單他說他是佛，還說啊，所有的人都是佛了。這那麼這種的人呢，這就落於邪知邪見。

不錯，所有的人都是佛，但是你要修行；你修行啊，不是說在這一念之中我就成了佛了！這修行啊，要有一個長遠的時間。要有一個長遠時間，你若明白佛法，依照佛法修行去，那麼或者呀，會時間不太長，但是也不能一念就成佛了。

啊，這樣子呢，這種的人呢，他就因為修行啊，修的，也沒有善知識指示他，也沒有啊，他自己也沒有智慧。那麼他用苦功，用來用去的，就發生一種啊，邪知邪見。所以呀，他就，啊，看這麼久都沒有成佛，所以呀，啊，他說他就是佛了，就成佛了。你看，啊，所以這一段文呢，這就是受

陰，受陰裏頭啊，例已齊佛，說是自己和佛是一樣的。這其實啊，就這一念的錯誤已經就著魔了！

此名功用陵率過越；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，覺了不迷，久自消歇。

現在這個《楞嚴經》啊，講到這五十種陰魔呀，這是最要緊的地方。修道的人呢，如果不明白這五十種陰魔呀，一定會走錯路的；不走錯路啊，那是很少很少的。所以呢，你若認識這個陰魔的境界了，就不會啊，胡吹亂捧了，不會啊，啊，自己看自己呀，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了。所以呢，無論誰，你有親戚朋友，都可以呀，叫他們來聽一聽這五十種陰魔，令他們知道這個修道這種的境界。

「此名功用」：這個名字啊，就是發生一種功用，你用功啊，發生一種作用。「陵率」：它互相啊，在你自性裏邊呢，互相啊，這麼樣啊，變化，變化出來的這一種過越，所以呀，才生出一種，哦，發勇猛心，發大勇猛心。發勇猛心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不是不可以的。你勇猛精進向前去修佛法，是可以；但是你不可以呀，生一種啊，我慢的心，不可以說，哦，我就是佛了！

你就是佛了，佛說的三藏十二部，你說了幾藏幾部啊？佛說的三藏十二部，你連懂都不懂呢！啊，你也就是佛了，你說這真是豈有此理呢！佛說三藏十二部一切經典，你連一藏也沒藏，一部也不部，怎麼你就可以成佛呢？那麼你不要說你說三藏十二部，你就講一講這個三藏十二部，把三藏十二部經，無論哪一部經提出來我都會講的，我都明白它那個道理。

你若能這個樣子，這個是只可以稱做佛的弟子，也不可以稱佛的！所以呢，他覺得這個世界上啊，現在人人都恭敬佛，他就是佛了，他也就想作佛了；將來他死了，好有人供養他。其實死了埋到地裏頭，變成灰了，什麼也沒有了。

「悟則無咎啊」：這個發這種猛利的心呢，可以；你要是明白這是一種境界，啊，不是聖證啊，「非為聖證」。「覺了不迷」：你能啊，覺悟而明瞭，不再迷惑，「久自消歇」：那麼時間久了，它也就平息下來了，它這是一時的。

若作聖解，則有狂魔入其心腑，見人則誇，我慢無比，其心乃至上不見佛，下不見人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「若作聖解」：假設你若說啊，哦，這就是一種啊，就是成佛了，「則有狂魔」：這時候就有個狂魔。所以你看，啊，這五十種陰魔啊，你都不認識，你怎麼就會成了佛了？狂魔，這種狂魔呀，就是狂妄，狂妄貢高我慢。「入其心腑」：就到他這個入他這個心竅裏頭去了，就到他這個身上了；到他這個身上啊，把他那個本來那個靈魂呢，就給趕跑了，就給攆走了。這個魔王啊，就在這坐殿了，魔王啊，就給他做靈魂了。

啊，「見人則誇」：他無論見到誰呀，見到任何人他就誇獎自己，就啊，啊，是己非人，就是啊，抑人揚己，這麼樣的說人家都不對，就是他啊，這是最高了，就成佛了！啊，「我慢無比」：我慢，這個我慢呢，就是對誰都傲慢。

「其心乃至上不見佛」：往上也沒有佛了。為什麼呢？他就是佛了嘛！「下不見人」：啊，他一切也看不見人了。看不見人，他看見什麼呢？啊！他說一切人都是佛了。他自己是佛，在他上邊沒有佛，他就是佛；將來一切都跟著他成佛，所以他下也不見人了。「失於正受啊」：他失去這個正定正受了；啊，「當從淪墜」：應該呀，墮落這種人。

又彼定中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前無新證，歸失故居，智力衰微，入中隳地，迴無所見，心中忽然生大枯渴，於一切時，沉憶不散，將此以為勤精進相。

「又彼定中」：在這種定中，「諸善男子」：一切的修道的人，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前無新證」：向前去啊，也沒有新的證得。「歸失故居」：向後邊呢，他以前所居的那個地方啊，也沒有了。「智力衰微」：他的智慧啊，啊，也不充足了，也沒有那麼猛利了；這也就是忽進忽退，這個在功夫上。「入中隳地呀」：就到這個，啊，要墮落這個地方了。「迴無所見」：他呀，也沒有什麼感覺，沒有什麼所見。

「心中忽然，生大枯渴」：在他心裏邊呢，忽然間就生出一種感覺。這感覺是什麼呢？啊，生大枯渴，自己呀，覺得很單調的；啊，很呢，枯燥的；還很呢，渴的。這個意思，什麼意思呢？在這個地方啊，枯燥，覺得很單調的，沒有什麼意思了；又渴，渴什麼呢？要需要佛法，需要佛的法水呀，來潤澤他。枯燥，他覺得枯乾了，就來呀，乾了；那麼什麼都沒有了。

哎，講這個，就好像啊，那個人呢，普通不修道的人說，哦，感覺非常寂寞了，很寂寞的，寂寞，無聊，沒有什麼聊，無聊了，寂寞無聊。啊，於是乎在這個時候，就要作怪了。要作怪，作什麼怪呢？啊，還是那個！什

麼叫寂寞無聊？就是啊，本來我不想講，不講呢，又恐怕人不明白？所以呀，還是講一講。就是好像那個女人呢，要想男人，想的，啊，覺得心裏著急呀，枯燥的不得了。男人想女人，這也叫枯燥、單調、寂寞、無聊，就要找一個，好像丟了東西似的，好像找又找不著，這個寂寞無聊。

「於一切時啊」：在一切時啊，「沉憶不散」：好像那個男女呀，有了相思病，沉憶不散，總想著，總想著，想的，啊，想來想去也忘不了。啊，「將此以為勤精進相」：他以為啊，這樣子，這就是啊，勤精進的一個相。他沉憶呀，不散，這種的枯燥的心理壓，他以為這就是一個精進相。

此名修心，無慧自失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。

這個名字啊，叫什麼呢？這是在受陰這個境界裏邊呢，在受陰的時候，啊，修心。「無慧自失」：沒有智慧了。沒有智慧了，但是你不要害怕。沒有智慧了，「悟則無咎」：你若覺悟了，啊，這是一種境界，那就沒有問題了；你若不覺悟啊，總在這個地方啊，這耽空滯寂，在這個地方啊，這麼沉憶不散，啊，那就會乾死了，乾死也沒有什麼成就。

「非為聖證」：這不是啊，說啊，啊，這樣就是有所得了，證了聖果了，不是的。不要錯認，認賊作子，不要認這個賊呀，作子。

若作聖解，則有憶魔入其心腑，

「若作聖解，則有憶魔入其心腑」：你聽這個，多危險呢！真危險呢！哦，如果你若作聖解呀，則有憶魔入其心腑。

旦夕撮心，懸在一處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你如果若認為這是一個好的境界，則有憶魔，有這一種記憶東西，專替你記憶東西。你記不住了嗎？哎！他幫你想著，他來幫你忙。啊，他看你呀，盡這個記憶記憶，啊，你這麼歡喜記憶，他來幫你忙，幫你忙，記憶，啊，就入你的心腑去了。

「旦夕撮心呢」：一天到晚呢，把你的心給你呀，懸起來。撮，就是懸掛起來。「懸在一處」：把你的心呢，給你這麼懸到一起呀，啊，懸在一處；「失於正受啊」：你得不到正受，「當從淪墜」：將來啊，久而久之也會落地獄的。

又彼定中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慧力過定，失於猛利，以諸勝性懷於心中，自心已疑是盧舍那，得少為足。

又彼定中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「慧力過定」：這慧力呀，超過這個定力了。「失於猛利」：所以呀，他也就啊，哦，自己呀，生一種猛利的心。「以諸勝性啊」：以在這個境界裏邊有這種勝性的，就是很不平凡的這種的性。啊，「懷於心中」：他就啊，總在他的心裏呀，懷念著。「自心已疑」：他懷念這種勝性啊，自己心裏疑了，已經疑了；自心已疑，自己心裏呀，已經生出一種疑惑。

疑惑什麼呢？疑惑他自己呀，是盧舍那佛！盧舍那，是梵語，此云叫「光明徧照」。他自己呀，以為他自己是盧舍那佛了，所以呀，就「得少為足」：得到啊，一點點的東西呀，他就認為是知足了。自己呀，這個定力根本呢，這去佛很遠呢！他自己說他自己成盧舍那佛了！

此名用心亡失恆審，溺於知見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。

這個名字啊，叫用心。「亡失恆審」：他沒有啊，常常有審察自己的這種功夫。「溺於知見」：他呀，啊，對這個知見呢，分不清楚了，溺於知見。溺呀，就沉溺到這個裏邊，英文大約也是等於sticky(黏)。「悟則無咎」：如果要是啊，明白了，也就沒有什麼問題。「非為聖證」：這不是聖證。

若作聖解，則有下劣易知足魔，入其心腑，見人自言：我得無上第一義諦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假設若自己認為自己呀，有這種的聖境的時候啊，就是證了聖果了，「則有下劣」：則有一種啊，最卑下的、最劣的、最沒有價值的這種的魔。什麼呢？「易知足魔」：他啊，什麼事情都易知足，容易知足這種的魔。「入其心腑啊」：又鑽到他心裏去了，就是附到他身上，把他自己這個靈魂給趕跑了。啊，其實他只是個假軀殼了，是個假的，可是他自己還不知道呢？「見人自言」：見到人呢，就說了，喂！你知道嗎，「我得無上啊」：我得到最高的，「第一義諦呀」：我得的最高無上第一義諦。

現在在這個都板街這(Grant Avenue，在三藩市華埠)，就有一个人天天在那個這個商業中心那個地方站著，穿的花花綠綠的那麼一件衣服，他就說，啊，我住了五年山呢！我開了悟了！現在我怎麼怎麼樣了，我得到我有神通了。那個人，那個人他原來也是拜我做師父的，是我的皈依弟子；但是他不聽教！不聽教，我在我沒有來美國之前呢，你猜他怎麼樣；他



啊，在揸著一個大葫蘆在後邊；揸著個大葫蘆上頭寫著，就是寫著這個他是度輪法師的徒弟，學了很多的本領，誰有什麼事情啊，找他都可以解決問題；那我沒來美國，他就在美國這招搖撞騙的。現在這來了，我到這來，他還招搖撞騙，但是現在他不寫我的名字了；以前我沒來的時候，這就是一種魔，就是這種魔的，啊，說得第一義諦。

「失於正受」：他呀，失去他的這個正受，所以你看，他也不聽我教化他。從我來到這，他，講經他也不聽經，說法他也不聽法；他就說他得了道了，開了悟了，有了神通了。究竟什麼神通呢？你們猜不著，Money! Money! Money!（錢！錢！錢！）這個神通，哈哈！硬騙人！我也不知道他要那麼多錢幹什麼？

### 097. 卷九

又彼定中，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新(所)證未獲，故心已亡，歷覽二際，自生艱險，於心忽然生無盡憂，如坐鐵床，如飲毒藥，心不欲活，常求於人，令害其命，早取解脫。

「又彼定中啊」：這個修道的人呢，在這個定力深一點了，在這個定中，這個善男子！見呢，色陰已消，色陰呢，消。「受陰呢，明白」：他也明白受陰。「所證未獲」：他所證得的，應該證得的這個道果啊，還沒有得。「故心已亡」：所以呀，他啊，心呢，已經亡了。「歷覽二際」：歷覽二際，前際、後際，啊，他也都沒有了。「自生艱險」：他自己呀，覺得，哦！真危險囉，這可太不得了了！不得了了！

啊，「於心忽然呢，生無盡憂」：啊，就覺得什麼都憂愁啊，煩惱；啊，有憂愁啊，就有煩惱了。有煩惱了，怎麼樣啊？「如坐鐵床啊」：他啊，一天到晚想自己呀，哦，我在這個地獄裏鐵床上坐著呢！我在這個鐵床裏呀，鐵床上受罪呢！啊！這怎麼辦呢？嗯，這有這個身體呀，就是有苦的。

「如飲毒藥啊」：就好像吃了毒藥就來要死了似的。啊，「心不欲活」：他心裏呀，一天到晚想著死了好！死了好！啊，中國有這麼一句話，那個要死的人呢，就這麼說，**死了好！死了好！又省褲子又省襖**，這穿的這個棉襖叫襖；這個穿這褲子叫褲子；說是死了好！死了好！又省褲子又省襖。大約這個人呢，也就是這個思想。啊，說，死了好！死了好！

這講到這我再給你們講，這個人呢，自盡的人呢，都有這個鬼呀！那個鬼呀，怎麼樣呢？就向這個人呢，叩頭！他叩頭啊，怎麼說呢？他就，不過

你這個要死那個人呢，他聽不見。聽不見呢，他就念這個咒，這個咒就是，也就是說，啊，你死了好，死了好，你快死了，快死了，死的越早越好；啊，你快一點死了就好了。

那麼這個要自盡，要自殺這個人呢，啊，他這個耳朵雖然聽不見他，但是他心靈上通著的；他心靈，因為鬼有他心通啊，他可以用這個那一種鬼的魔氣呀，到你心裏，令你心裏呀，就想，哦！是死了好！就相信他講的話；啊，**心裏能聽到**；心裏能聽到就相信他！於是乎就或者吃毒藥了，或者去懸樑了，或者去跳海了，跳金門橋囉，哦，就死了！

金門橋那也有很多鬼在那，你來回這個人呢，有誰若是陽氣衰的，陽氣盛他不敢見你的；陽氣衰的那個人呢，就是精氣神都沒有了；精氣神都沒有，沒有陽氣了，你一從那地方過，他就說，啊，你死了好，死了好！拿著就把你拖下去了，拖到跳金門橋去了。所以這個人，自殺的人呢，多數都有個魔鬼呀，在那叫他去，他才死的。

這個呢，生這個生大憂患這個人也就，啊，「常求於人」：常常啊，他就叫著叫著，啊！你把我殺了是最好囉！啊，「令害其命」：你有法子把我弄死啊，那是最好了！我好就得到解脫，「早取解脫」：早得到解脫了。

**此名修行失於方便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。**

這個名字啊，就是修行啊，「失於方便」：他啊，不明白這個方便法門呢，所以呀，就生出這種執著。生出這種執著了，「悟則無咎」：如果明白了，就沒有問題了。啊，「非為聖證」：這不是聖證。

**若作聖解，則有一分常憂愁魔，入其心腑，手執刀劍，自割其肉，欣其捨壽；或常憂愁，走入山林，不耐見人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**

現在你們聽到這個經典這個道理呀，切記不要亂打妄想啊，不要說，啊，自己又要死了，或者又沒有什麼了，你常常這樣想，就會啊，招這種魔的。這個世界這種魔很多很多的，所以不要打妄想啊！不要隨便亂講話的！你亂講，你一打這個妄想啊，就有這種魔來侵犯你；侵犯你，你那時候魔到你身上了，你就受不了了，你那時候就不自由了，你想不死都不可以了。

「若作聖解，則有一分，常憂愁魔」：你呀，你以為你憂愁，憂愁也有魔的，為什麼你憂愁啊？你若開佛眼了，你看這個人呢，他沒有發脾氣的時候，沒有鬼，沒發脾氣；一發脾氣，那個鬼就來，鬼就啊，來幫著他發脾

氣了，說，發大一點！大一點！Make more trouble（多惹點麻煩）！就來，後邊來幫助你發脾氣。你不相信？不相信呢，嘿，這個我講的是真話的！啊，你要問為什麼他就這樣子呢？

果寧常常對我講，說他們讀書的時候就先生教他們，為什麼有的就這樣子？你若是不信呢，就慢慢試試看！啊，「入其肺腑啊」：到他那個身上了，手執刀劍，自割其肉。

我沒有講，那個王孝子啊，那個王孝子，啊，在墳上守孝；就我以前講那個常仁大師啊！有一次，他在定中啊，看見他一個姪子，是他外甥，是他的外甥，被土匪捉去了。捉去了，這個土匪就要槍斃，就要打死他，用槍打死他。他在定中相離十五里路，那個土匪要用槍一開槍那麼打的時候，他在定中這麼用手往外一搪，一搪這個槍，這個槍就沒有打上他的外甥，他外甥就跑了！

可是跑了，在默默中，這有一個也是有一個要命鬼，就是這個土匪為什麼把他綁去啊？也就是預備要命的，默默中有個要命鬼呀，有這種因果。那麼他現在沒有打死，他這個命沒有要去啊，這個要命鬼就找這個王孝子去了。找王孝子，他沒有辦法，他怎麼樣啊？就找他一個第二個弟弟，他第二個弟弟啊，這王二爺，就自己拿著一把刀啊，這鬼附到他身上了，自己拿著一把大刀啊，拿著一把刀就到墳上去找這個王孝子，就要把他這個第二個弟弟要殺了他。

到這個墳上啊，很奇怪的，這個鬼拿著刀這麼比著要砍這個王二爺的頭，但是這個手落不下來！王孝子這個時候，就念《金剛經》，念《金剛經》，一味念《金剛經》，他那時候也不講話的。

正在這個時候呢，啊，就是誰呢？就是我的師父（常智大師），那時候他沒出家呢；啊，他心裏就忙的不得了，心裏，啊，怎麼？心裏覺得像不知有什麼事了？心裏著急忙慌了，心裏不安寧！啊，是不是孝子墳上有事情？於是乎他就跑到孝子墳上去，一看，果然這個王二爺拿著刀自己要殺頭！

跟這個王孝子就寫幾個字，說，你呀，去買一點這個燒紙啊，中國人講死人，給死人燒的那個紙啊，就買一點來，我給他念經啊，超度，這裏頭有一個鬼，他想怎麼樣怎麼樣！所以呢，這個王孝子就給他念經啊，超度他，以後才沒有事。所以這個呢，就是這種魔。

這種魔，他不過，他因為是想要命的，不是修行有這種魔。那麼也可以說是修行有這種魔，就是這個王孝子修行啊，他多管閒事，啊，就招來這種魔要殺他的兄弟。殺他殺不了，因為他有定力，他也不打妄想，那麼沒有辦法他，他找他的弟弟去。

所以呀，自割其肉，「欣其捨壽」：就歡喜呀，啊，死了。啊，「或常憂愁」：或呀，或者呀，常常就憂愁啊，啊，愁的不得了！所以呀，啊，你聽見這一段的文呢，不應該常常有一種的不高興，不應該有的時候就哭了，也不應該有憂愁心。

「走入山林」：啊，憂愁、憂愁，怎麼樣？這個魔啊，他這個魔呀，到你身上，也一半有魔的力量，一半有你自己的力量；這個魔呀，他是藉著這股氣的，你如果你思想正了呢，他就沒有事；你思想若不正，跟著他轉，說憂愁，啊，你就憂愁，越憂愁，越憂愁，越憂愁，越憂愁，啊，就跑到那山裏頭去，不見人，「不耐見人」。啊，「失於正受」：沒有正受了。「當從淪墜」：這也會墮地獄的將來。

又彼定中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處清淨中，心安隱後，忽然自有無限喜生，心中歡悅不能自止。

又彼定中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「處清淨中」：在這個定啊，一個清淨定中，「心安隱後」：心呢，非常的安穩，啊，沒有一切的雜念了；正在這個時候，這個受陰呢，又發生作用了。「忽然自有無限喜生」：忽然間呢，就有無限的，沒有限量那麼多的歡喜生出來。「心中歡悅」：心裏呀，哦，不知道樂的樂到什麼程度去了，樂到極點。「不能自止」：想停止這個快樂，也停止不了。

此名輕安，無慧自禁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。

「此名輕安」：這個呢，這是一種輕安的境界。「無慧自禁」：他自己沒有智慧呀，禁止自己這個快樂。「悟則無咎」：如果你覺悟了，你明白了，這也沒有什麼問題。「非為聖證」：這不是啊，證聖果的一種表現。

若作聖解，則有一分好喜樂魔，入其心腑，見人則笑，於衢(◁□∨)路傍，自歌自舞，自謂已得無礙解脫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「若作聖解」：假設你若說，哦，我這回呀，入了歡喜地囉！我這就是歡喜地菩薩！啊，「則有一分」：就有一分呢，「好喜樂魔」：這種喜樂魔

呀，「入其心腑，見人則笑」：見到人就哈哈大笑。啊，「於衢路傍」：於這個通衢大路的旁邊呢，「自歌自舞啊」：自己呀，又唱歌，好像現在那個，這個嬉皮一樣，啊，自己呀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又奏這個種種的音樂，啊，自歌自舞。

「自謂已得」：自己呀，說自己已得，「無礙解脫」：無礙解脫了。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」：這個也是啊，失去那個正定正受這種正知正見了，失去這種理智，這種正知正見，這叫理智啊，將來也會墮地獄的。

又彼定中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自謂已足，忽有無端大我慢起，如是乃至慢與過慢，及慢過慢，或增上慢，或卑劣慢，一時俱發，心中尚輕十方如來，何況下位聲聞緣覺。

又彼定中啊，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「自謂已足啊」：說自己呀，已經什麼都夠了，什麼都滿足了，啊，已經證果了，已經開悟了，啊，已經成佛了。「忽有無端呢」：忽然呢，有這麼一種無端，「大我慢起」：大我慢起，這個我慢呢，非常之大，我慢生起來了。

「如是乃至」：這個我慢呢，就是啊，傲慢，對人人都看不起，誰他也看不起，看一切人呢，都不如他了，不如這個人了。如是乃至，「慢」：慢，就是驕慢；「與過慢」：哦，太過這種慢。啊，「及慢過慢」：哦，這個可就厲害囉，驕慢中的驕慢，驕傲中的驕傲，啊，再沒有比他這麼驕傲的了。「或增上慢」：增上慢，慢上再增加上慢。「或卑劣慢」：或呀，他自己呀，覺得誰都比他卑劣，他自己呀，就所以看不起一切人，這都是這種種的慢。

「一時俱發」：啊，這個都是驕傲啊，貢高我慢呢，一時發生出來。「心中尚輕啊」：心中啊，他的這種慢，慢到什麼程度上呢？不單對人他驕傲，他傲慢，對佛他都驕傲了，都傲慢了。所以呀，尚輕啊，他對十方的如來，他都看不起；十方的如來呀，他認為都不如他了，你說這慢的多厲害！慢的，啊，非常的厲害了。

「何況下位」：何況下位這些個「聲聞緣覺呢」：他更看不起了，嘿！你不過是個小乘的羅漢嘛，你有什麼了不起的！把自己認為他比誰都高了，比佛都高了，啊，可惜他沒另起出一個其它的名稱來。

此名見勝，無慧自救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。

這個是偶爾的，在這個受陰裏頭生出這種的「見勝」：這個見呢，特別有一種這個見。「無慧自救」：這個人呢，他沒有智慧自己救自己。「悟則無咎」：如果他明白這是一種錯誤，也就不發生作用了。所謂啊，覺了，就不迷；你迷的時候，就不覺；你一覺啊，就好像有智慧劍，把這個迷就破了。「非為聖證」：這不是一個證聖果的一種表現。

若作聖解，則有一分大我慢魔，入其心腑，不禮塔廟，摧毀經像，謂檀越言：此是金銅，或是土木，經是樹葉，或是(疊毛)華；肉身真常，不自恭敬，卻崇土木，實為顛倒。其深信者，從其毀碎，埋棄地中。疑誤眾生，入無間獄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「若作聖解」：假設你若說是啊，這是一種好的境界，「則有一分大」：就有一種啊，「我慢魔」：這個魔啊，是非常我慢的。「入其心腑」：到他這個身上來了。「不禮塔廟」：他見到佛也不拜；見到塔他也不拜；見到廟上啊，到廟上啊，他也不叩頭，也不頂禮。

啊，「摧毀經像」：他把這個經啊，也拿著就燒了它，摧毀；啊，這個佛像啊，也把它打碎了它。本來這個經和像啊，你若毀滅，這都犯入地獄的罪。那麼他說啊，這個都是假的。「謂檀越言」：他也有他的徒弟，就告訴他徒弟啊；檀，檀就是布施；越呢，就是超越。這是啊，用布施來供養三寶，那麼佛教就叫檀越。

言，他也有這些個檀越，信徒，他就對這個，他的信徒就說了，「此是金銅啊」：說這個佛像這是金子造的，或者是銅造的，「或是土木」：或者是土啊，造的，或者是用木頭造的。「經是樹葉」：這個經啊，是樹葉子寫出來的，「或是(疊毛)華」：或者用一種啊，什麼絹子啊，寫出來的，啊，你恭敬它幹什麼？你拜它做什麼？它也是一個無知無識的。

啊，「肉身真常啊」：我這個肉身呢，這是一個真的。「你不自恭敬」：你不恭敬我，啊，「卻崇土木」：你卻去啊，崇拜這個土和木頭，那是有什麼用啊？那偶像嘛！你拜它有什麼用啊？你拜它，你莫如拜我囉！就這麼叫人拜他。「實為顛倒啊」：你拜這個偶像，這一個木頭，它有什麼知覺？你拜它？這太顛倒了！

「其深信者」：啊，他那個深信他那些個人呢，他那些信徒啊，「從其毀碎」：也跟著他，把佛像也毀壞囉，把經也燒了，「埋棄地中」：或者把它埋到地裏邊。啊，「疑誤眾生」：他這樣的行為呀，令眾生啊，對佛法不生信仰，而生出一種疑，啊，所以就耽誤眾生啊，「入無間獄」：這種

人呢，則入無間地獄。失於正受，啊，當從淪墜。

又彼定中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於精明中，圓悟精理，得大隨順，其心忽生無量輕安，已言成聖，得大自在。

「又彼定中」：又者在這個色陰已消，受陰明白這個時候，諸善男子！那麼這個色陰消，受陰他啊，明白，「於精明中」：在他這個明白之中，更加精細明白。「圓悟精理」：圓悟，啊，這時候啊，他啊，所明白的理就都很精微了。「得大隨順」：他也得到啊，這種大的隨順。

「其心忽生，無量輕安」：在他這個心裏頭啊，突然間生出來無量輕安的境界。「已言成聖啊」：他說自己已經成了佛了，「得大自在」：得到啊，這個最大的這種快樂、自在。

此名因慧，獲諸輕清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。

這個名字啊，這因為啊，開了一點這個智慧，得到啊，一種輕安而清淨的這種境界而已，並不算呢，什麼不得了的這種境界。「悟則無咎」：你要是明瞭了啊，就沒有過錯，沒有問題了。「非為聖證啊」：你不要以為這樣的境界，就是證聖果了，聖人實證的這種果位，不是的。

若作聖解，則有一分好輕清魔，入其心腑，自謂滿足，更不求進。此等多作無聞比丘，疑誤眾生，墮阿鼻獄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「若作聖解」：假設你有這種輕安的境界，你就啊，以為自己是證聖果了，做這樣的想法，「則有一分」：就有一種啊，這個「好輕清魔」：啊，這種魔呀，他也有這種啊，輕安的境界，也很清高的。「入其心腑啊」：就啊，到他身上來了。

「自謂滿足啊」：自己呀，說啊，他現在什麼都滿足了。「更不求進」：也不啊，上無佛道可成，下無眾生可度了。他也不需要成佛，已經成佛了；他也不用度眾生，眾生已經度了，他把眾生都度完了，所應該成的這佛，他也成了；所應該度的眾生，他也度了。所以呀，更不求進呢，不求啊，向前進步了。

「此等多作」：這等的修行人呢，多做「無聞比丘」：像前邊呢，所講那個無聞比丘，沒有智慧的那個比丘。他啊，以四禪就做為四果了。啊，「疑誤眾生啊」：這種的人呢，令眾生啊，啊，不知道這個正路啊，把眾生都

誤了，把眾生啊，啊，都不認識佛法了，疑誤眾生。

「墮阿鼻獄啊」：這種的人將來要墮阿鼻地獄的，要墮無間地獄的。為什麼呢？他「失於正受啊」：他這個正定正受他都失去了，所以呀，應該去墮落去，應該墮無間地獄的。

又彼定中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於明悟中，得虛明性，其中忽然歸向永滅，撥無因果，一向入空，空心現前。乃至心生長斷滅解；

「又彼定中」：在這個修行啊，這個定裏邊，這一種的善男子，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於明悟中啊」：在他這個時候啊，本來似明白，又沒有真明白，在這個明悟之中，「得虛明性」：他得這種啊，虛妄的明性，而不是啊，實在的。

「其中忽然」：在這個虛妄的明性裏邊呢，就忽然生出變化來了。變化什麼呢？啊，「歸向永滅」：他啊，他說這個人呢，是死了，是永遠都沒有的了，永遠都是滅的了。「撥無因果」：所以呀，講因講果這是不對的，沒有因果的，這個人死就沒有了，就滅了，這哪有因果呢？所以就撥無因果。「一向入空」：他就啊，啊，就什麼都是空的了；造罪也是空的，啊，作福也是空的，一切都是空的。

「空心現前」：他在這個時候，越想他自己這個見解越對，啊！是空的了，沒有了，什麼都沒有了，死了就完了，啊！一切皆空。「乃至心生」：在這個時候，他心裏就生出一種啊，「長斷滅解」：這個人死了就斷滅了，沒有了。

(此兩句上人補上)

此名定心沉沒，失於照應。

這個地方，這一段文呢，說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。這啊，這一段文大約遺漏了兩句；遺漏了兩句啊，一定是當初抄寫的時候，這個遺漏，那麼這可以加上啊，這個是「此名定心沉沒」：這個定心呢，沒有了，沒有定心了，所以呀，「失於照應」：他自己呀，生出這種空想，失去照應了。

悟則無咎。非為聖證。

「悟則無咎」：如果明白了呢，就沒有過錯，「非為聖證啊」：這可不是證到聖果的一種境界。



若作聖解，則有空魔入其心腑，乃謗持戒，名為小乘，菩薩悟空，有何持犯？其人常於信心檀越，飲酒噉肉，廣行婬穢，因魔力故，攝其前人，不生疑謗。鬼心久入，或食屎尿，與酒肉等，一種俱空，破佛律儀，誤入人罪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「若作聖解」：假設你若做為呀，證果證聖果這樣的見解啊，「則有空魔」：這個時候啊，就有一種空魔來了。「入其心腑啊」：就入到你這個身上來。附到你這個身上啊，「乃謗持戒」：他就說什麼？說你不要受戒，這個受戒呀，那是小乘法嘛！大乘菩薩沒有這麼多的麻煩的拘束，不要管那個。

所謂：「大象不遊於兔徑」，你看那個，那個大象阿，牠不走那個兔子走的道路。「大悟不拘小節」，你開大悟了，什麼都沒關係，這一切都空的嘛！就是啊，前幾天我不講，「酒肉穿腸過呀」，酒肉在腸子裏邊過去了嘛！「佛在心頭坐」，那個佛啊，一切唯心嘛，你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嘛！嗯，他這麼樣講。所以呀，乃謗持戒，說你不要持戒。說你這受戒，這是小乘人才受戒呢，大乘人不要這個。

其實啊，大乘人的戒更清楚，大乘，你更不應該犯戒的。啊，他就啊，愚騙這些個無知識的人，根本那些個人也沒學過佛法，也不懂佛所講的是什麼道理？所以他說什麼，這個人呢，就唯命是從，啊，就以為他說的對了。因為什麼說，以為他說對？因為沒聽過佛法，也不懂什麼叫佛法？

「菩薩悟空啊」：他說大乘菩薩，他悟一切法空，「有何持犯」：哪有又有個持戒？又有一個犯戒的？沒有的。也沒有持，也沒有犯的，這他就這麼說。「其人常於」：這個有這個魔入他心竅這個人呢，「常於信心檀越」：常在啊，他這個信仰他這一些個護法的家裏邊呢，「飲酒噉肉」：又喝酒，是又吃肉。「廣行婬穢呀」：最要緊的就是這一句，廣行婬穢。

哦，你看他，這個佛教本來要沒有這個婬欲心，他這個婬欲心呢，啊，這個大的不得了！專門行婬欲，行這個不乾淨的事情。那麼他這樣子怎麼還相信他呢？因為他有一種魔力。他啊，「因魔力故，攝其前人」：令啊，信仰他這一些個人呢，對他，啊，都不生懷疑，啊，「不生疑謗」：對他都信仰的不得了。

「鬼心久入啊」：因為他這個鬼心呢，久在他那個身上。啊，「或食屎尿」：或者呀，因為他有個鬼，所以在他身上，屎，他也不認為是不潔淨的東西；尿，他也隨便可以用的，可以喝的，吃屎喝尿，啊，他說這是不垢不淨。

不垢不淨嘛！那《心經》上都這麼講嘛！所以他誤解，誤解這個經義呀，啊，就這個魔的行為，他也不管呢，一個乾淨啊，是不乾淨，都不管的。

「與酒肉等」：啊，和這個，他你看這個吃肉喝酒，他也說是空的；吃屎啊，喝尿，他也說是空的。「一種俱空」：一種啊，就是種種；這個所有一切種種啊，都是空的，他說，一切種種都是空的。啊，「破佛律儀呀」：他不守佛啊，這個戒律，不守戒。「誤入人罪啊」：所以他呀，引人呢，造罪，誤入人罪，引誘誤人呢，令人呢，都造這個罪了。「失於正受」：他沒有啊，這種正定正受，「當從淪墜」：這種人呢，也應該墮地獄的。

又彼定中諸善男子，見色陰消，受陰明白，味其虛明，深入心骨，其心忽有無限愛生，愛極發狂，便為貪欲。

又者呀，在修行的人，於這個受陰這個定裏邊，修道啊，這個受陰這個定這個時候，諸善男子！「見色陰消」：他色陰沒有了，「受陰明白」：對受陰呢，他也非常清楚。「味其虛明啊」：像前邊他已經得到虛明的境界，啊，他現在啊，就「深入心骨」：對這個虛明啊，這種境界，他啊，深入他的心骨了。

「其心忽有啊」：在他的心裏頭，忽然間呢，就發生了一種變化。什麼變化呢？啊，「無限愛生」：生了無量無邊這個愛。哦，就好像某某人說，哦，他愛所有的一切人。你若講到這個地方啊，就知道啊，他說這種話，是有個有這種性質了。「愛極發狂啊」：他生出這種愛欲的心呢，到極點了，他就發起狂來，自己控制不住自己這個情感，哦，發起狂來了。

就好像啊，昨天晚間我講那某某的就是那個劉金童，見著男人，她就抱到懷裏，又哭，又，啊，什麼動作都有了，這就是這種魔。這種魔呀，啊，你說，差不離的男人，怎麼見得了這一種的動作啊，所以就迷了。啊，她叫他，你拿多少錢，買個什麼寶貝，啊，他說可以可以的。你拿多少錢，再買個什麼東西，啊，這個男人也就答應她。

就為什麼呢？就因為她行這個淫欲，把這個人呢，這種魔力把這個人迷住了，所以呀，愛極發狂。「便為貪欲」：貪欲，也就是淫欲，這個貪心而生淫欲。

此名定境，安順入心；無慧自持，誤入諸欲，悟則無咎，非為聖證。

這個名字呢，就叫啊，這個定的境界。「安順入心」：安，輕安；順，隨

順。隨順呢，到他心裏頭去了。「無慧自持」：他沒有啊，一種的智慧呀，自己呀，控制自己這種的情感了，這種的淫欲心，啊，自持。「誤入諸欲啊」：所以呀，他就有這一種錯誤，到這個一切的這個愛欲啊，裏邊去了。

「悟則無咎」：這個境界呀，是暫時間偶爾有的，如果你明白了，哦！這是一種的魔境啊，啊，「非為聖證」：這不是啊，證聖果的。你若明白不是證聖果的，那就沒有關係了。就怕你呀，啊，在這個境界上，不認識這個境界，入了迷魂陣，就出不去了。

若作聖解，則有欲魔入其心腑，一向說欲為菩提道，化諸白衣，平等行欲（平等行欲，也就是平等行淫），其行淫者，名持法子。神鬼力故，於末世中，攝其凡愚，其數至百，如是乃至一百二百，或五六百，多滿千萬。魔心生厭，離其身體，威德既無，陷於王難。疑誤眾生，入無間獄，失於正受，當從淪墜。

「若作聖解」：假設你若作這一個聖的見解呀，就證聖果的見解，「則有欲魔」：這時候啊，因為你錯了知見了，那麼就有一種啊，淫欲的魔，「入其心腑」：入你這個身上來了。

「一向說欲」：對著人呢，專門講欲。好像現在美國，我聽說有這麼一個宗教，叫摩門教；這摩門教啊，是多妻主義，嗯，說太太越多越好。這個就等於這種的魔一樣的，一般人呢，哎，投其所好，一般人好喜這個，他就講這個，說欲，專門呢，投人所好，哦，說多幾個太太不要緊的，沒有關係；你太太越多，哦，那就是菩提道嘛！那就是菩提道。

「化諸白衣」：他就啊，啊，用這種的方法呀，化一切的在家人。白衣呀，就是在家的居士。「平等行欲」：他說，也不分彼此，大家都一起呀，遇到一起就行淫欲。啊，也不管呢，是人家的太太，是自己的太太，是誰的太太，哦，這就隨便了。現在美國又有什麼叫換妻的主義，大家互相交換太太，這都是啊，近於這種的魔，魔的行為。

「其行淫者」：啊，和這個和他啊，有這個淫欲行為這個人呢，就叫「持法子」：說這就是接他的法了。這持法，也就是傳法的，傳法的子，就是他法子。啊，「神鬼力故啊」：因為他這是啊，魔鬼，和這個邪鬼、邪神這個力量啊，所以「於末世中啊」：在這個末法的時候啊，啊，「攝其凡夫啊」：他呀，攝，這個攝，也就是迷；迷這一切的凡夫，凡愚。

「其數至百」：他呀，攝迷這個凡夫啊，無知無識的這個人呢，他的數目

啊，到百。啊，如是乃至，一百，或者兩百，啊，或五六百，或者五、六百，「多滿千萬」；或者有一千、一萬那麼多。

啊，「魔心生厭」：這個時間久了，這個魔王啊，他的心也就生厭了。啊，生厭了怎麼樣啊？啊，「離其身體」：就離開他這個身體了。離開他這個身體之後，你說怎麼樣啊？他也就沒有了神通了。「威德既無」：這個威德呀，也就是他這個神通，這個魔王啊，有神通，這個現在魔走了，這個魔走了，他的神通也沒有了。

神通沒有了，你說怎麼樣啊？「陷於王難」：這時候，這國家，就犯國家的法律了。他以前有神通的時候，他這個魔，他能避免這個國家的法律，令國家不知道；那麼他現在魔，這個魔走了，這個凡夫的人，他還照這麼樣做；這一做，就犯法了。人知道他是這個旁門左道，惑眾，妖言惑眾，所以就犯法了，抓去就殺頭了，啊，抓去把頭給殺了。

所以呀，他「疑誤眾生」：他令眾生啊，找不著真正的道路啊，疑誤眾生啊，「入無間獄」：一定下無間地獄的。他為什麼下無間地獄？就因為他失去正定正受，「當從淪墜」：一定要墮落的。

阿難！如是十種禪那現境，皆是受陰用心交互，故現斯事。

阿難呢！像這樣十種的禪那，這個靜慮啊，所現的這個境界，皆是在受陰裏邊，屬於受陰呢，這個裏邊的「用心交互」：因為啊，修行用功啊，互相啊，變化，生出這種種的變化，所以就有這種的事情發生。

眾生頑迷，不自忖量，逢此因緣。迷不自識，謂言登聖，大妄語成，墮無間獄。

眾生啊，頑固、迷昧、愚迷，「不自忖量」：他也自己不想一想，自己不度量度量，「逢此因緣」：他遇到這種的因緣，「迷不自識啊」：自己也不認識自己了。「謂言登聖」：他說，他已經證果成了聖人了。「大妄語成啊」：這個未得謂得，未證言證，沒有得到這個道，他說他得到道了；沒有證聖果，他說證聖果了，這是打大妄語，一定墮這個無間地獄的。

汝等亦當將如來語，於我滅後，傳示末法，徧令眾生開悟斯義，無令天魔得其方便，保持覆護，成無上道。

「汝等」：阿難呢！你也應當啊，「將如來語」：將我佛所說的話呀，「於

我滅後」：在我呀，滅度之後，「傳示啊，末法」：傳示啊，到這個末法的時候，「徧令眾生啊」：令所有一切的眾生，「開悟斯義」：他們都聽著這個道理，明白這個道理，覺悟這個道理。「無令啊，天魔」：你不要令這個天魔呀，「得其方便」：他們得便了，不要令他們有機會呀，來魔這些個人。「保持覆護啊」：你要保持覆護這一切的眾生，令他們都成就無上的道業。

## 098. 卷九

阿難！彼善男子修三摩地，受陰盡者，雖未漏盡，心離其形，如鳥出籠，已能成就，從是凡身，上歷菩薩六十聖位，得意生身，隨往無礙。

阿難！彼善男子，「修三摩地」：修這個定力，「受陰盡者」：受陰呢，已經盡了。「雖未漏盡呢」：雖然沒得漏盡通啊，可是他啊，已經有了神通了。「心離其形」：他這個真心呢，能可以離開這個身體。「如鳥出籠啊」：好像什麼呢？就好像那個雀鳥啊，被人圈在籠子裏頭了；這個人呢，在受陰沒有盡以前呢，都在這個身體呀，不能出去；這是啊，好像那個雀鳥在籠子裏一樣的。如鳥出籠，「已能成就」：也就能啊，成就他的神通了。

「從是凡身」：從這個凡夫的身上，「上歷菩薩」：可以呀，就在這個凡夫的身上，就成了菩薩了，「菩薩六十聖位」：那麼得到這個菩薩這個六十種的聖位。「得意生身」：這個叫什麼呢？叫意生身。「隨往無礙」：想要到什麼地方去，就可以到什麼地方去。

這六十聖位是什麼呢？就是前邊呢，所講的那個五十五個菩薩的位置；還再加上啊，這個三漸次；這三漸次是三個位置；再加上這個乾慧地，這個乾慧地也是一個位置，這是四個；再加上妙覺，這個妙覺，那麼這是啊，六十個；五十五個，再加五個，是六十個聖位。

得意生身，這個意生身呢，啊，他要作意呀，才可以有這種的神通。

譬如有人熟寐寤(一、)言，是人雖則無別所知，其言已成音韻倫次，令不寐者咸悟其語，此則名為想陰區宇。

啊，這個有一個比方，這個想陰的它的範圍，它這種啊，領域；譬如啊，什麼呢？「譬如有人」：好像啊，有這麼一個人呢，「熟寐寤言」：說夢話，在這個睡著了，他就講了，講他啊，所想要說的這個話，睡著了說夢

話。說夢話呀，「雖則無別所知啊」：他說夢話他自己不知道，雖則無別所知，他是不知道的？

「其言已成」：可是他所說這個夢話呀，已經成了一種語言了。「音韻倫次」：他這個聲音，和啊，他這個韻調，倫次，排列的也很次序的，啊，說什麼也是很有次第的，啊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？「令不寐者」：使令這一些個沒有睡著的這個人呢，「咸悟其語呢」：都明白他說的是什麼。

譬如他說，啊，我啊，今天要想豆腐吃，我到這個賣豆腐店裏去買了十塊豆腐，啊，回來啊，我就把它炒一炒然後就吃了；啊，他這麼一講，旁人呢，他自己不知道他說這個話，旁人那個醒的人都知道，哦，他今天吃過豆腐，嗯，就都知道他是怎麼一回事了，這叫咸悟其語。

「此則名為想陰區宇」：為什麼他說這個話呢？就因為他吃東西呀，他還沒有忘，他就啊，想著、想著、想著，啊，在睡著了都要說出來。這個想陰呢，區宇就好像這個樣子似的，並不這個樣子，你不要又誤會了這個想陰就是說夢話，那又錯了，這是個比方。

若動念盡，浮想消除，於覺明心，如去塵垢，一倫生死，首尾圓照，名想陰盡，是人則能超煩惱濁，觀其所由，融通妄想以為其本。

「若動念盡」：這個動念呢，是動哪一個念呢？這是這個六識裏邊的這個微細的念頭。六識裏邊呢，這個微細念頭啊，盡了，所以呀，這個浮想啊，消除了。第六識的微細念頭，這叫動念，那微細微細那個相。動念，那種啊，動念沒有了，啊，所以這個浮想啊，也就消除了。「於覺明心」：這個覺明心呢，就是那個第八識那個心，第八識的心。「如去塵垢」：就好像啊，去這個塵垢一樣。

「一倫生死」：一倫生死啊，這個眾生不有十二類嗎，十二種的眾生是由這個胎生，由那個卵生那，輪到啊，那個非無想眾生那，非無想，這叫啊，這十二類呀，這一輪一周，這叫一倫，一倫生死。「首尾圓照」：首尾圓照啊，就是啊，哪一類的眾生啊，他的前因後果呀，他都知道了，首尾圓照。啊，「名想陰盡」：這時候，這個人呢，他就得到宿命通。

得到宿命通，所以他知道這一切眾生啊，的前因後果的事情，他都照了無疑。「是人則能超煩惱濁」：這個人呢，在這個時候就超越煩惱濁。「觀其所由」：觀看他所行所作的這個原由，「融通妄想」：這時候妄想也融通了，「以為其本」：以做為他的這個根本。

阿難！彼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圓明，銳其精思，貪求善巧。

阿難！彼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「不遭邪慮」：不遭邪慮，邪慮不能侵犯。「圓定發明」：在這個圓滿呢，這種定的境界，發明「三摩地中」：在這個定力裏頭，「心愛圓明」：心裏啊，又生出一種愛心。這個愛心，愛這個圓明的境界。

「銳其精思」：他啊，銳，銳啊，就向前呢，追究啊，精思，精思這個圓明。「貪求善巧」：貪求啊，這個善巧方便這種的方法，用這個善巧方便好來教化眾這個生，所以呀，他生出這一種貪心。

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

在這個時候，這六欲天的天魔呀，「候得其便」：一看這個人的定力已經將要成功了，所以呀，就，啊，候得其便，這麼想方法，那麼等著他，找他這個毛病，候著他有這個，這個便呢，就是他有漏洞的時候。就是這個修行，什麼叫漏洞呢？就是他在修道啊，這個定力呀，不堅固，啊，偶爾啊，或者就生出一種其它的什麼妄想，妄念。一生出妄念，這有漏洞了，這個定力呀，就不堅固了，所以呀，他就候得其便。

「飛精附人」：什麼叫飛精附人呢？這個飛，就是啊，飛檄，飛檄的意思，就是啊，這個天魔呀，他啊，令他的眷屬，說你到那個地方去，去把這個人的定力給他破壞了它！**附人，在這個色陰，和受陰沒盡的時候，這邪魔呀，可以入到這個人的身上，來迷惑這個人；**你受陰和色陰都盡了，沒有了，到這想陰的時候，這個魔呀，就不能入你這個修道人的體裏邊來了，他就要啊，另外找一個人，他附到另外一個人的身上啊，來給你呀，說法，飛精附人。

「口說經法」：他口裏啊，也說這個經典，說這個法。可是他這種法呀，都是一種邪法，所以要認識它。

其人不覺，是其魔著，自言謂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巧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；其形斯須，或作比丘，令彼人見，或為帝釋，或為婦女，或比丘尼，或寢暗室，身有光明。

你看這個魔的境界多厲害啊！「其人不覺是其魔著」：在這個被魔附的這

個人呢，他自己也不覺得，也不知道啊，他是有魔呀，在幫助他，附到他身上了。「自言謂得無上涅槃」：他自己呀，怎麼樣說呢？他說自己呀，謂得無上涅槃，他說自己已經得到啊，這個涅槃的道理了，涅槃的這種的妙果了。

「來彼求巧」：他啊，來到啊，這個修道的人呢，想要求善巧這個人的這個地方，「善男子處」：這個善男子這個地方。「敷座說法」：敷座，就是啊，設備一個好的一個座位。說法，啊，來這個，給這個說法，給這個求善巧啊，這個男子說法。「其形斯須」：他這個身形啊，斯須，斯須就是很短的時間。「或作比丘」：或者呀，現一個比丘的相。

「令彼人見」：令這個求善巧這個人呢，看見；「或為帝釋」：或者呀，他身變一個天帝釋的身；「或為婦女」：或者呀，變成婦女身；啊，「或比丘尼」：或比丘尼的形相。那麼這個求善巧這個人呢，一看他這麼樣變化，哦，這大約是觀世音菩薩來了！誰不知道啊，這還是原來是個魔。所以你見到什麼境界，不要跟著這個境界跑。

「或寢暗室」：或者睡到一個黑的房子裏邊。「身有光明」：啊，他身呢，就現出光明，這你若不明白佛法的人，一看就，哦！這個人身上放光啊，這一定不是佛，就是菩薩了！哦，或者是阿羅漢了！誰不知啊，這是魔王啊，來現的神通。魔王啊，附著這個人呢，來故意誘惑你這個修道人呢，令你生出來一種邪知邪見。

所以呀，你一般人呢，不真正明白佛法，那麼你無論見到什麼，你也不要隨著它轉，不要跟著它跑去，啊，不要被這個境界轉呢！是怎麼樣子呢？**見有若無**，見到境界，就和沒有見到境界一個樣，也不要生歡喜心，也不要生啊，討厭的心。

你不要啊，你若生這歡喜心，見到魔，你這也是啊，隨著魔境界轉了；你若生一種討厭的心，你這也是隨魔境界轉了。怎麼樣呢？就是啊，**保持你的中道，也不歡喜，也不討厭，啊，見如不見，聞如不聞**；也不要說，哦，這是好的境界，我想再看一看！不要有這個心。啊，你如果有這種念頭啊，這就是錯了。

**是人愚迷，惑為菩薩，信其教化，搖蕩其心，破佛律儀，潛行貪欲。**

「是人愚迷」：這個人呢，哪個人呢？就是修道修定力這個人，他啊，在這個時候很愚迷的。「惑為菩薩」：他啊，一看，哦，這個人又能變比丘



相，又能變帝釋相，又能變婦女相，又能變比丘尼相，啊，這忽然變這個相，忽然變那個相，這一定是個菩薩了。「信其教化」：於是乎啊，就深信他的教化。啊，「搖蕩其心」：把他心呢，就搖蕩動了。

搖蕩其心，「破佛律儀」：你觀察這個修道的人呢，觀察什麼地方呢？就觀察他啊，守不守佛的戒律。他若不守佛的戒律，這一定是魔；他若守佛的戒律，特別精嚴，特別的守著這個戒律呀，不犯，這個就是真的佛教徒。若如果，啊，又說是佛教徒，又說是長老，又說是什麼！啊，「潛行貪欲啊」：偷偷的，啊，行這個貪欲。這個貪欲，也就是姪欲，偷偷的行這個姪欲，啊，不叫人知道。

口中好言災祥變異，或言如來某處出世，或言劫火，或說刀兵，恐怖於人，令其家資，無故耗散。

「口中好言」：這個邪魔呀，著到他身上這個人，邪魔附身這個人，他歡喜說什麼呢？說什麼「災」：災呀，就是不吉祥的事情，就是凶事，災，有災難了。什麼地方有災難了，啊，又什麼地方有吉祥的事情了，又什麼地方有這個一種非常的事情，變異的事情。變異呀，就不是常常有的，變異了，變了。

「或言如來」：或者他說啊，哦，你知道嗎？現在某一個佛呀，在什麼地方現在出世了，來到世間上了，啊，「某處出世」。「或言劫火」：或者說呀，啊，這個三災八難就來了。啊，水災、火災、風災，或者這個劫就要壞了。「或說刀兵」：或者說，哦，這個地方就要打仗了，小心一點；啊，蘇聯或者和某一個國家就來開戰了。

啊，就這麼盡講這一些個聳人聽聞的這個事情，就是嚇人呢，啊，「恐怖於人呢」：令人聽了，哦！這不得了囉！就要打仗了！不知道我生命會不會有呢？就生一種恐怖心。「令其家資啊，無故耗散呢」：哦，或者，哎，現在都要打仗了，你快拿出一點錢買，我就可以保著你這個命；如果你不給我多少多少錢呢，你這個命就會沒有了！啊，這盡講這些個欺騙人呢，的事情。

你要是認識啊，是真的、是假的，是不是啊，菩薩，是魔？你就可以在這個地方來，第一的，看看他有沒有姪欲心，這第一的；第二，看他有沒有貪欲心，這個貪，貪財，他若又貪財又騙色，這個就不是真的了。

怎麼貪財？好像這個，他就說，哦，現在大劫就臨頭了，這個世界就沒有

了，原子彈就要在什麼地方爆炸了，啊，氫氣彈也就又要在什麼地方發生了；啊，就講這些個令人恐怖的這個事情。完了怎麼樣呢？結果他的目的就是要你給他錢。你要知道，他若是有這種的情形，你就啊，他就放光動地，有什麼情形，你也可以不相信他，因為他有貪心。若沒有貪心，這就是真的；有貪心，就是假的；我現在告訴你們這一個最實際的一個測驗的辦法。

此名怪鬼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；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。

這個這種的鬼是叫什麼鬼呢？就叫一種「怪鬼」：奇奇怪怪的這種的鬼。「年老成魔」：他啊，時間久了，他就變成魔了。「惱亂是人」：他來啊，擾亂這個修道的人。「厭足心生」：他又時間久了，他這個把戲玩的也討厭了，時間久他也夠了；這夠了怎麼樣？就厭足心生，討厭了生出來。

「去彼人體」：就不附著那個人了，就走了。走了，這個人呢，他的弟子和這個師父啊，「俱陷王難」：都被這個國家把他捉去了，捉去說妖言惑眾，然後或者就殺頭啊，或者做什麼。

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你應該啊，先覺悟，「不入輪迴」：不入啊，這種的魔王的這個輪迴裏頭。「迷惑不知」：如果你要是迷昧而不明白啊，「墮無間獄」：將來啊，就會墮無間獄的。

阿難！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遊蕩，飛其精思，貪求經歷。

阿難！「又善男子」：這個修定的這個善男子！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「心愛遊蕩啊」：他心又打出一種妄想來，打什麼妄想呢？心裏呀，想要遊蕩。遊蕩啊，就是出玄入牝了，這個神出去了，各處去跑啊！啊，「飛其精思」：飛其精思啊，就非他這個靈魂，啊，飛到旁的地方，「貪求經歷呀」：他到處都要去看看，到處都要去玩一玩，這是貪求經歷。

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

當爾之時啊，這個天上的魔王啊，他又生了一種妒忌了，於是乎啊，他就

等著；等著，他有機會，有了漏洞，「飛精附人」：他又啊，派他魔王的眷屬啊，去附到其他一個人身上去，「口說經法」：來惱亂呢，這個修道的人。因為什麼來惱亂他呢？就因為啊，這個修道人怎麼會有魔來呢？就因為他啊，啊，貪求經歷，想要遊蕩。

他這一動這個遊蕩的念頭啊，所以這魔王啊，就有了機會了，就可以來呀，擾亂他來了；如果他沒有這種的心呢，這不會有這種魔的。

其人亦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遊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；自形無變，其聽法者，忽自見身坐寶蓮華，全體化成紫金光聚，一眾聽人，各各如是，得未曾有。

「其人亦不覺知魔著」：這個人呢，這個魔附到他身上這個人呢，他也不覺，自己不知道；啊，亦不覺知魔著，魔著到他身上了。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」：也自己說他自己呀，得到這個涅槃的妙果了。「來彼求遊善男子處」：來到這個求這個遊蕩啊，心裏打妄想啊，想出玄入牝，到處去遊蕩去啊，到這個人的這個地方，「敷座說法」：安排上座位啊，安敷上座位來呀，說法。

「自形無變」：前邊那個，他是他自己的形啊，又變比丘，又變帝釋，又變婦女，又變比丘尼，又變等等的。這個，他自己的身不變，所以這個魔呀，有種種的魔。你不要以為呀，有了境界，這是好的事情啊！有境界，你若不認識啊，不認識這個境界，這就著魔的。這個自形無變，說法這個人呢，他不變。

「其聽法者」：可是啊，聽法這些個人呢，「忽自見身呢」：忽然呢，每一個人自己見自己的身，「坐寶蓮華」：哦！坐著蓮華上，啊，「全體化成紫金光聚呀」：他啊，每一個人自己那個身體覺得都變成紫金光聚，啊，紫金光色呀，這樣子。

「一眾聽人呢」：所有的聽法的人呢，「各各如是啊」：每一個人就這樣子。「得未曾有」：啊，這認為呀，很出奇了，很少有囉！啊，從來也沒見過，這以為是好的境界，其實這是魔的境界。

是人愚迷，惑為菩薩，

「是人愚迷，惑為菩薩」：愚惑呀，惑為菩薩。

婬逸其心，破佛律儀，潛行貪欲。

這個人呢，太愚癡了，這不是這一個人，這一般聽啊，聽法的人呢，太愚癡了。愚惑，惑為菩薩，疑惑啊，哦！這是真菩薩了，他能教我坐寶蓮華，啊，變成紫金光色。你自己想一想，你自己坐著寶蓮華，變紫金光色，是不是呢？這根本是假的，你是一個凡夫，怎麼會有這樣境界呢？這如果若不是魔王來愚弄你，那麼菩薩他做什麼要現這種境界呢？現這種境界做甚麼？他貪圖你什麼？

「婬逸其心」：這個於是乎啊，這一般聽法的人心就都搖動了，生出一種啊，婬逸的心來。啊，「破佛律儀呀」：於是乎啊，也就不守佛的戒律了。

你們記得，你們受戒之後啊，不要信這種的迷信的境界，無論有什麼大神通的人，這個說法的人，你要觀察他；如果若是有貪心，到處斂財，或者有婬欲心，那就不是真的，就是假的；他若沒有婬欲心，沒有啊，這種貪心，對你沒有什麼企圖，那就是真的。他破佛的律儀呀，這就是假的。「潛行貪欲」：也啊，偷偷的盡行這種婬欲。

口中好言諸佛應世，某處某人，當是某佛化身來此，某人即是某菩薩等，來化人間。其人見故，心生傾渴(渴仰)，邪見密興，種智消滅。

這個邪魔啊，幫助這個人呢，他歡喜說什麼呢？他就歡喜呀，歷遊一切，用這個歷遊啊，啊，說這個談玄說妙，說的，啊，不知幾玄妙！說什麼呢？他說，哦，「諸佛應世」：現在啊，這個諸佛都到世間來了，啊，都啊，是這個到來救人來了！「某處某人」：在什麼地方啊，啊，哪一個人呢？哦，就是菩薩，「當是某佛」：當是啊，哪一個佛來的！「化身來此」：他的變化身來到這個地方，來救一切眾生來了。「某人即是某菩薩等」：啊，或者某一個人呢，就是啊，什麼菩薩。

好像啊，吉利(Gary)不說，沙摩樓撒的弟子，就說沙摩樓撒是菩薩，菩提薩埵，是不是啊？這豈有此理！你菩提薩埵，什麼菩提薩埵？鬼菩提薩埵！這真是啊，嘿嘿，騙人呢！菩提薩埵，我告訴你，他是佛，是菩提薩埵，他不會啊，自己承認他是佛，是菩提薩埵的；也不會叫他自己的弟子周圍給他宣傳，說，啊！我的teacher(師父)是菩提薩埵！

哦，這個吉利也，我沒有教你這麼講啊，你為什麼你說你的teacher是佛啊？不可以這麼講的，不可以這麼講！你，所以我自己沒有講，我是鬼！你就說我的師父是個鬼，得了！我不願意做菩提薩埵，也不願意做佛！

唉，真是可憐的很！

「來化人間呢」：說，這是個菩薩啊！來教化人間來了，這末法時代，他來救我們來了！啊，來化人間。「其人見故啊」：啊，這個人呢，因為他是個小孩子的知見，也不懂佛法，一聽說，哦，這是菩提薩埵，哦！這不得了！趕快去啊，去聽他說法，是到那拜他做師父。昨天，哎，昨天就有一个人來盜法，來盜法來了，我問他是誰的徒弟，他說是某某人的徒弟。

唉，「心生渴仰啊」：啊，心裏啊，就羨慕；渴仰，就是羨慕；生一種羨慕心。啊，我幾時也拜一個菩提薩埵做師父，啊，我到那地方去親近他，跟他學菩提薩埵這個法。啊，他菩提薩埵，當然教人都可以做菩提薩埵了。

所以呀，「邪見密興啊」：這種邪知邪見呢，就一點一點的就生出來了，祕密的就生出來了。啊，「種智消滅」：這個道種智啊，這一切種智啊，種種的智慧呀，都消滅了，沒有了。這個智慧的種子都消滅了，啊，你說危險不危險？

此名魍魎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；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。

「此名魍魎」：你們記得這個魍魎是個什麼鬼來著？記得嗎？這個魍魎，這個魍魎到什麼地方是怎麼樣啊？這個魍魎呀，就是到什麼地方，什麼地方就不下雨，這叫旱魃，旱魃為虐，旱魃呀，作怪！這個鬼呢，啊，到什麼地方，什麼地方就沒有雨下了！最少都要半年，多了，一年、兩年、三年、五年，他若在那地方不走，這個地方總沒有雨下的。

所以呀，這個就是這個魍魎呀，「年老成魔」：他，這個魍魎年輕的時候啊，他就是鬼，等年紀老了，就變成老奸巨滑了；老奸巨滑，啊，就變成魔了！我們人有這麼一句話，都罵那老年人說，「老而不死是為賊」，說人呢，若老了不死啊，就變成賊了，你看，何況這個鬼呢，這鬼若老了不死，就變成魔了，所以呀，這個魔。

哎，「惱亂是人呢」：來惱亂這個人。「厭足心生」：等他這個把戲玩的時間久了，啊，這一套把戲玩的時間久了他也就討厭了，哦，沒有什麼意思了，於是乎就跑了、走了，去彼人體」。

啊，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」：這個徒弟和師父啊，就都被人捉到，關到這個政府的監獄裏了。關到監獄裏，就或者斬頭，或者終身監禁，這也就

等於在地獄裏一樣了。

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！

你應該啊，先先的明白，不入這個魔王的這個輪迴裏邊去，不入魔王這個眷屬裏邊去。「迷惑不知」：如果你不明白，你不認識這個魔王的這個這種行為，你就應該啊，隨著魔王，去墮無間地獄去。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綿脗(ㄨㄣˇ)，澄其精思，貪求契合。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「心愛綿脗」：心呢，想和這個一切的聖人呢，來暗暗的脗合。「澄其精思」：所以呀，就這個勉強用這個澄清的這種精思，「貪求契合」：貪求啊，這個契合；就因為這一念貪求契合，所以也就，魔王也就得便了，魔王也就有了機會來惱亂你來了。

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

當爾之時，這個天魔呀，也等著機會，飛精附人，來口說經法。

其人實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合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；其形及彼聽法之人，外無遷變，令其聽者，未聞法前，心自開悟，念念移易，或得宿命，或有他心，或見地獄，或知人間好惡諸事，或口說偈，或自誦經，各各歡娛，得未曾有。

「其人實不覺知魔著」：他也不知道他著魔了，這個被魔呀，附到身上這個人。「亦言自得」：他也自己呀，說自己得，「無上涅槃」：得到這個無上的涅槃的妙果了。「來彼求合」：來到這個求契合這個修行的人的這個地方，善男子這個地方。「敷座說法」：也啊，安排好了座位啊，上法座就說法。

「其形及彼」：他呀，自己的身形，和所有的聽法的這個人身形。「外無遷變」：在外邊呢，在這個身體的外邊呢，沒有什麼遷變。不像前邊呢，有的又變成自己坐著寶蓮華，啊，見到自己身體像紫金光聚；有的看見呢，這說法的人又變成比丘、比丘尼、帝釋、婦人等等，沒有這個變化。

可是怎麼樣啊？「令其聽者呀」：令這些個聽法的人呢，「未聞法前」：

還沒聽法之前呢，「心自開悟」：心裏呀，就開了悟了。開了悟啊，這時候就好像喝醉酒了似的，啊，又好像作夢啊，發了財了。哦，這時候啊，就覺得他這個開悟啊，這個開悟不是真正的開悟，就是啊，一種幻境，好像啊，看電影似的，這麼一種幻化的境界；又好像吃那個幻覺丸呢，哦！看見一切什麼東西都變了樣了。啊，他這「念念移易」：他這個心裏頭念念呢，就遷易。

「或得呀，宿命」：或者得到宿命通了。其實啊，他這個宿命通啊，也並不是真的，都是假的。不過這個你若說是假宿命通呢，這個怎麼說他是假宿命通呢？他因為他啊，所看的都是一種幻化，不是啊，真正這個宿命。「他心」：或者他心通，或呀，或者得他心通。「或見地獄」：或者看見地獄了；哦！地獄的境界都看見了。

「或知人間」：或者知道人間呢，「好惡諸事」：這好的，和這不好的這一切的事。「或口說偈」：或者隨便呢，他就可以說出偈頌來。啊，「或自誦經」：或者他自己就念經。「各各歡娛啊」：每一個人呢，都歡娛，都高興了。「得未曾有」：哦，都是啊，說，這可真是菩薩囉，這真是佛囉，啊，令我開了悟了，令我得到宿命通！可是啊，這個是就是在聽法那一個時候，你過去就沒有了，所以說他不是真的。

是人愚迷，惑為菩薩，綿愛其心，破佛律儀，潛行貪欲。

啊，這個人呢，也是愚癡到極點，「惑為菩薩」：疑惑這個人呢，就是菩薩了。「綿愛其心」：綿呢，這個綿也就是個綿密，綿密呀，生出一種愛心來，對這個魔，啊，生出一種愛心來。「破佛律儀」：所以呀，對佛的律儀也都破壞了它，不守了。「潛行貪欲」：啊，偷偷的就行這個淫欲。

口中好言佛有大小，某佛先佛，某佛後佛，其中亦有真佛假佛，男佛女佛，菩薩亦然。其人見故，洗滌本心，易入邪悟。

這種魔呀，他的口裏頭歡喜說什麼呢？所以這一種魔一種的他一種的說法，他歡喜說，啊，你光學佛，你知道佛是怎麼一回事啊？佛呀，也有大的佛，也有小的佛；啊，也有老的佛，也有少的佛；啊，又有啊，先佛，先前的佛；又有後來成的佛。「其中亦有真佛假佛」：那麼在這個佛的裏邊呢，也有真佛，又有假佛；他這個魔王說他自己就是真佛；說那個佛啊，就是假佛；又有男佛，又有女佛；啊，男佛，有女佛。

所以呀，他認為，他說這個男女呀，交媾這種情形啊，這就是造就佛呢，

就是成佛的根本，就是菩提心，他就這麼樣講的。所以呀，就把人都迷住了。這一般人說，哦，這個成佛原來這麼成啊！所以拼命就恣行婬欲了，啊，豁出命都不要了，就行婬欲。

南佛女佛，「菩薩亦然」：他說菩薩也有這個大菩薩、小菩薩；也有男菩薩，也有女菩薩。其實成佛沒有，除非你沒有成佛，你若成佛，就都是男的了，沒有女的；你成菩薩也都是男的了，也沒有女的。觀音菩薩他化女人，所以他變現女人身。

「其人見故」：這個人呢，見到這個他這麼樣說，啊，於是乎也就相信了。說，這對呀！這講的對！觀音菩薩，我看他都是女人身嘛！這是很現成的一個證明嘛！其實他不明白佛法；觀音菩薩，啊，他也不是男人，也不是女人，他是隨類應機而化，化度眾生。

那麼在這個地方啊，就很難分別清楚啊，什麼是菩薩化現的，什麼是魔化現的，不容易分。魔也有那種的神通，也可以變化，那麼你怎麼知道他是魔呢？你就啊，在他有婬欲心，沒有婬欲心上分別；在他有貪心上，沒有貪心上分別，就在這個地方分別。啊，「洗滌本心呢」：把他自己那個本來修行那個真正的正心呢，他改變了，「易入邪悟啊」：改變，變成一個邪悟了。

此名魅鬼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；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。

這個名字啊，就是一種魔魅鬼，魑魅魍魎啊，這種鬼。「年老成魔」：他也是啊，經過時間久，他就變成一種魔。「惱亂是人」：來呀，惱亂這個修定的人。「厭足心生」：他時間久了，他生一種厭惡的心呢，「去彼人體」：就離開啊，這個人的這個身體了。「弟子與師」：他這個徒弟和師父，「俱陷王難」：都啊，被國家的法律啊，來管住了，來把他們抓去啊，圈到監獄裏。

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你呀，應該啊，先覺的覺悟，首先你要覺悟，不入這個魔王啊，這個輪迴。「迷惑不知」：如果你沒有智慧，你不明白呀，不知道，將來就會墮無間地獄的。

099. 卷九

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根本，窮覽物化，性之終始，精爽其心，貪求辨析。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「心愛根本」：這個他心裏呀，生出來一種啊，想要學這個物理學，這心愛根本，想要學物理，學物理。「窮覽物化」：啊，他要啊，研究這個物理這種的變化，窮覽物化。「性之終始」：這個物理的這種的開始和這個終點呢，是怎麼回事。「精爽其心」：令他這個心裏頭啊，來精益求精，精益求精，爽，要明白。「貪求辨析呀」：貪求啊，要辨別而分析，辨別這個物理，分析這個物理。

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

在這個時候，這個天魔呀，一看，哦！你生出這個貪心來，好東西！我現在呀，就要叫我一個眷屬來收拾你囉！於是乎啊，「候得其便」：得到這個機會了。「飛精附人」：又啊，派他這個的眷屬，就來啊，附到人的身上。「口說經法」：說這個經典呢，和這個法，魔王的法。

其人先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元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；身有威神，摧伏求者，令其座下，雖未聞法，自然心伏。是諸人等，將佛涅槃，菩提法身，即是現前我肉身上，父父子子遞代相生，即是法身常住不絕，都指現在即為佛國，無別淨居，及金色相。

這真是佛了，這真是啊，所有的人都是佛了，這個魔就是這樣講法。

「其人」：被魔所附這個人呢，「先不覺知魔著」：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著了魔了。他因為著了魔的時候，他自己就啊，迷迷糊糊沒有知覺了；完全呢，是這個魔王啊，來替他做這個全權代表了，替他講話了。「亦言自得」：也自己說自己得無上涅槃了，得這個涅槃的妙果了。

「來彼求元」：到這個求這個物理的這個始終這個人的，這個求元呢，就是求這個物的本元，求這個物理的本元。「善男子處」：到這個地方，敷座說法。「身有威神呢」：啊，這個魔王啊，他身上有一種威神。威神怎麼樣啊？「摧伏求者」：啊，他能將這個求元這個善男子啊，摧伏他這個求者。「令其座下」：令這個人呢，和他座下的人呢，「雖未聞法」：雖然在沒聞法的時候，哦，「自然心伏」：他心裏已經啊，都服了，佩服了，心裏已經降伏了。

啊，「是諸人等」：這一切的人等啊，哦，「將佛涅槃，菩提法身」：他呀，把這個佛的涅槃，拿著這個佛的涅槃，菩提法身呢，他說，「就是現前我肉身上」：他說啊，什麼叫菩提涅槃呢？就是現在我這個肉身上啊，這個「父父子子遞代相生」：啊，父親生兒子，父親生兒子，兒子又做父親，父親又生兒子，啊，這麼代代相傳呢，必遞代相生啊，這麼一代一代的生下來。

「即是法身」：他說這就是不壞的法身，常住的法身，「常住不絕」。「都指現在」：說就是說的現在嘛！就這樣子。「即為佛國」：說，現在就是佛國，「無別淨居」：再沒有其它的淨土了，可住的淨居。「及金色相」：和這個金色相。啊，說，那都是假的，他就這麼樣。因為他有這個鬼氣呀，有這魔氣呀；啊，我不常說魔裏魔氣的！有這股魔氣呀，他講出話來，因為都著他這個魔了，被他這個迷住了，所以都相信他，都相信他。

其人信受，亡失先心，身命歸依，得未曾有。是等愚迷，惑為菩薩，推究其心，破佛律儀，潛行貪欲。

「其人信受」：這一些個人呢，聽他這樣一說啊，說這個道理呀，哦，說這個有道理，講的不錯呀，父親生兒子，兒子又生兒子，這一代一代相傳，這就是常住不壞的嘛！這就是法身，哦，這原來如此啊，究大家都相信了，啊，其人信受。「亡失先心」：把以前那個正知正見都失去，都沒有了，沒有那個正念了。

「身命歸依」：哦，你看，那個人信魔王的道啊，比信真正的法，信的厲害。那個魔王的旁門左道、邪魔外道，叫這個人，啊，你做這個，你做這個，他不敢不做，他不敢不做的；那個真的，啊，你叫他做一件事情，他可以就將信將疑的！

那魔王啊，他因為有那股魔力，他把你迷住了；迷住了，他說什麼你信什麼。你看，你叫魔王講這個經，他才不講呢！他為什麼呢？如果他這一講啊，把魔王的本相都露出來了，他就是這個樣子，所以呀，他不會講這個經的。為什麼我說，你在這個美國，他們就懂佛教，你讓他講一講這個經，他不敢講的。一講，一講把他本來的那個面目都揭穿了，所以呀，他就怕了。為什麼你們到那地方去開會，他們也怕，也就是這個道理，我告訴你們。

哎，身命歸依，啊，身心性命都歸依這個魔王了。「得未曾有」：得從來

沒有。「是等愚迷呀」：這一等的這個人呢，啊，真是可憐得很！「惑為菩薩」：他以為啊，這個魔就是個菩薩。「推究其心」：啊，就啊，跟著這個魔王啊，來學他這個魔術啊，「破佛律儀」：他就不守這個佛的戒律了。「潛行貪欲」：偷偷的去行那個淫欲啊，貪欲去。

口中好言，眼耳鼻舌，皆為淨土，男女二根，即是菩提涅槃真處。彼無知者，信是穢言。

啊，你看這個魔王多厲害！他「口中好言」：他說，「眼耳鼻舌皆為淨土啊」：這個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呢，就是淨土，淨土法門，你到什麼地方找去啊？就是這個，這個就是淨土法門。「男女二根」：男女呀，這兩根呢，啊，「即是菩提呀」：這就是菩提的種子，「涅槃的真處」：這就是涅槃的真處。

啊，你說，講的，哦，「彼無知者」：這無知無識的人呢，一點智慧都沒有，這個人一聽，哦，啊，這真是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，啊，原來就是這個，這個就是這個菩提涅槃呢！嗯，於是乎他就，啊，命也不要了，就往死路上跑，拼命去跑，不要命那麼跑。「信是穢言呢」：信這一種的不清淨的這種話，這種的污穢的話。

此名蠱毒魔勝惡鬼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；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。

這個名字啊，這就是那蠱毒的鬼。啊，「魔勝惡鬼」：魔魅呀，那不有魔魅鬼，那個鳩槃荼，就是這個，這蠱毒鬼，和那個魔魅鬼，魔勝惡鬼。「年老成魔」：成了魔了。「惱亂是人」：他呀，來惱亂這個修定的人。「厭足心生」：時間久了，他也生一種厭足的心了。「去彼人體」：離開這個人體。「弟子與師俱陷王難」：這個弟子啊，和這個師父一起呀，都受國法的限制，都受國法的干涉，啊，抓去坐監獄。

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你應該啊，先覺的覺悟，不要入到這個魔王的這個圈套裏，而墮落這個輪迴去。「迷惑不知」：如果你呀，迷惑不知道，不明白，將來一定會墮無間獄的。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懸應，周流精研，貪求冥感。

「又善男子」：這個修定的這個善男子，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」：受陰呢，得到一種虛而微妙的這種境界，「不遭邪慮」：這時候啊，不會再有邪魔外道啊，來到他的身上了，來啊，入他的心腑了。

「圓定發明」：他這時候啊，得到一種圓定發明，「三摩地中」：在這個定中啊，的時候。突然間呢，他心裏呀，就生出一種啊，愛欲。這個愛欲什麼呢？愛欲懸應，怎麼叫懸應呢？就是啊，無論相離多遠，啊，也可以呀，知道。好像現在在三藩市，啊，想要知道紐約的事情，那麼也就知道了，這就叫懸應。

「周流精研呢」：他週而復始的那麼周流精研，精益求精，研究啊，這個懸應的問題。啊，「貪求冥感」：貪求啊，這個默默中啊，就有感應。好像，啊，在三藩市這啊，一打坐，就看見紐約啊，啊，親戚做什麼，朋友做什麼，或者說什麼話，啊，這個看的清清楚楚的。到時候去一調查，一證明，果然是啊，絲毫不錯的，這就叫懸應。他啊，歡喜得這個，得這種神通。

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

這時候啊，這個天魔一看，你這個定力將要成就了，所以呀，他就生了一種妒忌心。生了一種妒忌心呢，於是乎啊，他就派他這個魔子魔孫呢，啊，到這地方來呀，等著你這個有了機會，有了漏洞，有隙可乘，「飛精附人」：他就啊，啊，這個魔子魔孫呢，就附在人的身上，附在其他人的身上，「口說經法呀」：口裏呀，啊，就講經說法。

其人元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應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；能令聽眾暫見其身，如百千歲，心生愛染，不能捨離，身為奴僕，四事供養，不覺疲勞，各各令其座下人心，知是先師本善知識，別生法愛，粘如膠漆，得未曾有。

啊，這真危險！「其人元不覺知啊，魔著」：這個被魔附到他的身上這個人，他自己呀，也不知道他著了魔了？所以呀，他就說啊，他自己呀，說自己得著啊，無上涅槃了。這未證言證，未得謂得；他沒得到啊，這無上涅槃，他說得到無上涅槃了。

「來彼求應啊」：來到啊，這個生出一種貪心，貪求啊，冥應啊，這個人的冥感呢，也就是應；啊，這個人的地方。「敷座說法」：他啊，啊，也

安排呀，一個座位，來給說法了。「能令聽眾」：他這個有魔啊，這個人呢，他啊，能使令這一般的聽眾啊，啊，「暫見其身呢」：暫時間的，這個你們要知道不是永遠的。「如百千歲呀」：啊，這個人好像一百歲、一千歲這麼樣一個老人。

「心生愛染」：啊，你這個聽眾的人這看見呢，他啊，這麼大年紀了，鶴髮童顏，哦，這真是個老修行，老比丘了。「不能捨離呀」：心生愛染呢，這個愛，就愛慕；啊，染，這是一種染污。這個愛，有愛就有染；有染呢，這就是不清淨了，這叫染。不能捨離呀，哦，這一般的聽眾啊，要日夜都陪著這個魔在一起，為什麼呢？就因為那個魔啊，他有一種迷人的力量；迷人的力量啊，所以他就啊，把這個人迷住了！

「身為奴僕啊」：這個就親身呢，給他做奴、做僕。「四事供養」：四事是什麼呢？就是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湯藥。飲食，就吃的東西；衣服，穿的衣服；臥具，就啊，是這個睡的棉被，或者褥子啊，之類的，這臥具；湯藥，連這個醫藥；如果需要這四事供養啊，啊，「不覺疲勞啊」：也不覺啊，厭煩；不覺啊，疲倦。

這種啊，為什麼呢？你看呢，真是修道的人，真正的佛的弟子，啊，沒有人這麼樣啊，真正的親近他、供養他。這個魔呀，他因為有一種迷人的力量，所以呀，人人就都對他接近的歡喜他。

那麼每一個人，每一個人呢，都令他這個「座下人心呢」：座下，在他聽法座下的人心呢，「知是先師」：哦，迷的這些個人怎麼樣啊？自己就知道，哦，這是我前生的師父，啊，自己呀，就這樣子；啊，善知識啊，這個真是善知識啊，是我以前的善知識啊！「別生法愛」：就生了一種啊，法愛。嗯，「粘如膠漆」：啊，和這個魔呀，就黏如膠漆，如膠似漆呀，黏到一起。「得未曾有」：啊，從來呀，也就沒有這樣子的。

是人愚迷，惑為菩薩，親近其心，破佛律儀，潛行貪欲。

這個人呢，愚癡到極點，又愚癡，是又迷惑，「惑為菩薩」：他以為呀，哦，這個他能變化，啊，那狐狸精也會變化，妖魔鬼怪都會變化；他沒有想到啊，這個會變化，不是一定是菩薩，也不是一定是佛。嗯，你有什麼善根呢，能遇到這個真菩薩，真佛？

「親近其心」：這個親近呢，這個魔附到身上這個人，親近其心。「破佛律儀呀」：主要的怎麼知道他是魔呢？就因為他破佛的律儀，所以呀，「潛

行貪欲」：偷偷的就行這個婬欲心，有這個婬欲心，所以呀，就知道他是魔。

口中好言我於前世，於某生中，先度某人，當時是我妻妾兄弟，今來相度，與汝相隨歸某世界，供養某佛；或言別有大光明天，佛於中住，一切如來所休居地。彼無知者，信是虛誑，遺失本心。

「口中好言呢」：他除非不見到人，見到人呢，就說了，啊，原來呀，就好像我說那個劉金童似的，一見到人呢，啊，就說是她兒子；再不就說是她丈夫。啊，「我於前世，於某生中」：在啊，或者第一百零一生啊，或者是一百零二生中啊，啊，「先度某人」：我先度啊，哪一個人。啊，當時啊，或者說是他的這個兄弟等等，或者說是他的妻妾。

哦，「今來相度」：我現在來度你來了；「與汝相隨」：啊，與汝啊，啊，常常在一起，相隨，啊，形影不離。「歸某世界」：和你呀，到哪一個世界去。「供養某佛」：我們到那個地方去啊，親近哪一個佛！

「或言呢，別有大光明天」：我們生到那個大光明天去。其實這個大光明天，就是魔王所住的地方。啊，「佛於中住」：他說，那個地方有一個真佛，啊，你們這，現在你們相信的這個啊，都是假佛呀！「一切如來」：哦，一切如來，「所休居地啊」：那個如來呀，都在那休息呢；他因為在世界上啊，度的眾生啊，教化眾生，度眾生啊，累的太疲倦了，所以呀，就到那個大光明天那去休息去，啊，所休居地。

「彼無知者呀」：啊，他這麼一講，這一些個人呢，一聽，哦，「信是虛誑啊」：信這種的虛誑了。信這種虛誑怎麼樣啊？「遺失本心呢」：就把以前自己那個正信呢，心呢，失去了。

此名癘鬼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；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。

這個名字啊，叫什麼呢？就叫癘鬼。他啊，「年老成魔了」：這個癘鬼呀，啊，或者三千年，或者五千年呢，就成了魔了，「惱亂是人」：來呀，破壞這個人的定力。「厭足心生啊」：因為他時間久了，他這個把戲耍的不願意耍了，這個新鮮的玩意啊，他也生一種厭了，討厭了，厭足心生；「去彼人體」：就啊，不在這個人的身上了。

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」：那麼因為這個魔一走了，他自己呀，就沒有威

德了，沒有這個魔力了。所以那麼一般人也就生出懷疑了，於是乎啊，或者就告到官裏去，啊，把他捉到去坐監。

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！

你應該先先的覺悟這個道理，不要入這個魔的圈套裏邊去，不要入魔的輪迴裏邊去。「迷惑不知」：如果你要是啊，不明白這個道理呀，將來一定墮無間地獄的。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深入剋己辛勤，樂處陰寂，貪求靜謐(ㄇ一、)。

又這個修定的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「心愛深入」：他心呢，生出一種貪愛，貪愛什麼呢？貪愛深入這個這種道理。所以呀，就「剋己辛勤呢」：自己呀，刻苦自待；自己呀，對自己呀，很克己的；辛，就是辛苦；勤，就是勤儉；啊，修行啊，很用功的。

「樂處陰寂」：他呀，願意啊，居處到這個陰，沒有陽光的地方，沒有什麼人的地方，那個就好像啊，願意住那個深山窮谷那個洞裏邊呢，那個地方又非常寂寞的地方。「貪求靜謐」：貪求那個地方，啊，清靜；因為你太貪清靜了，也就會生出一種魔。

人你修道啊，無論什麼也不要貪，好的也不貪，壞的也不貪；啊，你就是平常心是道，要平平常常的這個心，不要生一種貪心，你貪什麼都是不對的！

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

這也和前邊那一樣講法。當爾之時這個天魔啊，天上的魔王啊，啊，就等著他有了機會呀，就「飛精附人」：那麼派一個魔鬼呀，魔王的眷屬啊，附到其他人的身上啊，就來呀，「口說經法」：給他講經說法。

其人本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陰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；令其聽人，各知本業，或於其處，語一人言：汝今未死，已作畜生，敕使一人於後踏尾，頓令其人起不能得，於是一眾，傾心欽伏，有人起心，已知其肇。佛律儀外，重加精苦，誹謗比丘，罵詈徒眾，訐露人事，不避譏嫌。口中好言未然禍福，及至其時，毫髮無失。

「其人本不覺知魔著」：這個被魔所附的這個人呢，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著了魔了。啊，也這樣講，說是啊，這個魔王總而言之他都說自己得了無上涅槃。由什麼地方證明你，你可以證明出來說知道他是魔呢？這魔呀，多數是自己讚歎自己的，你知不知道我呀！我現在已經得到涅槃的果位了，我現在證到初果了，我現在得到四果了，我現在就是菩薩，你認識不認識啊！一說這話的人，你那不用問呢，這就是魔！

若不是魔啊，若是佛，他不會說，啊，我就是佛啊，你快來給我叩頭啊，你若不給我叩頭啊，哈，那你就當面錯過，交臂失之了；嘿！我這個佛，你都不給我叩頭，啊，你真是啊，愚癡的很！他這樣子，自己呀，稱自己是佛，自己稱自己又是菩薩，自己稱自己又是阿羅漢；這個他若這樣一講啊，那就是魔了，你不用問，不問可知，這是魔鬼講話的！不是魔給，佛也不自己呀，哦，說我就是佛了！

菩薩現在到世界上來，他也不自己說自己是菩薩；你就旁人叫他菩薩，他自己都不會承認的，都不承認的。就是他是佛，旁人呢，說，哦，你是佛了，我知道你是佛啊！啊，他自己也不承認的；不要說佛菩薩，就你說他開悟了，他都不承認的，不承認。你真正開悟的人，他不會自己承認自己是開悟了。

他若說，哦，我是開悟了，那你不要聽他，那簡直的，他連個狗都不如的。為什麼呢？所以你呀，你就不要聽他盡吹，盡啊，自己捧自己，不要聽那個。你所以要，為什麼要聽經呢？聽經，你就有照妖鏡了，這個妖魔鬼怪他一現形你就知道了。你若不明白佛法，哦，他說什麼，你不知道，你就被他騙了。

「來彼求陰」：來到啊，他這個被魔鬼附到身上這個人，來到啊，這個貪求陰謐的這個善男子的地方。「敷座說法」：也是啊，搭上法座說法，「令其聽人呢」：令所聽的這個人呢，「各知本業」：每一個人呢，當時就覺得就好像作夢似的，啊！我前生是幹什麼的？我前生是個，哦，前生是個給人家看家的一個狗；啊，那個說我前生就是個貓；那個說我前生就是個雞；哦，都不是個人了，哈，都不是人了；那個說，哦，我前生就是個牛啊，原來。

「或於其處」：啊，或者呀，在什麼地方。「語一人言呢」：就告訴一個人呢，就說了，好像這個魔鬼呀，就對這個人說了，說什麼呢？說，「汝今未死已作畜生啊」：說你前生是個畜生啊，前生是個狗啊，你今生沒有死呢，已經又做了狗了，已經又做了畜生了，啊，你不相信？



「敕使一人，於後踏尾」：你叫一個人，說他是，我講話他不相信，你在後邊踩一踩，踩著那個他的尾巴，你看看他能起來不能起來？啊，就叫一個人呢，在這個人後邊呢，就用腳往地下一踩，啊，說，踩他的尾巴！啊，「頓令其人起不能得」：你說啊，這個神通大不大？

他說這個人有個尾巴，叫人一踩，這個人果然就站不起來了，不能起來了；啊，不能起來，所以呀，這個人不信都要信了！哦，他說我是畜生，現在真有尾巴了！啊！真有了尾巴了，啊，要不然的時候怎麼他踩著我，我起不來身呢？

「於是一眾啊，啊，傾心欽伏」：於是啊，這大家一看，哇！這真靈哦！你看，這個人沒死，他就知道他做畜生了，哎！這真是佛囉！這真是菩薩囉！這真是佛菩薩囉！哎，其實被鬼騙了你還不知道呢！見了鬼了，哎，見了魔王，你當了菩薩了，唉！這真是啊，顛倒眾生。啊，一眾傾心呢，這所有的聽他講的傾心，欽伏，欽伏！

「有人起心，已知其肇」：在這個時候你說，有一個人就，啊，怎麼這樣子？不會有這個道理吧！心裏這麼生一種懷疑心，啊，這個魔鬼就知道了，說，喂！你現在不相信我講的？這已知其肇啊，就是知道他那個開始了，知道他心裏呀，講什麼，所以這一些個人一看，哦！這真是菩薩，他知道我心裏沒講出來的話，他都知道，哦！我生這麼一個念頭，一個懷疑的念頭，他就給我說出來了，啊！這不得了，以後再不能不信了！這個連不信這個人也信了，你看，啊，你怎麼樣啊？

「佛律儀外呀」：在這個佛的律儀以外，「重加精苦」：他說佛的那個戒律不夠，我現在給你們再立個新戒律。我要教你們做一個新佛！我創一個新佛教，以前那是舊的了，沒有用了。啊，現在科學時代，要啊，什麼事情都要維新改良，原子時代；那個舊腦筋用不著了，舊佛教也不應該用了。你看，他把佛教都改了，哈，所以呀，又可以做長老，又可以做這個什麼比丘了，什麼都可以了。

他呀，啊，「誹謗比丘啊」：他說，比丘？什麼叫比丘啊？比什麼丘啊？啊，哈，就這麼，啊，他說，他說，你是啊，他是個比丘，我說他是個泥鰍！「罵詈徒眾啊」：他罵詈徒眾，見到這個他有徒弟啊，隨便罵，你是個狗，又你是個貓，或者你是個老鼠，或者你是個豬，就罵這個徒弟。

這個徒弟一看，哦，這是菩薩，罵我，我也承認了；啊！你說我是豬，我

就是豬；說我是狗，我就是狗；說我是貓，我就是貓，所以呀，也不敢駁嘴了。啊，你說這個真是一個，啊，這個魔王的力量你說多大！把人呢，都迷的，他說什麼都相信他。

「訐露人事」：訐露人事啊，就揭露人私，揭露人的私事。人私事，怎麼樣私事啊？譬如，這個男女做一個不正當的事情了，他就，咦！你和某某你同有一個男人在什麼什麼地方，幹什麼什麼來著？這個，這個，哦，這他怎麼知道呢？啊，給她公開，他們兩個是個最不好的人，啊，最壞的人，啊，在什麼地方，又做一個不正當的事情，啊，見不得人的事情，啊，你問問她，她不敢不承認的！這兩個人，哦，果然有這麼個事情，也不敢不承認。

所以呀，這就叫，表現什麼呢？表現他有神通，表現他什麼事情都知道，所以呀，揭露人事。揭露人事，就是揭露人私，人的祕密，就揭露人的祕密。「不避譏嫌」：也不怕人呢，來譏諷啊，有嫌疑。

「口中好言未然禍福」：口中啊，他常常歡喜說什麼呢？哎，你小心呢！明天你會不好的；你明天呢，或者會有人給你下毒藥，你吃東西小心一點，你若不小心，就會被人毒死你。啊，就講這個未然的禍福。或者講禍，或者講福。

「及至其時，毫髮無失」：等到他那個時候呢，啊，絲毫無失，啊，絲毫都不錯，果然呢，應驗，果然靈的不得了；啊，你看，你敢不相信？嘿！這個魔王啊，比菩薩厲害的多。

此大力鬼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；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。

「此大力鬼呀」：這個鬼呀，是個叫大力鬼。「年老成魔」：這個鬼呀，年老成魔了；人若年老啊，就成賊了。我今天白天不講，那個老的若是不死啊，中國人有這麼一句話，說，「老而不死是為賊」，這個人年老了，他經驗的多了，也就會啊，作怪！鬼年老了，就成魔了。「惱亂是人呢」：他就妒忌人家修道啊，要去啊，破壞人定力。「厭足心生」：久而久之啊，他這個魔啊，也生厭足心了，啊，「去彼人體」：就啊，哎，把這個他附這個人呢，撇去。

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」：這個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，也就等於同落地獄一樣的。以前我不說過，啊，懵懂傳懵懂，一傳兩不懂；師父下地獄，徒

弟往裏拱；這也就是這個道理。也就是啊，啊，因為他沒有遇到明白師父，所以呀，就糊裡八塗的，他師父跑到地獄去了。跑地獄去啊，這個徒弟，一看師父在前邊走，他在後跟著囉！跟去到地獄裏的時候，這師父一回頭，說，咦！你幹什麼也來了？

這徒弟說，我看你來了，當然我也要跟著你來嘛！啊，這個師父說，哎呀！這個地方不是個好地方啊，你不應該來呀！那你先來了，我怎麼可以不來的呢？我是跟你學的嘛！所以你到什麼地方，我應該到什麼地方。這個師父一想，啊，這會自己下地獄，把徒弟也帶墮地獄了，真是對不起！very sorry！

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墮無間地獄了。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知見，勤苦研尋，貪求宿命。

又有這種啊，修定的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「三摩地中」：在這個定裏邊，「心愛知見」：心裏邊呢，想要知道多一點事情，想要啊，得到宿命。「勤苦研尋呢」：啊，非常的用功，勤儉精進，也不怕苦。那麼研尋呢，要怎麼樣呢？「貪求宿命」：他想要知道宿命。

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其人殊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知善男子處，數座說法；

當爾之時啊，這個天上的這種天魔，又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其人也不知道自己著了魔了；亦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知善男子處，數座說法，講法。

是人無端，於說法處得大寶珠；其魔或時化為畜生，口銜其珠，及雜珍寶，簡策符牘，諸奇異物，先授彼人，後著其體；或誘聽人，藏於地下有明月珠，照耀其處，是諸聽者，得未曾有。多食藥草，不食嘉饌；或時日食一麻一麥，其形肥充，魔力持故。誹謗比丘，罵詈徒眾，不避譏嫌。

「是人無端呢，於說法處」：這個人呢，也無緣無故的，就無端端的，啊，在這個說法的這個地方啊，就「得大寶珠」：得到一個，啊，大寶珠，或者鑽石啊，或者是什麼如意珠之類的。「其魔或時啊」：啊，這個魔，或

者有的時候，「化為畜生」：啊，這個說法的，他自己變成畜生了，他說這個菩薩什麼都變的。「口銜其珠啊」：他變成畜生啊，用口叨著這個珠子，「及雜珍寶」：或其它的珍寶；或者呀，有這個書簡、策類，或者符。

符啊，這符是古來呀，有一種若合符節，這個用竹子寫到兩邊上，都一樣的，這中間呢，連著寫這個字。你等到用的時候，兩個往一起一對，說若對上了，這就是你就是真的；若對不上，你就是假的。或者畫符，這鬼畫符，給這個降魔捉鬼的，降妖捉怪，畫符。牘，牘啊，也是一種這個書牘之類的。「諸奇異物啊」：都是啊，很奇異的，很奇怪的，很值錢的東西。

「先授彼人呢」：他先呢，就給這個人了。「後著其體」：後啊，然後又自己呀，著到自己這個身體上。「或誘聽人」：或者呀，他教這個聽的人呢，「藏於地下」：說把這個珠子藏到地下，「有明月珠」：就有一個好像明月這麼個珠子啊，「照耀其處」：就照這個地方放光。

「是諸聽者呀」：這一切聽他說法這些個人呢，「得未曾有」：說，哦，這真是真的，啊，這個不會是魔了；他明明是魔，他說他不會是魔了，這一些個聽法的人。「多食藥草」：這個魔啊，常常吃藥草，不吃飯，「不食嘉饌」：不吃好的東西，就吃藥。吃藥，吃什麼藥啊？或者吃人蔘呢，或者吃這個最有補的這個藥品。

我在香港遇到一個人，他說他不吃飯，幫著人家求或者求壽，或者求子，或者求福，或者求什麼？啊，在人家裡一住啊，就說他不吃飯。其實他吃什麼呢？吃這核桃。核桃啊，英文我不知叫什麼？就是核桃啊，裏邊有仁，核桃。總而言之這**核桃啊，是補腦的**，你吃了它，腦筋就很好。這個東西吃了，吃很少就不餓了。吃的，譬如你吃飯吃這麼一碗飯呢，你吃這個東西吃半碗就飽了，很多的油的；也就或者松子之類的，松樹籽，這個總而言之這個最有營養的這個東西，他吃這個東西。不食嘉饌，不吃好的東西。

「或時日餐」：或者有的時候，一天就吃「一麻一麥」：吃一個麻粒，一個麥子。「其形肥充」：他那還很胖的，胖的比那個豬都胖，比那個肥豬都胖。為什麼呢？「魔力持故」：他這個魔呀，給他這個的力量攝持的緣故。「誹謗比丘」：他專門罵和尚，專門罵出家人。出家人，出什麼家啊？哼！一點都不修道，出家呢，出家人不貪財？越多越好！

他說，這麼誹謗出家人。哎，你信他幹什麼？他也是個人嘛！啊，你真是這個，啊，廣東話，你真愚蠢到極點了，愚蠢到極點！人呢，若信比丘啊，他說人愚蠢到極點了。「罵詈徒眾」：也啊，罵他自己的徒弟，或者罵，

什麼都罵，不一定就是畜生，或者是其它的什麼東西都罵。「不避譏嫌」：他也不怕這個譏嫌。

口中好言他方寶藏，十方賢聖潛匿之處，隨其後者，往往見有奇異之人。

「口中好言」：他的口裏頭歡喜說什麼呢？咦！什麼地方有很多的寶貝呀，很多的金銀財寶啊，哎，你想不想要啊？啊，就這麼妖言惑眾。「十方賢聖」：說或者是佛呀，或者是菩薩，啊，他在什麼地方呢，修行，你都不知道，潛匿之處。「隨其後者」：在他後邊的人呢，「往往見有」：往往啊，就看見呢，「奇異之人」：哦，或者是啊，哦，放光啊，或者是怎麼樣啊，總而言之，非常的這麼古怪的。

此名山林、土地、城隍、川嶽鬼神，年老成魔；或有宣淫，破佛戒律，與承事者潛行五欲；或有精進，純食草木；無定行事，惱亂是人；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。

「此名」：這個是什麼樣的人呢？這是啊，或者在山上樹林子裏邊，或者是土地，或者是土地鬼，或者是城隍神，或者是川嶽的神，啊，鬼神。「年老成魔」：他也時間久了，變成魔了。「或有宣淫呢」：他啊，都是這個有一種淫欲的心，「破佛戒律」：破壞佛的戒律。

「與承事者，潛行五欲」：與啊，和他在一起的這個人呢，潛行五欲啊，五欲呀，什麼叫五欲呢？就是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這是人間的這個五欲。「或有精進」：啊，或者呀，有一種啊，也好像精進似的，「純食草木」：單單呢，吃草、吃木。

「無定行事」：他不打坐、不修行，單行這個無益的苦行。「惱亂是人」：他令這個修道的人呢，不修行。「厭足心生」：他這個厭足的時候，生了一種厭足心呢，就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俱陷王難。

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你應該呀，先覺悟，不入這個魔的圈套，不入魔的這個輪迴裏頭去。「迷惑不知」：如果你若是啊，迷惑不知的話，啊，「墮無間獄」：墮落無間地獄。

100. 卷九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神通種種變化，研究化元，貪取神力。

又有一種修道的這個習定的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「心愛神通」：他心裏啊，又打了一種妄想，打妄想幹什麼呢？想要得到這個大神通吧！「種種變化」：啊，現空中十八變，身上出水，身下出火；身下出水，身上出火；這個在好像這個羅漢呢，在空中有十八變，他啊，也想這個神通。「研究化元」：研究這個變化這個本元這個道理。「貪取神力」：他貪求啊，這神通的力量。

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

當爾之時，這個天魔呀，就在那等著，等著，等著有了機會了，就飛精附人，「口說經法」：這個人呢，口裏呀，講說經法。

其人誠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通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；是人或復手執火光，手撮其光，分於所聽四眾頭上，是諸聽人，頂上火光，皆長數尺，亦無熱性，曾不焚燒；或水上行，如履平地；或於空中，安坐不動；或入瓶內，或處囊中，越牆(一又V)透垣，曾無障礙；唯於刀兵，不得自在。自言是佛，身著白衣，受比丘禮；誹謗禪律，罵詈徒眾，訐露人事，不避譏嫌。

「其人誠不覺知魔著」：也不知道有魔所著到他身上了。「亦言自得」：也啊，說自己得到啊，這個無上涅槃了，得到涅槃的妙果。「來彼求通」：來呀，到這個求神通啊，這個人，「善男子處」：這個善男子這個地方。「敷座說法」：也啊，給他說法。

「是人或復手執火光」：這個魔附的這個人呢，啊，或者手裏拿著這火光，手執火光。「手撮其光」：手裡呀，一個手拿著火光，一個手又把這個火光啊，用手這麼抓起來，放到旁人的頭上，「分於所聽四眾頭上」：放到四眾的頭上，一個人頭上放一堆火，一個人頭上給放一堆火。

「是諸聽人呢」：這所有的聽的人，「頂上火光」：頂上的火光啊，「皆長數尺」：這個字啊，也可以讀如(出尤V)，也可以讀(彳尤V)。長(彳尤V)了有數尺；也可以說長(出尤V)起來數尺；他放那的時候啊，就是這麼一把，這麼一把火，放到這個人頭上了，它就一點一點長，長起來好幾尺長，啊，長起來好幾尺長。「亦無熱性」：也沒有啊，熱的這個性質。「曾不焚燒啊」：也不啊，也不再往旁的地方去焚燒。

「或水上行」：這個魔啊，所著的這個人呢，或者在水上走路，「如履平地」：就好像在平地上一樣。「或於空中」：或在空中啊，行走。「安坐不動」：坐到空中，空中本來是無所著的虛空，啊，他坐到虛空裏邊。「或入瓶內」：或者啊，他自己鑽到瓶子裏頭去。「或處囊中啊」：或者啊，啊，鑽到一個口袋裏頭去。

「越牖透垣」：他呀，你這窗戶門關著不是嗎，他可以呀，隨便窗門不開，他就出去到外邊，透牆。「曾無障礙」：一點障礙都沒有。「惟於刀兵啊」：就是怕什麼呢？就是怕刀啊，和這個鎗啊，刺他，他怕這個。因為什麼怕呢？他因為還有形質，他有一個形質的障礙；雖然他有五通啊，但是啊，他也怕這個刀來割他。「不得自在」：那麼刀剝他，鎗刺他，他不能得到自在；不能得到自在，就是他還怕這個刀啊，來砍他，鎗來刺他。

「自言是佛呀」：他自己呀，說他自己就是佛了。啊，「身著白衣」：身上啊，他不穿出家人的衣服，穿在家人的衣服，「受比丘禮」：他穿著在家人的衣服，受這個出家人呢，來拜他，來叩拜他。「誹謗禪律」：他啊，說這個禪，和這個律啊，都不對的，都沒有用的。「罵詈徒眾」：他罵他自己的徒眾。啊，「訐露人事」：也是啊，把人的祕密給揭穿了。「不避譏嫌」：他也不怕人家譏諷他，也不避嫌疑。

口中常說神通自在，或復令人旁見佛土；鬼力惑人，非有真實。讚歎行姪，不毀羸行，將諸猥媠，以為傳法。

「口中常說啊，神通自在」：說種種的神通。「或復令人」：或者他教人呢，「旁見佛土」：見到啊，十方的佛土。「鬼力惑人」：因為啊，他有一種鬼的魔力呀，來迷惑人。「非有真實」：不是有真實的功夫，不是啊，有真正的修行的功夫。

「讚歎行姪」：他呀，所最讚歎的就這個姪欲，他說這真是最妙了，啊，這就是菩提涅槃的根本。「不毀羸行啊」：他說呀，這個這種行為呀，不要緊的，不要守戒律。「將諸猥媠」：將這一切的這個不清淨的事情啊，「以為傳法」：他以做為他傳他這種法的一種的用途。

此名天地大力山精、海精、風精、河精、土精、一切草木積劫精魅，或復龍魅、或壽終仙再活為魅，或仙期終，計年應死，其形不化，他怪所附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；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多陷王難。

這個名字就叫啊，是天地的大力鬼神，這個山上的精靈，或者海裏的精靈，或者風裏頭的精靈，或者河裏頭的精靈，或者土裏頭的精靈。「一切草木積劫精魅」：那積輾很多劫這種的老妖怪。

「或復龍魅」：或者呀，是龍的這種怪物。「或壽終仙」：或者啊，這修仙的，他或者修一千年、兩千年、三千年、五千年這壽命終了，這個仙。「再活為魅」：他再活起來了，就成了一種啊，魔魅了。「或仙期終」：或者啊，這個仙呢，他這個期限終了了。「計年應死」：算計算計他到這個年呢應該死了。可是他死了，「其形不化」：他那個身形啊，不變壞。「他怪所附」：其他的怪物啊，又來附到他身上了。

「年老成魔」：這也是年紀老啊，就變成魔鬼了。「惱亂是人」：來惱亂呢，這個人的定力。「厭足心生」：時間久了，他厭足心生出來了。啊，「去彼人體」：離開呀，這個人的身體了。「弟子與師」：這個他在的時候，這個魔在的時候啊，這個人呢，就好像很有威神似的；等這個魔一走了，他這時候這個做徒弟的，和做師父的，「多陷王難」：就都啊，被國家的王法所限制了。

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阿難呢！你應該先覺的覺悟，不入啊，這個魔的圈套，到魔這個輪迴裏邊去。「迷惑不知」：如果你迷惑不知道啊，即「墮無間獄」：就會墮落無間地獄裏了。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入滅，研究化性，貪求深空。

又善男子，這個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「三摩地中」：在這三摩地裏頭啊，「心愛入滅」：心裏呀，就生出一種啊，愛好入滅的一種心理。「研究化性」：研究啊，這種啊，自有化無，自無化有，這種變化的情形。「貪求深空啊」：他呀，貪圖啊，一個深的空理。

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

當爾之時啊，這個天魔啊，就等著你有這個機會了，於是乎啊，他就飛精附人，口說啊，這個經法。

其人終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空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；



於大眾內，其形忽空，眾無所見，還從虛空，突然而出，存沒自在；或現其身，洞如琉璃；或垂手足，作旃檀氣；或大小便，如厚石蜜。誹毀戒律，輕賤出家。

「其人終不覺知魔著」：這個被魔所附的這個人呢，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啊，有這個天魔來著他這個身了，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」：他也是這麼說，說什麼呢？說，哦，他已經得到無上的涅槃的妙果了。「來彼求空善男子處」：來到這個求啊，深空啊，求這個滅的這個人這個地方，敷座說法。

「於大眾內」：在這個大眾內，「其形忽空」：這個被魔所著的這個人呢，他因為有魔的神通啊，忽然間他這個身體，其形忽空，沒有了；啊，他在這說說法，你看不見他了！變成一個人空、法空！啊，人也沒有了，法也沒有了。「眾無所見」：大家都看不見了。

「還從虛空」：等了一等，啊，大約等幾分鐘之後，哦，還從虛空，他又從這個虛空，「突然而出」：又出來了。「存沒自在」：他願意存在就存在，願意沒有就沒有；存在和沒有，都是自在的，都是啊，隨他自己的意的。「或現其身，洞如琉璃」：或者呀，把他這個身現的像琉璃光那麼樣子透明的，啊，裏邊也可以看到外邊，外邊也可以看到裏邊。

「或垂手足」：或者呀，他把這個手往下一垂，「作旃檀氣」：就有這個旃檀香氣放出來。「或大小便」：或者他大便，或者他小便，「如厚石蜜」：就好像啊，那個非常濃厚啊，那個冰糖一樣的，那個冰糖啊，啊，他大小便像冰糖那麼甜。「誹毀戒律」：他說你不要持戒律，持戒律那小乘的東西，你持它幹什麼？沒有什麼大意思。

「輕賤出家」：唉！你不要出家，你修行就是修行了嘛！何必出家呢！唉！出家人，出家和在家又有什麼分別呢？啊，就這麼誹謗出家人。

口中常說，無因無果，一死永滅，無復後身，及諸凡聖。雖得空寂，潛行貪欲，受其欲者，亦得空心，撥無因果。

「口中常說，無因無果」：說沒有因，也沒有果，你不要信因果的，這個因果呀，啊，這是一種錯誤的，沒有這麼回事的。啊，「一死永滅」：一死，你人死如燈滅，你死了就沒有了。「無復後身呢」：沒有來生了，沒有來生了。「及諸凡聖」：他說也沒有凡，也沒有聖，那不過都是那麼講講而已，沒有凡聖。

「雖得空寂呀」：雖然他這個人呢，得到一種空寂的道理，空理；但是啊，「潛行貪欲」：這偷偷的還盡行這個行淫欲。行這個貪欲，就是淫欲。「受其欲者」：和他行過淫欲的這種的人，「亦得空心」：也就得，啊，被受了這種魔氣呀，他也有這種什麼都空了，啊，「撥無因果」：他沒有因，沒有果，不必信因果了。

此名日月薄蝕精氣，金玉芝草，麟鳳龜鶴，經千萬年，不死為靈，出生國土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；厭足心生，去彼人體，弟子與師，多陷王難。

這個是什麼呢？這就是啊，這個日月的精華。「薄蝕精氣」：日月啊，有日蝕、月蝕啊，這相交的時候，日月這個相薄蝕的時候啊，有那種的精氣，墮落到地上。「金玉芝草」：或者落到這個金子上，或者玉上，或者芝草上。或者呀，這個麒麟，鳳凰，或者是龜，或者是鶴。「經千萬年」：牠們活了千萬年了，「不死為靈」：牠因為不死啊，牠也成了一個精靈了。

啊，「出生國土」：出生啊，到這個國土裏邊，「年老成魔，惱亂是人」：他因為年老成魔了，就惱亂這個修道的，修定的人。「厭足心生」：他時間久，他也生一種厭煩的心呢，「去彼人體」：就離開他所附的這個人的體了。於是乎啊，這個弟子，和這個師父啊，就一起受王法的限制了。

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你應該呀，先覺的覺悟，不入啊，不墮入啊，這個魔王的輪迴裏邊。你如果迷惑不知，「墮無間獄」：將來啊，你不覺悟就會墮無間地獄的。

又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長壽，辛苦研幾，貪求永歲，棄分段生，頓希變易，細相常住。

「又善男子」：在修定這個善男子，「受陰虛妙」：受陰呢，虛明而微妙，「不遭邪慮」：這時候不被這個邪慮所擾，「圓定發明」：在這個圓妙這個定裏邊呢，發明出來這「三摩地中」：在這個定中裏邊，忽然間呢，他就生出來一種的變化。

什麼變化呢？那個「心愛長壽」：他忽然間心裏就想著，哦，我這永遠不死啊，長生不老是妙最的。於是乎啊，他就「辛苦研幾」：他辛辛苦苦的就研究那個幾微奧妙的地方，幾微，那個最微細那個地方就叫「幾」。「貪求永歲」：他呀，想求這個長生不老。

「棄分段生」：棄這個分段生死。棄呀，就捨棄了。什麼叫分段生死呢？我們這個人呢，每一個這個生死就叫分段生死；每一個人有一分，這叫分；每一個人有一段，這叫段。怎麼叫一分呢？你也有一個身體，我也有一個身體；你也是個人，我也是個人；你有你一分，我有我一分，這是分。段，段呢，就是由生到死，這是一個段落；啊，由你呀，地下到你頭上，這也是一個段落。所以呀，這叫分段生死。

「頓希變易」：這個分段生死啊，是凡夫有分段生死。證了四果阿羅漢呢，就沒有分段生死了；但是他有變異生死。怎麼變異生死啊？他還念念遷流，有這個念呢，念生念滅，念生念滅，這個念念呢，是變異的，這叫變異生死。那麼他在這個分段生死他沒有了，啊，頓希變易，他想要變異生死也沒有。啊，「細相常住」：那個細相啊，微細那個相啊，常住，得到永生，得到啊，這個長生不老了。

因為他有這種貪心呢，一生起來這個貪愛，心愛長壽啊，所以爾時天魔，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。

當爾之時啊，這個天上的魔王啊，就等著得到這個機會了，於是乎啊，就「飛精附人」：叫一個魔王的眷屬啊，來附到一個人的身上，「口說經法」：來給他講經說法。

其人竟不覺知魔著，亦言自得無上涅槃，來彼求生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；好言他方往還無滯，或經萬里，瞬息再來，皆於彼方，取得其物；或於一處，在一宅中，數步之間，令其從東，詣至西壁，是人急行，累年不到，因此心信，疑佛現前。

「其人竟不覺知魔著」：這個被魔所附的這個人呢，他自己因為失去知覺了，他啊，完全被這個天魔啊，控制他的這種思想了，他自己所以不知道著魔了。「亦言自得」：也說呀，自己得著啊，無上涅槃了，得到無上的涅槃的妙果。

「來彼求生」：來這個要求長生，這個「善男子處」：到這個想要求長生這個善男子這個地方來。「敷座說法」：搭上了一個法臺就說法。「好言他方往還無滯」：他歡喜說什麼呢，這種的魔？他說，啊，我到千里萬里呀，現在就可以去，現在就可以回來。我從這啊，到日本去，不要坐飛機的。到日本我又可以呀，隨時買東西呀，把日本的東西就拿回來。你若不信，我就試給你試試看！這個就專門顯神通，專門顯他這種的不可思議這種的微妙的作用。往還無滯，我去回來呀，去和回來呀，都不留滯啊，也

不要需要多少時間。

「或經萬里」：或者呀，經過萬里。「瞬息再來」：啊，我啊，就這麼一轉眼的時候，一瞬眼的時候，我就來了；這麼喘口氣的時候，我就回來了。「皆於彼方」：我不單能去，能回來，而且還可以在那個地方啊，「取得其物」：買東西呀，可以把這個東西啊，拿回來。你若不信，我這個東西就是在日本某某公司啊，那個地方專利品呢，我買的，你看看。這個或者收音機呀，或者是無線電，或者是錄音機呀，這是日本的牌子，也沒有經過入口啊，什麼都沒有的，這是那出口的東西，那個公司所出的產品。

「或於一處」：或者就在一個地方，「在一宅中」：在一個房子裏頭，啊，「數步之間」：數步啊，就是七、八步遠，這麼距離。「令其」：使令一個人呢，從東邊往西邊走，「從東詣至西壁」：到西邊那個牆那個地方，這雖然數步遠不是嗎，「是人急行」：這個人呢，就跑著走啊，急行啊，跑啊，「累年不到」：從這個就是幾步遠的期間呢，他跑啊，跑一年也跑不到，從東邊這邊跑不到西邊。啊，你呀，累年不到啊！

「因此心信」：因此啊，你看，成年也跑不到這個地方，眼看著也走不到，「疑佛現前」：哦，這是佛現身給我說法呢！這心裏啊，就懷疑起來。

口中常說，十方眾生皆是吾子，我生諸佛，我出世界，我是元佛，出世自然，不因修得。

「口中常說啊，十方眾生」：說呀，你知道嗎！十方所有的眾生啊，「皆是吾子啊」：都是我的兒子啊！十方所有一切眾生都是我的兒子啊！啊，「我生諸佛呀」：你知道佛是誰的兒子啊？佛也就是我的兒子來著！就這麼自己大言不慚的。

啊，「我出世界」：這個世界就是我造出來的；他說啊，這個一切的佛呀，都是我生的，我造出來的這個世界。「我是元佛」：我啊，是第一個佛，在我以前就沒有佛了。「出世自然」：我是自自然然呢，就造出這個世界來。啊，「不因修得」：我出世就是佛，也不需要修行，不因修得，不是因為修行才得到這個佛的。

此名住世自在天魔，使其眷屬，如遮文荼，及四天王，毗舍童子，未發心者，利其虛明，食彼精氣。或不因師，其修行人，親自觀見稱執金剛，與汝長命，現美女身，盛行貪欲，未逾年歲，肝腦枯竭；口兼獨言，聽若妖魅。前人未詳，多陷王難，未及遇刑，先已乾死；惱亂彼人，以至殞殞。

「此名住世自在天魔」：這種魔叫什麼名字呢？就是叫住世自在天魔。「使其眷屬」：他呀，使令他的眷屬，他眷屬是誰呢？「如遮文荼」：遮文荼是梵語，翻到中文呢，就叫「奴鬼」。怎麼叫奴鬼呢？就做奴隸的這個鬼神；又叫「嫉妒鬼」，他這個鬼呀，專門妒忌人的，你有什麼好事，他就妒忌你，專門妒忌你。你要學佛嘛，啊，他就不叫你學；你要學好嘛，啊，他就往這壞的地方拉你；這個所以很壞的，這個鬼，可以說壞鬼，可以呀，說是個壞鬼。

這個鬼呀，他呀，這個住世自在天魔呀，他叫這種鬼呀，去擾亂這個修定的人，這遮文荼。「及四天王」：和這個四天王的，「毗舍童子」：這個毗舍童子，也就是「毗舍遮」，又叫「毗舍舍」。前邊不有，這個鬼呀，是專門吃精氣的鬼，吃精氣，吃這個五穀的精氣呀，和這個人的精氣呀；啊，好像男女這行性行為這個時候啊，有一種精氣流出來，他都去吃的這種鬼。所以呀，就是在男女性行為那時候，很多鬼在旁邊那等著呢，等著吃這個精氣呀，很危險的！

「未發心者」：沒有啊，發這個心這一些個人呢，啊，「利其虛明」：啊，貪圖啊，他這種虛明。啊，「食彼精氣」：在這個沒有發心這個人呢，他啊，也不知道這個毗舍遮童子等啊，他就貪這個人這個虛明，貪人這種靈性，食彼精氣，他就吃啊，人這種精氣。

「或不因師，其修行人」：或者呀，他沒有師父，在這個修行人，其修行人。「親自觀見呢」：這個修到的人呢，親自觀見了。觀見什麼呢？「稱執金剛呢」：他說，他就是這個金剛護法，是金剛神。「與汝長命」：他說我來幹什麼來了？我現在就給你長壽了，給你叫你活長年紀。

啊，「現美女身」：這個說完之後啊，就變一個美女，「盛行貪欲呀」：盛行呀，這個盛行呢，啊！就是啊，行了一次又一次，行一次又一次，哦，都沒有完那麼多的次數。什麼呢？就是這種貪欲、淫欲。

「未逾年歲呀」：啊，沒有到一年，你說怎麼樣啊？沒有過一年的。「肝腦枯竭呀」：肝腦枯竭，這個腦枯竭了，可以說是精腦枯竭，他這個精氣神呢，都乾了。為什麼呢？這太厲害了嘛！你看，「盛行」，這個盛行兩個字啊，這就非同凡響了，不是泛泛了，不是普普通通的那種啊，正常化了。所以呀，這盛行貪欲啊，這個要點就在這個地方。一定這個美女就說，啊，你男女的事情，你做的越多就越長壽了，你的壽命就長了；啊，殊不知長壽，貪這長壽，變成短壽了，沒有過一年，就肝腦枯竭了！

啊，「口兼獨言呢」：這時候這個人呢，啊，口裏呀，自己和自己講話，其實他不是自己講話，他就和這個魔鬼講話呢；和這個魔鬼講話，啊，「聽若妖魅呀」：你旁人聽著，他就好像妖魅說話似的；啊，其實啊，他不是他自己講話，他就對著這個魔鬼講話，不過你旁人看不見這個魔鬼。

我啊，這種的魔鬼我都遇到過。我遇到一個人呢，啊，他天天晚間呢，就有一個女人，白天沒有，晚間就有個女人來。這個女人一來的時候啊，他家裏所有的人都聽得見這個女人走路的聲音，穿著那個也好像高跟鞋似的，一走，喀登喀登的，踩的樓板響，但是旁人只聽見這個響，看不見這個人！那麼他呢，這個女人一來了，他也不管有人沒人，啊，他把衣服脫了，就上床就亂來一頓，這就是這種的鬼。

啊，以後，他的有一個我那邊有一個古大神，就是巫醫呀！這個巫醫呀，就去到他家裏給他治這種魔病；治這種魔病，這個魔鬼就來了，就告訴這個古大神，說，好了，你現在不來給他治病嗎！這個地方這個病人好了，從今天開始就好了。可是啊，我現在就到你家裏去，我就要和你來鬥鬥法！

果然，從此之後，就到這個古大神呢，這古巫醫的家裏去了。他的哥哥也一天到晚有這個魔鬼來和他有這種的不正當的行為。啊！這個魔你說怎麼樣啊？喔！厲害囉！厲害囉！這個魔真厲害！

啊，「前人未詳」：前人呢，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這種情形，「多陷王難」：所以呀，也多數受這個王法的限制。「未及遇刑啊」：也沒及呀，拷、審問呢，拷問、審問的時候，「先已乾死」：已經在獄裏乾死了，精氣神都沒有了，所以乾巴死了。「惱亂彼人，以至殞殞呢」：他惱亂這個人的定力呀，所以乃至於到這個死亡的這種程度上。

汝當先覺，不入輪迴；迷惑不知，墮無間獄。

阿難呢！你應該先覺悟，先明白這種的道理，「不入輪迴」：如果你能覺悟這種的魔的境界，你就不會上魔的這個圈套，而到這個魔王的眷屬裏邊去。「迷惑不知」：如果你若不覺悟呢？那就毫不客氣，一定要墮落到無間地獄的，一點人情都沒有的。

阿難當知，是十種魔，於末世時，在我法中，出家修道；或附人體，或自現形，皆言已成正徧知覺，

阿難呢！你應該要知道，在前面所講這個想陰所發生的這十種陰魔的境界。「於末世時啊」：尤其呀，在這個末法時代，「在我法中啊」：就是在我佛法裏邊，「出家修道」：或者呀，他出家修道，「或附人體」：或者呀，這個魔王啊，附到人的身上，人的身上。

「或自現形」：或者呀，他自己現出來他自己呀，這個魔王的神通，現出啊，種種的形像；或者現佛身，或者現菩薩身，或者現阿羅漢身，或者呀，現天人的身；這魔王啊，什麼身他都可以現的。所以，啊，「皆言已成啊」：皆言已成，他們都說他已經成了。

什麼呢？「正徧知覺」：正徧知啊，也就是佛，覺。那麼有正知，有徧知。什麼叫正知呢？知道啊，這個心包萬法，這正知；也知道萬法唯心，就是徧知。有這個真正的正知正見，這是啊，佛啊，叫正徧知。可是這個魔呢，他自己也啊，冒充佛，說他也是正徧知了。

那麼在釋迦牟尼佛呀，入涅槃的時候，啊，這個佛呀，說這個就叫魔王來呀，也吩咐魔王，說，你呀，規規矩矩的了！你以後啊，都要守規矩的，不要啊，不守規矩！魔王說，我守規矩？守你的規矩？好！我到你末法的時候啊，我就啊，穿你衣服，吃你的飯，我往你那個飯鍋裏頭啊，屙屎！所謂啊，啊，我在你那個裏邊來破壞你的法！

啊，這個釋迦牟尼佛聽見這話，啊，就憂愁了！釋迦佛都憂愁！就落淚了！說你，我真沒有辦法你！你使這個，這個方法是最毒了。這所謂啊，「獅子身中蟲，自食獅子肉」，獅子啊，那個獅子，那個身上的蟲子，牠啊，吃那個獅子身上的肉。那麼這就是啊，表示末法時代呀，這魔強法弱，這個魔王啊，最多了。所以呀，我們修道的人呢，切記要小心呢！什麼叫魔王呢？這魔王啊，就是與人不同的，你看他那個樣子魔裏魔氣的，啊，就是個魔王，他啊，很特別的，這也是魔王的表現。

讚歎姪欲，破佛律儀；先惡魔師，與魔弟子，姪姪相傳。如是邪精，魅其心腑，近則九生，多逾百世，令真修行，總為魔眷，

「讚歎姪欲」：這個怎麼能分別出他是魔來了？他啊，不讚歎正修；他讚歎呢，這個姪欲，啊，公開呀，宣佈這個姪欲。「破佛律儀」：他說啊，佛這個戒律呀，都沒有用的，不要守佛的戒律；啊，佛的戒律呀，是給小乘人呢，守的。我們都是大乘菩薩，我們都是大乘佛，我們既是啊，已經成佛了，所以呀，不要守戒律了，啊，他讚歎姪欲。

「先惡魔師」：以前那個惡魔的這個法師啊，「與魔弟子」：和這個魔王的弟子，「姪姪相傳呢」：互相宣姪，互相啊，讚歎這個姪欲，說，哦，這是最好，最妙的一個法門了，啊，這是真空妙有啊，哎，就在這裏，啊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「如是邪精啊」：像這一類的這個邪精啊，啊，什麼哪一類的？就讚歎姪欲的這個邪魔。「魅其心竅啊」：因為有這個邪魔迷住他的心竅了，所以他啊，啊，貪圖這個姪欲，也就公開宣姪。就是因為魔呀，入他的心竅了，被他，被魔魔住了。

「近則九生」：近來說，就是九生。什麼叫一生呢？一生啊，說這個人呢，由生到死這是一生，不是的。這一百年呢，算一生；這九生啊，就是九百年；九百年呢，這就是九生。「多逾百世」：多呢，就超過一百世。啊，多少是一世呢？這一世啊，就是三十年；三十年呢，算一世。那麼這一百世，就是三千年。那個九生啊，就是九百年；這個是三千年，百世。

「令真修行，總為魔眷啊」：這麼九生，啊，若是往近來說，就是九生啊，這個修道的人就會做魔的眷屬了；要是往遠了來說，就要一百世以後啊，才做魔的眷屬了。因為呀，他被魔迷住了，雖然迷住了，都要啊，經過多幾個生生世世啊，這麼時間久一點，魔啊，他才能正式啊，參加這個魔的眷屬。若不夠這個時候呢，他那個性啊，還沒有完全變成魔的那個魔性。你知道那魔是什麼變的？魔也就是這些個不正當的人呢，去做的。他們不正當啊，就會做魔的，但是啊，沒有那麼快。那個魔王啊，追他、跟著他、迷他；迷他，近，就是九生；遠呢，就是百世。

命終之後，必為魔民，失正徧知，墮無間獄。

這個等到九生，或者一百世，他命終了之後啊，必成魔民呢，他啊，還不能做魔王去，因為那魔王就一個，你做，到哪做魔王去，沒有那麼多；只可以做的魔民，做的魔王眷屬的老百姓。

「失正徧知啊」：失正徧知，他失去呀，這個正知正見，就啊，變成邪知邪見，他就隨著魔王啊，去行事去了。「墮無間獄」：將來呀，他這個魔福享盡呢，壽命終的時候，還要墮無間獄去。

汝今未須先取寂滅，縱得無學，留願入彼末法之中，起大慈悲，救度正心深信眾生，令不著魔，得正知見。我今度汝，已出生死，汝遵佛語，名報佛恩。



阿難呢！你現在呀，「未須」：你先不要，幹什麼呢？「先取寂滅呀」：你不要入涅槃的，你要啊，在這個世界上替我教化眾生的。啊，你現在縱然是得到這個無學了，你是得到無學的這個果位了。現在啊，阿難證到二果，還沒正式得到無學位；可是啊，他這種的修行的道路，他是明白了，所以呢，他現在呀，是已經啊，可以列到無學的位上了。

「留願入彼呀」：你要保留你這種的慈悲的願力，入彼，到啊，那個地方去。什麼地方呢？「末法之中啊」：到那個將來呀，**正法已過，像法已轉，到那末法的時候**，啊，「起大慈悲呀」：你呀，要發大慈悲心呢！阿難呢！發大慈悲心幹什麼呢？「救度正心呢」：救度一切正心的眾生啊！

「深信眾生」：你要啊，深信這個眾生，「令不著魔呀」：你呀，度眾生，令眾生深信你，使令他們不被魔王所迷呀，不要魔王得其方便呢！「得正知見呢」：你令這一切的眾生啊，末法的眾生啊，就是你我現在這個眾生啊，不是旁人呢，你自己要警惕自己呀，要自己呀，啊，要有正知正見呢！

「我今度汝啊」：釋迦牟尼佛說啊，我現在度你呀，阿難！「已出生死啊」：你把這生死已經了了，現在你證到二果，證阿羅漢，證四果你也都明白了，你的生死可以說是了了。「汝遵佛語呀」：你現在呀，聽佛的話，啊，佛吩咐你做什麼事情啊，你不要忘了，你要遵秉佛的所吩咐你的語言，「名報佛恩呢」：這就是報佛的深恩了。

什麼是報佛恩呢？你只要聽佛的話，就是報佛恩呢！我們現在想報佛恩呢，也就是聽佛的話；聽佛的話，就是報佛恩。阿難報佛恩，要阿難聽話；我們報佛恩，我們也要聽話。啊，我們聽釋迦牟尼佛的話，聽這個法師講經啊，講這個道理，你們也要聽話。所以最初啊，我對某某說，啊，你要聽話！現在都要聽佛的話。我不是佛，但是我也要聽佛的話，你也要聽佛的話，我們千萬不要啊，不聽佛的話！

**阿難！如是十種禪那現境，皆是想陰用心交互，故現斯事。**

阿難呢！像上邊所說這十種的禪那靜慮啊，這個靜慮功夫現境，你用功啊，用到這種境界上了。「皆是想陰呢用心交互」：這種的境界從什麼地方來的呢？都是從這個五陰裏邊這個想陰而變化呀，逼拶(ㄇㄣˇ)出來的；你用功用到極點了，就有這種現境。有這種的現境，你不要認賊作子，不要被這種境界所轉。

所以呀，你要在這個時候，這是用心交互，用心呢，在這個坐禪呢，的時候，這用心。用心呢，這個想陰裏頭啊，這種陰呢，和你用功這種功夫的這種力量啊，互相交戰，互相作戰，就好像啊，打仗似的。

這一打仗，如果你這個定力勝了，把這個想陰就打敗；你想陰若勝了，你這個功夫若不存在，你功夫啊，要散失了，沒有定力了，你就著到魔的境界上。所以呀，就有這種的事情現出來。

眾生頑迷，不自忖量，逢此因緣，迷不自識，謂言登聖，大妄語成，墮無間獄。

「眾生頑迷」：這說眾生啊，有一種執著心，頑固不化，愚癡無智。「不自忖量啊」：不自己呀，給自己想一想，不自己呀，量度一下自己，「逢此因緣」：遇到這種啊，魔的境界來了；魔的境界來了，「迷不自識」：最要緊的要迷不自識，要是你能識了，就不被境界轉。能識，識，就是認識，認識就是覺悟，覺悟就是不迷。所以呀，你若是明白了，就不迷了；你不明白，就迷了。迷，就是不認識，不認識。

不認識啊，反而怎麼樣呢？就說了，哦！你知道我啊，我現在已經成了佛了！啊，我這成佛呀，非常容易的，啊，連兩塊豆腐那麼多錢都不需要用，我就成了佛了，你看這太容易了！自己呀，就說自己成佛了，又說自己得道了，又說自己開悟了，又說自己破本參了。本參呢，就是他參那個話頭，他明白那話頭了。

好像啊，今天來這個美國人呢，這和前幾天那個美國的六祖是一樣的。是一樣的，所以呀，佛也不拜，塔他也不禮。你前邊不講過，不禮塔廟，啊，他也不拜佛，也不聽法，你在這吃了飯，完了就走了。你說這個，為什麼他走呢？就是那個魔牽著他走了；學的那周身魔氣，想在這地方停留，再多一分鐘啊，他心裏覺得都不舒服了，啊，吃飽了就跑了，吃飽飯就跑了！啊，就是這一樣的，你這就要認識他，要認識他。

啊，他說他，他也就他意思他也就成了佛了，所以不要拜佛的，這大妄語成啊，「墮無間獄呀」：將來是要墮無間地獄的。你別看暫時暫時，這要少則九生，多則百世啊！為什麼他不聽佛法？就因為他有一股魔氣在身上。他想要聽，他周身都不安樂，在這地方坐也坐不住，站也站不住。

啊，本來我對你們每一個人都講，你們都要注意，以後到任何的廟上啊，或者佛堂啊，一定要遵守人家那廟上的規矩，看大家怎麼樣，就怎麼樣。

不要自己呀，到那地方，好像人家拜佛，我在那一站，這個是最不好看的一件事；所以呢，這個並且他樣子呢，是到處學不到佛法。學到佛法一定要卑躬折節，要謙恭下氣的，啊，要這樣子。

汝等必須將如來語，於我滅後傳示末法，徧令眾生開悟斯義，無令天魔得其方便，保持覆護，成無上道。

「汝等必須啊」：汝等，是誰呢？就是阿難，所有在會這個大菩薩、大阿羅漢、大比丘僧，與大富長者等，這一切的人呢，佛都吩咐了；汝等必須，你們必定啊，應該做的事情。做是什麼事情呢？「將如來語呀」：將我如來所說的這個話呀，啊，「於我滅後」：在我呀，滅度之後。

「傳示末法」：你們切記要啊，相續不斷的，傳示給末法的眾生啊！「徧令眾生」：徧令啊，普遍的令一切眾生，「開悟斯義」：明白啊，啊，我所說這個《楞嚴經》這個道理；啊，這個五十種的陰魔呀，這個色魔，和這個受魔，想魔，前邊我所說這個道理，你都要宣傳給他們，令他們聽著。

「無令天魔呀」：不要使令這個天魔，啊，「得其方便呢」：這個天魔你要是給他機會，令他們得便了，那就不得了了！你要「保持覆護」：你又要保持這個佛法，又要擁護這個佛法。「成無上道」：你才能成就這個無上的道果的。